

## 与杜道源

某无人写得启状，即用手简，甚属简慢，想恕其不逮也。令子孟坚，必已得县。向者小累，固知无事，然非君相之明，不照其情也。可贺！可贺！九郎兄弟为学益精，犹复记老朽否？爱孙想亦长进，每想三人旅进折旋俯仰之状，未尝不怅然独笑也。此中凡事如昨，其详，托江令口陈。必须作数日聚会于京口，奉羨！奉羨！儿子蒙批问，感感。

江令处甚有竹石可取，看比旧何如。

## 与俞奉议

某启。回教，拜示先志，得见前人遗烈，幸甚！幸甚！又蒙分遗珍食，以荐冥福。在家出家，古有成言，有发无发，俱是佛子。公能均施凡陋，如斋佛僧，只此功德，已无边际。但恨檀越未送衬钱，是故老僧只转半藏。人还，聊此一噓。

## 与杜孟坚三首

某启。前日方欲饮茶道话，少顷，忽然疾作，殊不可堪忍。欲勉强出见，意不能而止，惭悚不可言。辱手教，重增反侧。稍凉，起居何如？承明日解舟，病躯尚未能走别，非久当渡江奉见也。不一一。



又

某乏人写大状，必不深罪。郡中凡百如旧，每见同僚及游从题壁处，未尝不怅然怀想也。侍下无事，必多著述，无缘请观，为恨尔。今岁亲知相过，人事纷纷，殊不如去年块处闲寂也。

又

朱守饒笋，云潭州来，岂所谓猫头之稚者乎？留之，必为庖僧所坏，尽致之左右，饌成，分一盘足矣。

与 岩 老

船中弯卧一日，便言闷杀，不知如何净瓶里澡洗去。某在东坡，深欲一往。示疾未瘳，聊致一问而已。法鱼一瓶，恐欲下饭。

与陆秘校

某再启。颍州人回，曲蒙书示，感忤不已。窃惟才美过人，晚乃少达，勿致毁灭，以就显扬之报，区区之祷也。



## 与杜几先

某启。奉别逾年，思企不忘。不审比日起居住佳否？去岁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屨，在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縲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既蒙圣恩宽贷，处之善地，杜门省愆之外，萧然无一事，恍然酒醒梦觉也。子由特蒙手书累幅，劳问至厚，即欲裁谢，为一老乳母病亡，而舍弟亦丧一女子，悼念未衰，复闻堂兄之丧，忧哀相仍，致此稽缓，想未讶也。承六月中官满赴阙，不知今安在？托子骏求便达此书尔。未由会面，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 与周文之二首

某启。昨暮已别，回策凄断，谨令小儿候违。来年春末，求般家二卒，送少信至子由，乞为选有家而愿者，至时当别奉书也。喧聒为愧，不罪。

## 又

惠栗极佳，梨，无则已，不烦远致也。惠米五硕，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饮一胜，并旧有者，已足年计。既免东篱之叹，又无北海之忧，感忤可知也。食米已领足，今附纳二十千省还宅库足外，余缗尽用致此物，幸甚。来年食口稍众，



又免在陈，不惟软饱，遂可硬饱矣。浙中谓饮酒为软饱。仆有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以代相对一笑。

### 与李亮工六首

某启。特沐专使手书，具审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江路滩涩，寸进而已，更半月乃可造谒。未间，乞保卫。人还，布谢草草。不宣。

又

某乏人修状，手启为答，幸望宽恕。见孙叔静言，伯时顷者微嗽，不知得近信否？已全安未？余非面莫究。

又

某启。近别，起居佳胜。向者匆匆，不一诣违，至今为恨。旌旆之还，想已新岁，伏冀尊重以迎多福。临行，冗迫，不宣。

又

某启。近辱书，承比日起居佳胜。仍示和诗，词指高妙，有起衰疲，幸甚！幸甚！某更旬日乃行，逾远，怅望。



意决往龙舒，遂见伯时为善也。余惟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又

伯固必频见，告致恳南华师，亦略道意。行役未休，疲厌甚矣，何时复见一洗濯耶？或转示此纸，幸甚！幸甚！

又

曾见伯固言，欲炼钟乳，果然否？告求少许，或只寄生者亦可。为两儿妇病，皆饵此得效也。陈公密来时，可附致否？

### 与游嗣立二首

某启。谪居瞻望不远，屡欲上问，不敢。忽辱手教，劳慰周厚，感仰深矣。比日履兹初凉，起居佳胜。某蒙庇粗遣，未缘披奉，惟冀若时自重。谨奉手启布谢。不宣。

又

某启。使人久留海丰，裁谢稽缓，想不深责。舍弟谪居部中，龙荷存庇。家书已领，并增感忤。余非笔墨可究。



## 与张景温二首

某启。久不上问，倾仰增剧。比日窃惟按抚多暇，起居佳胜。某罪大责薄，复窜海南，知舟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谒，愧负深矣。谨奉手启，布谢万一。不宣。

又

某垂老投荒，岂有复见之期，深欲一拜左右。自以罪废之余，当自屏远，故不敢扶病造前，伏冀垂察。

## 与冯大钧二首

某启。经由烦溷，铃下佩荷深矣。比惟起居佳胜。某来早发去，自是岭海阔绝，怅然。所冀以时自重。谨奉手启布谢。不宣。

又

某有广州市舶李殿直书一封，烦附递前去，复不沉没，为荷。勿讶浼渎。



## 与庄希仲四首

某启。山阳恨不得再见，留书告别。重烦遣人答教，具审弭节已还，起居佳胜。某少留仪真，旦夕出江，瞻企逾邈，怅焉永慨。尚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

又

某辄有少烦，方深愧悚，遽承差借三卒，大济旅途风水之虞，感戴高谊，无以云谕。书信已领，人回日，别上状。适暑毒，不佳，布谢不详谨，悚息！悚息！仲光承非远赴阙，是否？因会，乞致区区。

又

某启。甬上奉违，忽已累月，思咏可量。比日窃惟履兹秋暑，起居佳胜。罪废之迹，曲荷存眷。差人津送，感愧无已。末期瞻奉，伏冀以时为国自重。不宣。

又

某启。罪大责薄，重罹窜逐，迁去海上，益远左右，但深依恋。途次，裁谢草草，恕悉，幸甚。



## 与米元章十九首

某启。人至，辱书累幅，承孝履无恙，甚慰想念。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复思东坡相从之适，何可复得。适人事百冗，裁谢极草草。惟千万节哀自重。

又

某启。示及数诗，皆超然奇逸，笔亦称是，置之怀袖，不能释手。异日为宝，今未尔者，特以公在尔。呵呵。临古帖尤奇，获之甚幸，灯下昏花不复成字，谨已降矣，余未能尽，俟少暇也。

又

书牌额用公名，岂不足耶？而必欲得仆名，此老阙败不小，可以此答之也。

又

自承至京，欲一见，每遇休沐，人客沓至，辄不敢出，公又不肯见过，思仰不可言。二小诗甚奇妙，稍闲，当和



谢。三本皆妙迹，且暂留一两日，题跋了奉还。偶与客饮数杯，薄醉，书不成字。悚息！悚息！

又

元章想旦夕还县，竟不得一款话。某累请终不允，信湖山非有分者不能得也。

又

某恐不久出都，马梦得亦然。旦夕间一来相见否？乞为道区区。惠示殿堂二铭，词翰皆妙，叹玩不已。新著不惜频借示。

又

马髯且为道意，未及答书，十千修屋缙，更旬日寄去也。非久得郡，或当走寓邑中待水也。

又

某以疾请郡，遂得余杭，荣宠过分，方深愧恐，重辱新诗为送，词韵高雅，行色增光，感服不可言也。无缘面谢，益用悚息。



又

某启。示法书一轴，已作两诗跋尾封纳，请批一二字，贵知达也。诗皆戏语，不讶。

又

某启。昨日远烦追饯，此意之厚，如何可忘。冒热还城，且喜尊体佳胜。玳簪甚奇，岂公子宾客之遗物耶？佳篇辱贶，以不作诗故，无由攀和。山研奇甚，便当割新得之好为润笔也。呵呵。今晚不渡江，即来辰当济。益远，惟万万保爱。

又

某启。前在扬州领所惠书，当路日不暇给，不即裁答。人至，复枉手教，荷存记之厚，且审起居佳胜，感慰交集。梦得来谈新政不容口，甚慰所望。万万自重。

又

笺启过礼，深愧相疏。外人回速，未暇占词奉贺。不罪！不罪！



又

某启。辱书，承佳胜，甚慰想望。衰倦本欲远引，因得会见，竟未遂此心。何时到府，因复少款。未间，万万保重。不宣。

又

某启。过治下得款奉，辱主礼之厚，愧幸兼极。出都纷冗，不即裁谢。辱书感忤，仍审起居住胜，为慰。邑政日清简，想有以为适。新诗文寄示，幸甚。惟万万保练。不宣。

又

某启。辱临访，欲往谢，又蒙惠诗，欲和答，竟无顷刻暇，愧负可量。雨冷，起居住胜。只今出城。无缘走谢，想公难得人仆，亦不烦出。千万保重，非远，北行矣。匆匆，不宣。

又

某启。辱简，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愍垂诲，奈何！奈何！入夜目昏，



不谨。

又

出城固不烦到，复得一见，幸矣。微疾想不为患，余非面莫究。

又

某启。辱教，且审起居佳胜，并惠新诗，足为衰朽光荣，感慰之极。途中宾客纷然，裁答未能详谨，千万恕察。

又

傅守会已罢而归矣，风止江平，可来夜话。德孺同此思。

### 与王庠二首

承欲往黔南见黄鲁直。此古人所难，若果尔，真一段奇事也。然足下久违亲庭远适，更请熟虑。今谩写一书，若果行，即携去也。



又

念七娘远书，且喜侍奉外无恙。自十九郎迁逝，家门无空岁。三叔翁、大嫂继往，近日又闻柳家小姑凶讎，流落海隅，日有哀恸，此怀可知。兄与六郎却且安健，幸勿忧也。因侍立阿家，略与道慰，不敢拜状也。

### 与子由弟四首

或为予言，草木之长，常在昧明间。早起伺之，乃见其拔起数寸，竹笋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黄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累累然忽自腾上，若推之者，或缀于茎心，或缀于叶端。稻乃秀实，验之信然。此二事，与子由养生之说契，故以此为寄。

又

子由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近日忽作禅语，岂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于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死生可以相代，祸福可以相共，惟此一事，对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 又

某近绝少过从，宾客知其衰懒，不能与人为轻重，见顾者渐少，殊可自幸。昨旦偶见子华，叹老弟之远外久之。蒙见囑，闻过必相告。近者举刘太守一事，体面极生，不免有议论。吾弟大节过人，而小事或不经意，正如作诗高处可以追配古人，而失处或受嗤于拙目。薄俗正好点检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 又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囑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如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 徐州与人

州人张天骥，隐居求志，上不违亲，下不绝俗，有足嘉者。近卜居云龙山下，凭高远览，想尽一州之胜。当与君一醉，他日慎勿匆匆去也。



## 与富道人

某白道人富君。辱书，且喜体中安适。此谓再相见，今既被命，遂当北行。乍远，诸事宽中保重。

## 与邓安道四首

某启。郡中久留鹤驭，时蒙道话，多所开益，幸甚！幸甚！到山，窃想尊体佳胜。未即款会，但深渴仰。伏暑，万万自重。不宣。

又

有人托寻一刘根道人者，本抚州秀才，今复安在？如知得在处，且速一报，切切。山中芥蓝种子，寄少许种之也。

又

某启。近奉言笑，甚慰怀企。别来道体何如？桥，想益督工，何日讫事？船桥尤不可缓，不知已呼得斫船人与商量未？惟早定却为妙。此事不当上烦物外高人，但君以济物为心，必不罪煎迫也。太守再三托致意，不敢不达也。未相会间，万万若时自重。不宣。



又

某启。一别便数月，思渴不可言。迩来道体何如？痔疾至今未除，亦且放任，不复服药，但却荤血、薄滋味而已。宝积行，无以为寄，潮州酒一瓶，建茶少许，不罪浼渎。乍凉，万万保练。不知鹤驭何时可以复来郡城，慰此士民渴仰之意？达观久，一喧静，何必拳拳山中也。八月内，且记为多采何首乌，雌雄相等，为妙。

## 与何德顺二首

某白道师何君足下。辱书，并抱朴子小神丹方，极感真意。此不难修制，当即服饵，然此终是外物，惟更加功静观也。何苓之更长进。后会无期，惟万万自重。不宣。

又

邓先生闻入山后回，如见，为致意。独往真长策也。惟早决计。

## 与辩才禅师二首

某启。法孙至，领手教累幅。伏承道体安康，以慰下



情。前此所惠书信皆领。无状每荷存记，感忤亡已。真赞更烦刻石，甚愧不称。维摩赞近杜介刻，脱却数字，好笑！好笑！唯金山石本乃是也。信口妄语，便蒙印可，罪过！罪过！闻老师益健，更乞倍加爱重，且为东南道俗归依也。某衰病，不复有功名意，此去且勉岁月，才得个退缩方便，即归常州住也。更告法师，为祷诸圣，令早得归为幸。此是真切之意，勿令人知将为虚伪。迫行，冗中不宣。

又

近日百事懒废，寝食之外，颓然而已。写此数纸书，一似小儿逃学。来人催迫，日推一日，相知惠书，皆不能答，如相怪，且为道此意，老病不足责也。

### 与参寥子十一首

知非久往四明，琰老且为致区区。欲写一书，为来人告还，写书多，故懒倦，容后便也。仆有舍罗汉一堂在育王山，禅月笔也，可一观。

又

聪师相别五六年，不谓便尔长进。诗语笔踪皆可畏，遂为名僧法足，非特巧慧而已。又闻今年剃度，可喜。太虚只在高邮，近舍弟过彼相见，亦有书来。题名绝奇，辩才要书



其后，复寄一纸去，然不须入石也。黄州绝无所产，又窘乏殊甚，好便不能寄信物去，只有布一疋作卧单。怀悚！怀悚！

## 又

又启。吴子野至，辱书，今又遣人示问，并增感佩。畏暑，伏惟法履清胜。惊闻上足素座主奄化，为之出涕。窃惟教育成就，义均天属，割慈忍爱，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追念此道人茹含幸，崎岖奉事，岂有他哉，求道故也。虽寡文，而守节疾邪，得师之一二，欲更求此，岂易得耶？又干蛊乏人，目前纷纷，便及老师，两日念此，为废饮食，奈何！奈何！达观之人，固有以处此，更望为道宽中自爱。不宣。

## 又

某启。纷纷，久不奉书。窃惟起居住佳胜。吕丞相为公奏得妙总师号，见托，寄上。此公着意人物，至于山水世外之士，亦欲成就，使之显闻。近奏王子直处士之类。公虽无用，不可不领其意。初不相识而能相荐，此又古人之事也。秦少游作史官，亦稍见公议，亦吕公荐也。未由会合，千万自重。



又

弥陀像甚圆满，非妙总留意，安能及此，存没感荷也。公欲留施，如何不便留下！今既赍至此，长大，难得人肯附去。辄已带行，欲作一赞题记，舍庐山一大刹尔。

又

颖上人知学道长进，甚善！甚善！种和尚奄忽，哀苦不易，不别书奉慰，惟节哀勉力，宽老和尚心。宜兴儿子处支米十石，请用钟和尚念佛追福也。

又

某垂老再被严谴，皆愚自取，无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坠甑，无可追。计从来奉养陋薄，廩入虽微，亦可供粗粝。及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实翛然此行也。已达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识中有忧我者，以是语之，纱裹肚赍，各一致区区而已。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饱之外，亦无所须。承问所干，感惧而已。



又

某启。辱书，感慰之极。目病之平复。某虽衰老远徙，亦且凡百如昨，不烦深念。但借誉过当，非所安全不肖者，勿遗异人闻此语也。呵呵。

又

参寥失钟师，如失左右手，不至大段烦恼否？且多方解之，仍众与善处院门事也。后会何日，千万自爱。写书多不谨。

又

海月真赞，许他二十余年矣，因循不作。因来谕，辄为之。不及作慧净书，幸付与此本也。《表忠观记》及《辩才塔铭》，后来不见入石，必是仆与舍弟得罪，人未敢便刻也。此真赞更请参寥相度，如未可，且与藏公处也。

又

某病甚，几不相见，两日乃微有生意。书中旨意一一领，但不能多书历答也。见知识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



者，俗情不免效之，果若有应，其他不恤也。遗表千万勿刻，无补有害也。

### 与南华辩老九首

筠州书信已领足，兼蒙惠面粉瓜姜汤茶等，物意兼重，感忤不已。柳碑、庵铭，并佳贶也，《卓锡泉铭》已写得，并碑样并附去。钟铭，子由莫终当作，待更以书问之。紫菜石发少许，聊为芹献。陋邦乃无一物，愧忤。却有书一角，信□三枚，竹筒一枚，封全，并寄子由。不免再烦差人送达，慚悚之至。

又

某启。正月人还，曾上问，必达。比日法履何如？某到贬所已半年，凡百随缘，不失所也，毋虑！毋虑！何时会合，怅仰不已。乍暄，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又

程宪近过此，往来皆款见。程六、程七皆得书，甚安。子由亦时得书，无恙。又迁居行衙，极安稳。有楼临大江，极轩豁也。知之。



又

远承差人寄示诸物等，一一荷厚意也。儿子被仁化，今想与南华相近也。谪居穷陋，无可为报，益不遑矣。

又

某启。人至，辱书，具审法履清胜，至慰！至慰！忽复岁尽，会合无期，自非道力深重，不能无异乡之感也。新春，惟冀若时自重。

又

张惠蒙到惠，几不救，近却又安矣。不烦留念。寄拄杖，甚荷雅意。此木体用本自足，何用更点缀也。呵呵。适会人客，书不尽所怀，续奉状也。正辅提刑书，告便差人达之，内有子由书也。

又

某启。久不闻问，忽辱专使手书，具审比来法体佳胜。生日之饷，礼意兼重。庶缘道力，少安晚境乎？铭佩之意，非笔舌可究。披晤未期，惟万万为法自爱。不宣。



又

学佛者张惠蒙，从予南迁。予游南华，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南华禅师使人于惠。惠蒙曰：“去岁不得一礼祖师，参辩公，乃可恨。”欲与是人俱往，请留十日而还。予嘉其意，许之，且令持此请教诲于辩公，可痛与提耳也。绍圣二年六月十一日。

又

近日营一居止，苟完而已，盖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民间又无可僦赁，故须至作此。久忝侍从，囊中薄有余赀，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到此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示谕，恐传者之过，材料工钱，皆分外供给，无毫发干挠官私者。知之，免忧。此言非道友相爱，谁肯出此，感服之至。岁尽，会合何日，临纸怅惘。

### 与水陆通长老四首

人至，辱手书，感佩至意。且审比来法候佳胜。衰病，归兴日深。昨日忽召还禁林，殊异所怀，已辞免乞郡，然须至起发前路听命也。劳生纷纷，未知所归宿。临书慨叹，会合无时，千万为众自爱。迫行纷然，幸恕不谨。



又

示谕，石刻，浙中好事者多为之，老人亦尔耶？呵呵。惠茶，感刻，仓卒中未有以报。此方有所须，可示及也。大觉正月一日迁化，必已闻之，同增怅悼。某却与作得《宸奎阁记》，此老亦及见之。事忙，未及录本寄去，想非久必自传到也。

又

某启。此来浙中逾年，不一展奉，岂胜怅惘。辱书，具审法履佳胜，感慰兼集。衰病日侵，百念灰冷，勉强岁月间，归安林下矣。闻老师住持安稳，遂可送老，甚喜！甚喜！会合无时，临书慨然，惟千万为众自爱。不宣。

又

惠茶极为精品，感抃之至。长松近出五台。治风甚效。俗云文殊指示一僧，乃始识之。今纳少许，并人参四两，可以此二物相对入少甘草，不可多。并脑子作汤点，佳。送去御香五两，不讶浼渎。



## 与宝觉禅老二首

圆通不及别书，无异此意。告转求此纸，东州僧无可与言者，况欲闻二大士之警欬，何可复得耶？此语合吃几拄杖？刁丈计自太平归安胜，屡有书去，不知达否？因见，道下愚。焦山纶老，亦为呼名。

又

明守一书，托为致之。育王大觉禅师，仁庙旧所礼遇。尝见御笔赐偈颂，其略云“伏睹大觉禅师”，其敬之如此。今闻其困于小人之言，几不安其居，可叹！可叹！太守聪明老成，必能安全之。愿因与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犹当以仁庙之故加礼，而况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时乎？此老今年八十三，若不安全，当使何往，恐朝廷闻之，亦未必喜也。某方与撰《宸奎阁记》，旦夕附去，公若见此老，且与致意。

## 与 遵 老

某启。前日辱临屈，既已不出，无缘造谢。信宿，想惟法体佳胜。筠州茶少许，谩纳上，并利心肺药方呈。范医昨呼与语，本学之外，又通历算，甚可佳也。谨具手启。不宣。



## 与圆通禅师二首

屏居亦久，亲识断绝，故人不弃，眷予加厚。每辱书问，感愧不可胜言。仆凡百如旧，学道无所得，但觉从前却是错尔。如何！如何！

又

某启。别后蒙五惠书，三遣化人，不肖何以当此。热毒殊甚，且喜素履清胜。某尚以少事留城中数日，然度不能往见矣。瞻望山门，临纸惋怅，惟千万为道自重而已。挥汗走谢，幸恕不谨。

## 与祖印禅师

某启。昨夜清风明月，过蒙法施，今又惠及幽泉，珍感！珍感！木汤法鼓，恐浊却妙供，谨以回纳，不一一。

## 与东林广惠禅师二首

示谕，臂痛，示与众生同病尔。然俗眼未免悬情，更望倍加保练。《王氏博济方》中有一虎骨散及威灵仙丸，此仙方也。仆屡用治臂病，其效如神，切望合吃。元用虎胫骨，



误写作脑骨。千万相信，便合服必效。自余都下有干，望示及。惠及名茗，已捧领，感刻！感刻！东林寺碑，既获结缘三宝，业障稍除，可得托名大士，皆所深愿。但自别后，公私百冗，又无顷刻闲，不敢草草下笔。专在下怀，惟少宽限也。

## 又

古人字体，残缺处多，美恶真伪，全在模刻之妙，根寻气脉之通，形势之所宜，然后运笔，亏者补之，余者削之，隐者明之，断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体，遂无可观者。昔王朗文采、梁鹄书、钟繇镌，谓之三绝。要必能书然后刻，况复摹哉！三者常相为利害，则吾文犹有望焉尔。

## 与灵隐知和尚

某启。久留钱塘，寝食湖山间，时陪道论，多所开发。至于灵山道人，似有前缘。既别经岁，寤寐见之，盖心境已熟，不能遽忘也。及余簿来，并天竺处，得道俗手书近百余通，皆有勤勤相念之意。又皆云杭民亦未见忘。无状何以致此，盖缘业未断故耶？会当求湖、明一郡，留连数月，以尽平生之怀。即日法履何似，尚縻僧职，虽不愜素尚，然勉为法众，何处不可作佛事。某到此粗遣，已百余日，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且不烦念及。未间，慎爱为祷。不宣。



## 与 泉 老

某启。今日忽有老人来访，姓徐名中，须发如雪，云七十六岁矣。示两颂，虽非奇特，亦有可观。子然一身，寄食江湖间，自伤身世，潸然出涕，不知当死谁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为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辍丛林一席之地，日与破一分粥饭，养此天穷之士，尽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岂非教法之本意乎？请相度一报如何？即令人制衣物去。此人虽不审其性行，然决是读书应举之人。垂死穷途之士，百念灰冷，必无为恶之理。幸望慈悯摄受，不罪！不罪！

## 舍 幡 帖

祖母蓬莱县太君史氏绣幡二，其文曰“长寿王菩萨”、“消灾障菩萨”。祖母没三十余年，而先君中大夫孝友之慕，至老不衰，每至忌日，必捧而泣。今先君之没，复二十四年矣。某以谓宝藏于家，虽先君之遗意；而归诚于佛，盖祖母之本愿。乃舍之金山以资冥福。

## 付 葬 行 信

辩禅师与余善，常欲通书，而南华净人，皆争请行。或问其故。曰：“欲一见东坡翁，求数字，终身藏之。”余闻而



笑曰：“此子轻千里求数字，其贤于蕺山姥远矣。固知辩公强将下无复老婆态也。乾明法煮诃梨勒，闻之旧矣，今乃始得尝，精妙之极，岂非中有曹溪一滴水故耶？”偶病不得出，见书此为谢。

## 与文玉十二帖

榜下一别，遂至今矣。辱书，感叹。且喜尊体佳胜。到岸，即上谒。可假数卒否？余当面既，不宣。

又

昨辱教，不即答，悚息！悚息！经宿尊体佳胜，见召，敢不如命。然疮疖大作，殆难久坐，告作一肉饭，竟日移舟池口矣。山妇更烦致名剂，某感戴不可言。谨奉启布谢，不宣。

又

久留治下，以道旧为乐，而烦乱为愧。数日，尊体如何？漕车即至，不少劳乎！永日如年，念公盛德不去心。所要作字，为疮肿大作，坐卧楚痛，容前路续寄也。不罪！不罪！郑令清若无援，非公谁复成就之。某造次！造次！疮病无聊，不尽意，惟万万以时自重。



又

昨辱惠书，伏承别后起居住佳胜。某到金陵，疮毒不解，今日服下痢药，羸乏殊甚，又不敢久留来人，极愧草略。余热，万万为时自重。

又

书已领，跋尾剪去，极不妨，然何足取也。愧！愧！通判大夫甚欲写一书，乏力不果，乞道区区。

又

去岁人还，奉状必达。尔后行役无定，遂缺驰问。比日，不审起处何如？某忝命过优，非许予之素，何以及此。无缘面谢，重增反侧。酷暑，更祈顺时为国自重。谨奉手启，不宣。

又

寓白沙，须接人而行，会合未可期。临书惘惘。见张公翊，出《清溪图》甚佳。谢生殊可赏，想亦由公指示也。曾与公翊作《清溪词》，热甚，文多，未暇录去，后信寄呈也。



睿达化去，极可哀，虽末路蹭蹬，使人耿耿，然求此才韵，岂易得哉！云巢遂成茂草，言之辛酸。后事想公必一一照管也。匆匆，挥汗，不复尽意耳。

又

冗迫，久不上问。辱教，承起居住胜，感慰兼集。违去忽两岁，思仰不忘。每惟高才令望，尚滞江湖，岂胜怅惘。不肖忝冒过分，重承笈教，礼当占词布谢。数日，以病在告，使者告回甚速，故未暇也。不罪！不罪！酷暑方炽，千万为时自重。

又

伏蒙赐教，恩勤曲折，有骨肉之爱，蒙世不比数，何以奉承此欢，怀藏愧感，大不可言。累日聒聒溷烦，仰荷眷与，不见瑕疵，又饮食之，及其行，饷酒分醯，蒙被无已之惠，益多愧耳。谨奉状称谢。春寒，伏冀调护眠食，以须宠光。

又

道出贵郡，乃获淹观风度，实慰从来。伏蒙大雅开接甚厚，小人何以得此！薄晚奉被赐教承问，幸甚。拙于谋生，至烦地主饷米，感愧。匆匆称谢，不宣。



又

经宿，伏惟尊候万福。比欲奉承，勤款教谕，属以风静江平，伯氏坚约来日解舟，不审能曲听否？得指挥，今日得券给米，来旦得护兵听行，以慰伯氏之意，何幸加之。谨咨稟左右，惶恐！惶恐！

又

昨夜风静，遂解舟泊清溪口，道远不能入城，观随车歌舞之盛，徒对月举酒，想见风度耳。经宿，不审尊候何如？伏惟万福。未申间泊铜官，古县萧索，尤思仰绪论。谨奉状承动静，率易，惶恐！

## 与滕兴公三首

向者假守，得依仁贤分光借润，为幸多矣。不谓纯孝罹此哀疚，匆遽别去，为恨可量。某罪大责轻，忧愧交集，狼狽南迁，岂敢复自比缙绅，尚蒙记录委曲存抚，感激深矣。旦夕出江，愈远詹奉，惟万万顺里自将，无致毁也。



又

某久当废逐，今荷宽恩，尚有民社，又闻风土不甚恶，远近南北亦无所较，幸不深念。示喻《坛记》，新以文字获罪，未敢秉笔也。匆遽，不尽区区。

又

近晚访闻一事，请贷粮者几满城郭，多请不得，致有住数日所费反多于所请者。吾侪首虑此事，非不约束，而官吏情忽如此，盖有司按劾之过也。切请心公速为根究。为邑官告谕期会不明耶？为仓官不早入晚出、支遣乖方所致耶？切与根究取问施行。病中闻之，甚愧！甚愧！某手启。

与徐安中

宠禄过分，烦致人言，求去甚力，而圣主特发玉音，以信孤忠，故未敢遽去，然亦岂敢复作久计也。老兄淹留如此，终不能少为发明，愧负何已。宛丘春物颇盛，牡丹不减洛阳，时复一醉否？辱书，伏承起居佳胜，知辞还，少缓思仰，日劳贤者，当进而久留，不肖当去而不可得，两失其安，可胜叹耶？人还，匆冗不宣。



## 与曾子开

经宿起居住佳胜。来日欲同钱穆父略到池上扈驾，还便往，公能来否？别无同行。穆父甚喜公来，可携帽子凉伞行也。可否，示谕。不宣。

## 谢唐林夫

数日不接，思仰可量。阴寒，伏惟起居住佳胜。生日之礼，岂左右所当屈致。又辱高篇借宠，衰病，感悚并集。日夕走谢，奉启，不宣。

## 祭文七首

## 祭刘原父之

呜呼。古称益友，多闻谅直。有一而已，罔全其德。惟公兼之，霈然有余。惟其至明，以有众无。譬如监然，物至而受。罔有不照，斯以为富。先民之言，久远绝微。继以百家，其多如茨。众人劬劳，有不能获。公徐收之，其赢则百。瀦之为渊，放之为川。抽之无穷，循之无端。有听其言，茫然自失。如江河注，漂荡汨漓。有读其书，释然解颐。纷纭杂乱，咸得其归。其博无际，其辩无偶。既博既



辯，又以约守。昔公在朝，议论绝伦。挺然不回，其气以振。谈笑所排，风谕所及。大夫庶士，敛衽以服。自公之亡，未几于兹。学失本原，邪说并驰。大言滔天，诡论蔑世。不谓自便，曰固其理。岂不自有，人或叹嘻。孰能诵言，以告其非。公自平昔，灼见隐伏。指撝讥诮，俾不克立。公归于原，谁与正之。酌以告哀，莫知我悲。

### 祭韩献肃公文

在昔仁祖，清净养民。维时忠献，秉国之钧。盛大蕃衍，启其后人。公暨叔季，文武彬彬。公相神宗，重厚有体。心存社稷，辅以《诗》、《礼》。博陆堂堂，扶阳济济。公将于外，戚钺雕戈。虔共匪懈，柔惠不苛。韩侯奕奕，申伯番番。大明既升，克绍圣考。介圭来朝，黄发元老。帝曰汝留，王躬是保。公勇于退，连章告归。三公就第，大政是咨。五福具有，谓当期颐。天弗憖遗，哲人其萎。哀动两宫，士夫涕洟。维此僚案，拜公京师。从容暇日，引陪燕私。诏言在耳，已哭于帷。在公已矣，邦国之悲。灵輶启行，宅兆有期。寓焉涂车，立列参差。举觞一恸，与公长辞。

### 祭范夫人文

惟夫人妇德茂于闺门，母仪形于里闾。笃生贤子，绰有令名。将期百年，兼享五福。而天不亮孝子之志，神不祐善人之门。变故之来，旬日相继。尚有余庆，钟于后昆。某忝



与外姻，局于官守。聊驰薄奠，远致哀诚。

### 祭老泉焚黄文

元丰元年

乃者熙宁七年、十年，上再有事于南效，告成之庆，覃及幽显，我先君中允赠太常博士累赠都官员外郎。轼、辙当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王事有程，不敢言私。谨遣人赍告黄二轴，集中外亲，择日焚纳，西望陨涕之至。

### 祭伯父提刑文

治平元年

呜呼。昔我先祖之后，诸父、诸姑，森如雁行。三十年间，死生契阔，惟编礼与伯父，千里相望。宦游东西，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成童而不识者，兹言可伤。方约退居卜筑，相与终老，逍遥翱翔。呜呼伯父，一旦舍去，有志弗偿。辛丑之秋，送伯西效。淫雨萧萧，河水滔滔。言别于槁，屡顾以招。孰知此行，乃隔幽明。呜呼伯父，先竟何为。勤苦食辛，以律厥身。知以为民，不知子孙。今其云亡，室如悬筐。布衣练裙，冬月负薪。谁为优孟，悲歌叔孙。惟有斯文，以告不泯。

### 祭迨妇欧阳氏文

昔先君与太师文忠公恩义之重，宜结婚姻，以永世好。故予以中子迨求婚于汝。自汝之归，夫妇如宾，娣姒谐睦，



事上接下，动有家法。谓当百年，治我后事。云何奄忽，一旦至此，使我白首，乃反哭汝，命也奈何！呜呼哀哉。以吉月良日殡汝于京城之西惠济之僧舍。汝之魂识，复反于家，尚克朝夕受于奠馈。凡汝服用，皆施佛僧。

### 祭古冢文

闰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筑室于所居之东南，发一大冢，适及其顶，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

茫乎忽乎，寂乎寥乎，子大夫之灵也。子岂位冠一时，功逮宇内，福庆被于子孙，膏泽流于万世，春秋逝尽而托物于斯乎？意者潜光隐耀，却千驷而不顾，禄万钟而不受，岩居而水隐，云卧而风乘，忘身徇义而遗骨于斯乎？岂吾固尝诵子之诗书，慕子之风烈，而不知其谓谁欤？子之英灵精爽，与周公、吕望游于丰、镐之间乎？仰其与巢由、伯夷相从于首阳、箕颖之上乎？砖何为而华乎？圻何为而大乎？地何为而胜乎？子非隐者也，子之富贵，不独美其生，而又有以荣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志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亲族党，节春秋，悼霜露，云动影从，享祀乎其下。今也，仆夫樵人，诛茅凿土，结庐乎其上。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将徙吾之宫，避子之舍，岂惟力之不能，独将何以胜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岁之后，吾之宫不复为他人之墓乎？今夫一岁之运，阴阳之变，天地盈虚，日星殒食，山川崩竭，万物生死，歟及飘忽，若雷奔电掣，不须臾留也，而子大夫，独能遗骨于其间，而又恶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时，邈相望于山河。子为土偶，固已归于土矣。余为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何。魂而有知，为余媿阿。



## 尚书解十首

## 乃言底可绩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无失。然圣贤之在下也，其道不效于民，其才不见于行事，非言无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圣人之所不能免也。纳之以言，试之以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尧将禅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底之为言极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谓极矣。君子之于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终，知其一不知其二，见其偏不见其全，则利害相夺，华实相乱，乌能得事之真、见物之情也哉！故言可听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皋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呜呼！极之为至德也久矣。箕子谓之皇极，子思谓之中庸。极则非中也，中则非极也，此昧者之论也。故世俗之学，以中庸为处可否之间，无过与不及之病而已，是近于乡原也。若夫达者之论则不然。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非舜、禹、皋陶之成功，其孰能与于此哉！故愚以谓穷理尽性，然后得事之真，见物之情。以之事天则天成，以之事地则地平，以之治人则人安。此舜、禹、皋陶之言，可以底绩者也。



## 礪谗说殄行

《书》云：“朕暨谗说殄行。”传曰：君子之所为，为可传、为可继也。凡行之不可传、继者，皆殄行也。尧舜之所暨也。世衰道丧，士贵苟难而贱中庸，故邪慝者进焉。齐桓公欲用竖刁、易牙、开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亲杀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难近。”桓公不听，卒以乱齐。齐桓，贤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贤主而不用信臣之言，岂非三子者似忠而难知也欤？甚矣，似之乱真也。故曰“恶紫”：谓其夺朱也；“恶莠”：谓其乱苗也；“恶乡原”：谓其乱德也。孟子忧之，故曰：“君子反经而已矣。”君子之所贵，必其可传、可继者也。是以谓之经。经者，常也。君子苟常之为贵，则彼苟难殄行，无为为之矣。苟难者无所获，殄行者无所利，则庶民并兴，巧者不能独进，拙者可以自效。吾虚心而察之，贤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 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甚矣，耳目之为天下祸福也。《洪范》五事，为皇极之用，治乱之所由出，狂圣之所由分，风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极之所由致。故颜渊问仁，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视听期于聪明而已，何与于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礼也，何与于仁。曰：视听不以礼，则聪明之害物也其于聋瞽。何以言之？明之过也，则无所不视，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聪之过也，则无所不



听，浸润之譖，肤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岂特聳瞽而已哉！故圣人一之于礼，君臣上下，各视其所当视，各听其所当听，而仁不可胜用也。太甲之复辟也，伊尹戒之曰：“视远惟明，听德惟聪。”何谓远？何谓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惟小之为知，又乌能及远哉。探夜光于东海者，不为鲋桓而回网罗；求合抱于邓林者，不以径寸而枉斧斤。苟志于远，必略近矣。故子张问明，孔子既告之以明，又告之以远。由此观之，视不及远者，不足为明也。梁惠王问利于孟子，孟子告以仁义。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不听，曰“言利者，必小人也。”听其言必行其事，行其事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疏，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凡言苟出于利，虽中，小人也，况不中乎。苟出于德，虽失，犹君子也，况不失乎。由此观之，听不主于德者，非聪也。

### 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夫动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托焉。惟一者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万物资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资明焉。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昼夜之代谢，寒暑之往来，风雨之作止，未尝一日不变也。亦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杀而不害其生，岂非所谓一者常存而不变故耶！圣人亦然。以一为内，以变为外。或曰：圣人固多变也欤？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变。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新与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请言其辨。物之无心者必一，水与鉴是也。水、鉴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物之有心者必二，目与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托于度量权衡。已且不自信，又安能应物无方日新其德也哉。齐人为夹谷之会，曰：孔丘儒者也，可劫以兵。不知其戮齐优如杀犬豕。此岂有二道哉，一于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愚故曰圣人一于仁。

### 王省惟岁

论尧、舜之德者，必曰无为。考之于经，质之于史，尧、舜之所为，卓然有见于世者，盖不可胜计也，其曰无为，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无岁。”又曰“日一日劳考载曰功。”若尧、舜者，可谓功矣。岁者，月之积也。月者，日之积也。举岁则兼月，举月则兼日矣。日别而数之，则月不见。月别而数之，则岁不见。此岂日月之外，复有岁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劳也。岁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书》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烦简之宜也。禹之平水土，稷为之殖百谷，契为之敷五教，伯夷为之典三礼，皋陶为之平五刑，羲和为之历日月。尧舜果何为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时，配以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气，裂之以七十二候，昼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则气果安在哉。惟其无在而不可名，寄之于人而已，不有此，所以为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则月不建，月不建则岁不成，师尹不官，则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则王功废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为寒暑风雨者也。民者，上之所托，所因以为号令赏



罚者也。日月不自为风雨寒暑，因星而为节；君不自为号令赏罚，因民而为节。上执其要，下治其详，所谓岁月日时无易也。文王不兼庶狱，陈平不治钱谷，邴吉不问斗伤，此所为不易者也。秦皇衡石程书，光武以吏事责三公，此易岁月而乱日时者也。治乱之效，亦可以概见矣。

###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周之将兴，必有断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辅，以定天命而宅民心，为子孙之师。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礼乐，修法令，以定国是而正风俗，为卿大夫之宗。然后可以世世垂拱仰成，虽有中主弱辅，而不至于乱。故曰：“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商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才，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国之所恃者，法与人也。《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谓惇典而用贤，可以定国，后之言恭者必稽焉。传说有言：“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今不师古，后不师今。故周公以谓我当与卿大夫士笃前人成烈，以答众心，则后之言信者必师焉。夫以成王之贤，周公之圣，其所以为后世先者，不过于恭与信而已。《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闵马父曰：“古之称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严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盖尧之允恭，孔子之温恭，非独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为后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为德也，重于兵而急于食，周公以是为后世先也，不亦宜乎！



##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资，滥觞之水，有稽天之势，不可谓无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众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于夫妇之所能，其至也，虽圣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能为尧舜，历千载而无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众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而《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学者之所深疑也。请试论之。滥觞可以稽天，东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圣念否之说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当也，达者不以失一害一，此之谓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乱者，伊尹不废也。至于废，则其狂也审矣。然卒于为商宗。周公曰：“兹四人迪哲。”盖太甲与文王均焉。明皇开元之治，至于刑措，与夫三代何远。林甫之专，禄山之乱，民在涂炭，岂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观之，圣狂之相去，殆不容发矣。

## 庶言同则绎

《书》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虞之为言度也，出纳之际，庶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师焉。夫言有同异，则听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为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



致害之理。反复论辩廷议，而众决之：长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伪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绎，古者谓癩绎，癩丝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终。《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君陈》之所谓绎者，《太甲》之所谓求也。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王导辅政，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责之曰：“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绎，其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详，天下之官，古寡而今众。圣人非有意于其间，势则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为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属至百二十瓮。栋宇之始，茅茨采椽，以为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节藻梲。圣人随世而为之节文，岂得已哉。《周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圣人以官之众寡论治乱者，以为治乱在德，而不在官之众寡也。《礼》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与周官异，学者盖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简之至也。夏后氏安能减半而办，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国曰：“禹、汤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荣古而陋今，学者之病也。自夏、商观之，则以官百为清要。自唐虞而上云鸟纪官之世而观之，则官百为陋矣。未岂然哉。愚闻之叔向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故子产铸《刑书》，而叔向非之。夫子产之《刑书》，末世之先务也。然且得罪于



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简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劳于择人而佚于任使，故法可以简。法可以简，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禄父不诛矣，而列为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禄父叛，殷之顽民，相率为乱，不诛也，而迁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商之工臣，乃湏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余年矣。世变风移，士君子出焉。故命毕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始则迁其顽者而教之，终则择其善者而用之。周之于商人也，可谓无负矣。夫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则养之以宽，俗顽则齐之以猛。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故齐太公因俗设教，则三月而治。鲁伯禽易俗变礼，则五月而定。三月之与五月，未足为迟速也，而后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贤，用周公之训，而犹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变易之患可胜言哉！



## 论语解二首

### 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自孔安国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礼》曰：“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闻之于师曰：此《论语》之义疏也。请得以论其详。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扬雄有言：“有人则作之，无人则辍之。”夫苟见其作，而不见其辍，虽盗跖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从者，其效如影响，其信如蓍龟，此何道也。故彼其观人也，亦多术矣。委之以利，以观其节，乘之以猝，以观其量，伺之以独，以观其守，惧之以敌，以观其气。故晋文公以壶飧得赵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岂一道也哉。夫与仁同功而谓之仁，则公孙之布被与子路之缊袍何异，陈仲子之螯李与颜渊之簞瓢何辨。何则？功者人所趋也，过者人所避也。审其趋避而真伪见矣。古人有言曰：“鉏耨违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国。”斯其为观过知仁也欤！

### 君使臣以礼

君以利使臣，则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过健于才而薄于德者也。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



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则临难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谨于礼。礼以钦为主，宜若近于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礼也。礼以文为饰，宜若近于伪；然而得情者，莫若礼也。哀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禄刑罚也乎，何为其专以礼使臣也！以爵禄而至者，贪利之人也，利尽则逝矣。以刑罚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则解矣。故莫若以礼。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汉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谓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项，可谓无礼矣。故陈平论其臣，皆嗜利无耻者，以是进取可也，至于守成，则殆矣。高帝晚节不用叔孙通、陆贾，其祸岂可胜言哉。吕后之世，平、勃背约，而王诸吕几危刘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厕而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青虽富贵，不改奴仆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礼之而不能用人，可以太息矣。

## 孟子解一首

###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杀民

使民为农，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为兵。民曰：“是卫我之道也。”使民为城郭沟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虽劳而不怨也。曰：“盘庚之民，何以怨？”“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盖终于不怨也。”《诗》曰：“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可谓劳矣。然民岂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谁为也哉！”若夫田猎之娱，宴好之奉，上之



人所自为为之者，君子盖不以劳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农钱，不以给共养劳费，共养劳费一出少府，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劳而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杀民，君子盖难言之。《易》曰：“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季康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夫杀无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讳之。然则杀者，君子之所难言也。

## 庄子解一首

### 广成子解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崆峒之山，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为之，则道不成。

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

得道者不问，问道者未得也。得道者无物无我，未得者固将先我而后物。无苟得道，则我有余而物自足，岂固先之耶。令乃舍己而问物，恶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言其情在于欲己长生，而外托于养民人、遂群生也。夫长生不死，岂非物之实，而所谓养民人、遂群生，岂非道之余乎？



“自而治天下也，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时雨，山川出云。云行雨施，而山川不以为劳者，以其不得已而后雨，非雨之也。春夏发生，秋冬黄落，而草木不以为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后落，非落之也。今云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虽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见于日月，以一身占之，则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

真人之与佞人，犹谷之与稗也。所种者谷，虽瘠土墮农，不生稗也。所种者稗，虽美田疾耕，不生谷也。今始学道，而问已不情。佞伪之种，道何从生！

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间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

弃世独居，则先物后己之心，无所复施，故其问也情。

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

广成子至此，始以道语黄帝乎？曰：否。人如黄帝而不足以语道，则天下无足语者矣。吾观广成子之拒黄帝也，其语至道已悉矣。是以间居三月而复往见，蹶然为之变，其受道岂始于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状如登高望远，察千里之毫末，如临深俯幽，玩万仞之藏宝也。昏昏默默者，其状如枯木死灰，无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于此乎？曰：此窈冥昏默之状，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为道，则窈冥昏默者，可得谓之道乎？人能弃世独居，体窈冥昏默之状，以入于精极之渊，本有不得于道者也。学道者患其散且伪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自此以上，皆真实语，广成子提耳画一以教人者。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则无为也。心无所知，则无思也。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则无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长生矣。内不慎，外不闭，二者不去，而形神离矣。或曰：广成子之于道，若是数数欤？曰：谷之不为稗，在种者一粒耳，何数不数之有。然力耕疾耘，不可废也。

“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

窈冥昏默，长生之本。长生之本既立，亦必有坚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炼变化，坚气而凝物者也，盖必有方矣。然皆必至其极，不极不化也。

“天地有官，阴阳有藏。”

广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长生之本，以无思无为无欲去长生之害，又以至阴至阳坚凝之，吾事足于此矣。天地有官，自为我治之，阴阳有藏，自为我蓄之。为之者在我，成之者在彼。

“慎守汝身，物将自壮。”

言长生可必也，物岂有稚而不壮者哉。

“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广成子曰：“来，余语汝。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极。”

物本无终极，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物未尝有死，故长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独能。我能守一而处和，故不见其分成与毁尔。



“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见土。”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天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汝，入无穷之门，人其尽死而我独存呼！”

盖将有以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欤？

“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当我缙乎，远我昏乎，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

南荣趺挟三人以见老子，老子诃之，则矍然自失，人我皆丧。夫挟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丧亦非也。故学道能尽死其人独存其我者寡矣。可见、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见、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真我也。近是则智，远是则愚，得是则得道矣。故人其尽死而我独存者，此之谓也。古今虽异，吾不知缙之所谓也。以文意求之，其犹曰明也欤？

## 书后五百六首

### 书鲍静传

鲍静字太玄，东海人。五岁语父母，云：“本曲阳李氏子，九岁堕井死。”父母以其言访之，皆验。静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为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风，饥甚，煮白石食之。静尝见仙人阴君受道诀，百余岁卒。

阴真君名长生。予尝游忠州酆都观，则阴君与王方平上



升处也。古松柏数千株，皆百围，松脂如酥乳，不烦煮炼，正尔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真君皆画像观中，极古雅，有西晋时殿宇，尚存也。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书。

## 书单道开传后

葛稚川与单道开皆西晋人，而没于东晋，又皆隐于罗浮。使稚川见道开，必有述焉。而《抱朴·内篇》皆不及道开，岂稚川化时，道开尚未至罗浮也？稚川乞岫嵎令游南海，遂入罗浮，按本传在升平三年以后，相去盖三十余年，必稚川先化也。绍圣元年九月，始予至罗浮，问山中人，则道开无复遗迹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独书此《传》遗冲虚观道士邓守安，以备山中逸事。

## 书陶淡传

《晋史·隐逸传》：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了不营问。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随。人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州举秀才，淡遂逃罗县埤山中，不知所终。

陶士行诸子皆凶暴，不独夏也，而诸孙中乃有淡，曾孙中乃有潜。潜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隐约行义，又皆贫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类得道，与潜近亲，而潜无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阅《晋史》，偶录



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记。

## 书渊明孟府君传后

陶渊明，孟嘉外孙，作《喜传》云：“或问听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渐近自然。”而今《晋书》乃云“渐近使之然”，则是闾里少年鄙语。虽至细事，然足以见许敬宗等为人。

## 书南史卢度传

余少不喜杀生，然未能断也。近来始能不杀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杀。自去年得罪下狱，始意不免，既而得脱，遂自此不复杀一物。有见饷蟹蛤者，皆放之江中。虽知蛤在江水无活理，然犹庶几万一，便使不活，亦愈于煎烹也。非有所求觊，但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尔，犹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隐逸传》：“始兴人卢度，字彦章。有道术。少随张永北侵魏，永败，魏人追急，淮水不得过。自誓若得免死，从今不复杀生。须臾见两楸，流来接之，得过。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鸟兽随之，夜有鹿触其壁。度曰：‘汝勿坏我壁。’鹿应声去。屋前有池，养鱼，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寿终。”偶读此书，与余事粗相类，故并录之。



## 书刘昌事

昌事见杜牧宋州宁陵县记。

今日过宁陵，闻县令言，前令晏晏立刘昌庙。昌事迹见杜牧集，甚壮伟。宋子京独不信，以为无有。子亦信李纂记其父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皆以伪为真，独不信杜牧记昌事，可笑也。李纂作《家传》，记其父居鬼谷，并与仙接。子京亦曰：“纂所记浮侈不可信，姑摭其实者如上。”崔胤记其父晚无子，遇浮屠生胤，乃名继。

## 记孙卿韵语

孙卿子有韵语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晓其义。《前汉·艺文志·诗赋类》中有《成相杂词》十一篇，则成相者，盖古讴谣之名乎？疑所谓“邻有丧，舂不相”者。又“乐记”云：“治乱以相。”亦恐由此得名，当更细考之。

## 记徐陵语

徐陵多忘，每不识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难记，若曹、刘、沈、谢辈，暗中摸索，亦合认得。”诚哉是言。



## 记欧阳论退之文

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陋，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有一士人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诬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醉翁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名帐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

## 跋嵇叔夜养生论后

东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忧患之余生，而后学道，虽为达者所笑，然犹贤乎已也。以嵇叔夜《养生论》颇中余病，故手写数本，其一赠罗浮邓道师。

## 书渊明述史章后

渊明作《述史九章》，《夷齐》、《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余载，吾犹知其意也。



## 跋退之送李愿序

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 书子由君子泉铭后

孟君名震，郢人，及进士第，为承议郎。

子由既为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乃书以遗之。元丰六年十一月九日题。

## 跋赤溪山主颂

达与不达者语，譬如与无舌人说味。问蜜何如，可云蜜甜。问甜何如，甜不可说。我说蜜甜，而无舌人终身不晓。为其不可晓，以为达者语应皆如是，问东说西，指空画地，如心疾，如睡语，听者耻不知，从而和之，更相欺谩。

昔张鲁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语不得云“未差也”，若云尔者，终身不差也。故当时以张鲁为神。其事类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真。余得赤溪山主颂十一篇于其子昶，问其事于乐全先生张安道，知其为达者无疑，为书其末。熙宁九年正月望日。



## 书子由超然台赋后

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

## 书李邦直超然台赋后

世之所乐，吾亦乐之，子由其独能免乎？以为彻弦而听鸣琴，却酒而御芳茶，犹未离乎声、味也。是故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此古之达者所难，吾与子由其敢谓能尔矣乎？邦直之言，可谓善自持者矣，故刻于石以自儆云。

## 书文与可超然台赋后

余友文与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为《超然》辞，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其《远游》、《大人》之流乎？熙宁九年四月六日。

## 跋王氏华严经解

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宝国出其所集王荆公《华严经解》相示，曰：“公之于道，可谓至矣。”予问宝国：“《华



严》有八十卷，今独解其一，何也？”宝国曰：“公谓我此佛语深妙，其余皆菩萨语尔。”予曰：“予于藏经取佛语数句置菩萨语中，复取菩萨语置佛语中，子能识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独子不能，荆公亦不能。予昔在岐下，闻汧阳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偿，吾不知也。而与客皆大诧了，以为非他产所及。已而事败，客皆大惭。今荆公之猪未败尔。屠者买肉，娼者唱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净，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宝国曰：“唯唯。”

### 跋荆溪外集

玄学、义学，一也。世有达者，义学皆玄，如其不达，玄学皆义。近世学者以玄相高，习其径庭，了其度数，问答纷然，应诺无穷。至于死生之际一大事因缘，鲜有不败绩者。孔子曰：“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世无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挟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荆溪居士作《传灯传》若干篇，扶奖义学，以救玄之弊。譬如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无常羊也。

### 书子由黄楼赋后

子城之东门，当水之冲，府库在焉。而地狭不可以为瓮城，乃大筑其门，护以砖石。府有废厅事，俗传项籍所作，而非也。恶其淫名无实，毁之，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楼成。九月庚辰，大合乐以落之。始余欲



为之记，而子由之赋已尽其略矣，乃刻诸石。

## 书珠子法后

李公择见传如此，云得之一武官，缘感恩而传，必不妄。公择与轼，亦尝试之。

## 书拉杂变

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近时学者作拉杂变，便自谓长卿，长卿固不汝嗔，但恐览者渴睡落床难以凌云耳。

## 书温公志文异圻之语

《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古今之葬皆为一室。独蜀人为一坟而异藏，其间为通道，高不及肩，广不容人。生者之室，谓之寿堂，以偶人被甲执戈，谓之寿神以守之，而以石瓮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则去之。轼先夫人之葬也，先君为寿室。其后先君之葬，欧阳公志其墓，而司马君实追为先夫人墓志，故其文曰：“蜀人之廬也，同垆而异圻。”君实性谦，以为己之文不敢与欧阳公之文同藏也。东汉寿张侯樊宏，遗令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子孙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光武善之，以书示百官。盖古亦有是也。然不为通道，又非诗人同穴之义，故蜀人之葬最为得礼也。



## 跋张希甫墓志后

余为徐州，始识张希甫父子。元年之冬，李夫人病没，徐人多言其贤，至于死生之际无所留难。而天骥出其手书数十纸，记浮屠、道家语，笔迹雅健，不类妇人，而所书皆有条理。是时希甫年七十，辟谷道引，饮水百余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余知其无苦，而不忍天骥之忧惧，乃守而告之，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愿以时饮酒食粱、肉，慰子孙之意。希甫强为予食，然无复在世意。后二年，余谪居黄州，闻希甫没，既葬，天骥以其墓铭示余，余知其夫妇皆超然世外矣。

## 书 四 戒

世與入羣，命曰“ 蹙痿之机 ”；洞房清宫，命曰“ 寒热之媒 ”；皓齿蛾眉，命曰“ 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命曰“ 腐肠之药 ”。此三十二字，吾当书之门窗、几席、缙绅、盘盂，使坐起见之，寢食念之。元丰六年十一月，雪堂书。

## 书所获镜铭

元丰四年正月，余自齐安往岐亭，泛舟而还。过古黄州。获一镜，周尺有二寸，其背铭云：“ 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而明，左龙右虎辅之。” 其字如菽大，杂篆隶，



甚精妙。白阳，疑南阳白水之阳也，其铜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旧闻古镜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 跋司马温公布衾铭后

士之得道者，视死生祸福，如寒暑昼夜，不知所择，而况膏粱脱粟文绣布褐之间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寿夭，人主不能使之贵贱，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俭名之。仲尼以簞瓢得之颜子，余于温公亦云。

## 跋子由栖贤堂记后

子由作《栖贤堂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葛。仆当为书之，刻石堂上，且欲与庐山结缘，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

## 题伯父谢启后

天圣中，伯父中都公始举进士于眉，年二十有三。时进士法宽，未有糊名也。试日，通判殿中丞蒋希鲁下堂，观进士程文，见公所赋，叹其精妙绝伦。曰：“第一人无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学浅，有父兄在，决不敢当此选。希鲁大贤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为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则其亲书启事谢希鲁者也。公歿后十三年，得之宜兴人单



君锡家，盖希鲁宜与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装缥，而归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宝之以无忘公之盛德云。元丰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侄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轼谨志。

### 跋柳闳楞严经后

众生当以是时度，佛菩萨则现是身，身无实相，然必现是，意其所人者易也。《楞严》者，房融笔受，其文雅丽，于书生学佛者为宜。吾甥柳辟，孝弟夙成，自童子能为文，不幸短命。其兄闳为手写此经。闳既已识佛意，则辟亦当冥受其赐矣。

### 跋张益孺清净经后

佛言作、止、任、灭，是谓四病。我言作、止、任、灭，是谓四法门。无尽居士若见法门，应无是语。

### 题僧语录后

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观其临祸福死生之际，不容伪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验，然真伪之候，见于言语。吾虽非夔、旷，闻弦赏音，粗知雅曲。子由欲吾书其文，为题其末。



## 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

物有畛而理无方，穷天下之辩，不尽以尽一物之理。达者寓物以发其辩，则一物之变，可以尽南山之竹。学者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则何求而不得。故轮扁行年七十而老于斲轮，庖丁自技而进乎道，由此其选也。黄君道辅讳儒，建安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昔张机有精理而韵不能高，故卒为名医，今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韵辅精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独此书传于世，故发其篇末云。

## 书咒语赠王君

王君善书符，行天心正一法，为里人疗疾驱邪。仆尝传咒法，当以传王君。其辞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 书李志中文后

元丰七年，轼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陆走高安，别家弟子由。吾月九日，过新吴，见县令李君志中，同谒刘真君祠，酌丹井饮之。明日夏至，游宝云寺此君亭，观李君之文，求



其本而去。眉阳苏轼书。

### 跋邓慎思石刻

轼在黄州，见邓慎思学士扶护先太夫人丧，归葬长沙。饮食起居哀慕之节，皆应古礼，凡可以显扬前人者，君必尽力求之，期得而后已。呜呼，可谓孝矣！今复观此石刻，益嗟叹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眉山苏轼书。

###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则轼年二十一时所书与昌言本也。今蓄于陈履常氏。昌言名扬休，善为诗，有名当时，终于知制诰。彭任字有道，亦蜀人，从富彦国使虏还，得灵河县主簿以死。石守道尝称之，曰：“有道长七尺，而胆过其身。一日坐酒肆，与其徒饮且酣，闻彦国当使不测之虏，愤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请行，盖欲以死扞彦国者也。”其为人大略如此，然亦任侠好杀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题。

### 跋鲁直李氏传

李如损之妹，既笄发病，见前世冤对，日夜笞之，遂归诚佛法。梦中见佛与受戒，平遣冤者。李因蔬食不嫁，黄鲁直为记，仆题其后云。



## 跋进士题目后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学士范镇所进新乐，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皆待。时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而边臣方持其议，相与往返未决也。故进士作《延和殿奏新乐赋》、《款塞来享诗》云。翰林学士苏轼记。

## 跋刑敦夫南征赋

刑敦夫自为童子，所与游皆诸公长者。其志岂独蕲以文称而已哉。一日不见，遂与草木俱尽，故鲁直、无咎诸人哭人，皆过时而哀。今观此文，亦足少慰。旧尝见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将寿我欤？所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吾于敦夫亦云。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

## 书破地狱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近有人丧妻者，梦其妻求《破地狱偈》，觉而求之，无有也。问荐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举家持诵。后见亡者宝衣天冠，缥缈空中，称谢而去。轼闻之佛印禅师，佛印闻之范尧夫。



## 记佛语

佛告阿难，使汝流转心目之罪人，能降伏此两物，即去道不远矣。心既降伏，目亦自定，不须双言，但此两物常相表里。故佛云尔也。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而况我在此空华起灭之中，寄此须臾贵贱、寿夭、贤愚、得丧，所计几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辅神明，照遣虚妄，以识知本性，差为着身要事也。

## 跋刘咸临墓志

鲁直事佛谨甚，作《刘咸临墓志》。咸临不喜佛，而其父道原尤甚。道原之真茹茶、啮雪竹、折玉裂也，终身守之而不易，可不谓戒且定乎！予观范景仁、欧阳永叔、司马君实皆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筑浮山堰灌寿春以取中原，一夕杀数万人，乃以面牲供宗庙，得为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者未易少也。

## 书松醪赋后

予在资善堂，与吴传正为世外之游。及将赴中山，传正赠予张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别。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过韦城，而传正之甥欧阳思仲在焉，相与谈传正高



风，叹息久之。始予尝作《洞庭春色赋》，传正独爱重之，求予亲书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赋》，不减前作，独恨传正未见。乃取李氏澄心堂纸，杭州程奕鼠须笔，传正所赠易水供堂墨，录本以授思促，使面授传正，且祝深藏之。传正平生学道既有得矣，予亦窃闻其一二。今将适岭表，恨不及一别，故以此赋为赠，而致思于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从也。

### 书六赋后

予中子迨，本相从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独与少子过往，而使迨以家归阳羨，从长子迈居。迨好学知为楚词，有世外奇志，故书此六赋以赠其行。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东坡居士书。

### 跋所书东皋子传

绍圣二年正月十六日，方读《东皋子传》，而梅州送酒者适至，独尝一杯，径醉，遂书此纸以寄谭使君。

### 跋子由老子解后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



特。

## 跋张广州书

张广州与妹仁寿夫人书云：“广州真珠香药极有，亦有闲钱，但忝市舶使，不欲效前人自污尔。有唐三百年，惟宋璟、卢奂、李朝隐治广以廉诘称，吾宋无闻焉。方作钦贤堂，绘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贤而知理，必喜闻也。”洁廉，哲人之细事也，而古今边患常生于贪。守边得廉吏，则夷夏人安，岂细事哉。张说作《宋璟遗爱碑》，其文曰：“崑崙宝兮四海财，几万里兮岁一来。”《书》曰：“不宝远物，则远人格。”盖致远莫若廉。使张公久于帅广，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呜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

## 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

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景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之计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

为。

## 书罗汉颂后

佛弟子苏轼自海南还，道过清远峡宝林寺，敬颂禅月所



画十八大阿罗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 跋石钟山记后

钱唐、东阳皆有水乐洞，泉流空岩中，自然宫商。又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天竺，谿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牛羊，其声空磬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自海南还，过南安，司法掾吴君示伯所作《石钟山记》，复书其末。

## 题刘壮舆文编后

今日晨起，减衣，得头风病，然亦不甚也。取刘君壮舆文编读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虚语。然陈琳岂能及君耶？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十二日书。

## 书四适赠张鄂

张君持此纸，求仆书，且欲以药。不知药，君当以何品？吾闻《战国策》中有一方，吾尝服之，有效，故以奉传。其药四味而已，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谓善处穷者矣。然而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自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



以有此言也。

## 跋李氏述先记

东坡居士曰：贼以百倍之众临我，我无甲兵城池，虽慈父孝子，有不能相保者。李君独能锄耰棘矜，相率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恃，德有所不忍违，恶能然哉？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当有绝人者，非特此耳。士居平世，微幸以成功名者，何可胜数，而危乱之出，豪杰之士湮没而无传者，亦多矣，悲夫！

## 书苏李诗后

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春秋之时，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不必己作也。

## 书鸡鸣歌

余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反高下，如鸡唱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有相似，但极鄙野耳。《汉官仪》：“宫中不畜鸡，汝南出长鸣鸡，卫士候朱雀门外，专传鸡



鸣。”又应劭曰：“今《鸡鸣歌》也。”《晋太康地道记》曰：“后汉固始、颍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于阙下歌之，今《鸡鸣歌》是也。”颜师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说，余今所闻岂亦《鸡鸣》之遗声乎？土人谓之山歌云。

## 记阳关第四声

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新唱阳关第四声。”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矣。

## 书孟东野诗

元丰四年，与马梦得饮酒黄州东禅。醉后，诵孟东野诗云：“我亦不笑原宪贫。”不觉失笑。东野何缘笑得原宪？遂书此以赠梦得。只梦得亦未必笑得东野也。

## 题孟郊诗

孟东野作《闻角》诗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



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始觉此诗之妙。

### 书渊明饮酒诗后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此渊明《饮酒》诗也。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元丰五年三月三日，子瞻与客饮酒，客令书此诗，因题其后。

### 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 题渊明诗二首

陶靖节云：“平畴返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又

“秋菊有佳色，諠露掇其英。泛此无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觴聊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飞鸟趋林鸣。啸傲东窗下，卿复得此生。”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

### 题渊明咏二疏诗

此渊明《咏二疏》也。渊明未尝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谓既出返，如从病得愈，其味胜于初不病，此惑者颠倒见耳。

### 题鲍明远诗

舟中，读鲍明远诗，有字谜三首。飞泉仰流者，旧说是井字。一云乾之一九，只立无耦，坤之六二，宛然双宿，是桑字。一云头如刀，尾如钩，中间横广，四角六抽，右畔负两刃，左边属双牛，当是龟字也。

### 题温庭筠湖阴曲后

元丰五年，轼谪居黄州。芜湖东承天院僧蕴湘，因通直郎刘君谊，以书请于轼，愿书此词而刻诸石，以为湖阴故事。而鄂州太守陈君瀚为致其书，且助之请。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过芜湖，乃书以遣湘，使刻之。汝州团练副使员外置苏轼书。



## 书李白十咏

过姑孰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见孙邈，云闻之王安国，此乃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白集中无此。赤见《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为厕鬼所惑而死。今观此诗，止如此，而以比白，则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厕鬼之罪。

## 书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贯休、齐己辈诗也。余旧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过彭泽唐兴院，又见太白诗，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尔。若杜子美，世岂复有伪撰者耶？

## 记太白诗二首

“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见人作此诗者，词气殆是李谪仙。余在都下，见有人携一纸文书，字则颜鲁公也，墨迹如未乾，纸亦新健。其首两句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语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 又

“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惟知雨露贪，不念零落近。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霭明霞，缥缈上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彼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崑崙。醉着鸾凤衣，星斗俯可扪。”“朝披云梦泽，笠钓青茫茫。寻丝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归来问天姥，妙义不可量。金刀割草素，灵文烂煌煌。燕服十二环，想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喜变化，化作梅花妆。遗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劝我穿绂缕，系作裾间珰。揖余以辞去，谈笑闻余香。”余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常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此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

## 书学太白诗

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学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犹有可观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谪仙，准律，不应从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及豁达李老，作《黄鹤楼诗》，颇类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盖当与徐凝一场决杀也。醉中聊为一笑。



## 书诸集伪谬

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如苏子美家收张长史书云：“隔帘歌已俊，对坐貌弥精。”语既凡恶，而字无法，真亚栖之流。近见曾子固编《太白集》，自谓颇获遗亡，而有《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数首，皆贯休以下词格。二人皆号有识知者，故深可怪。如白乐天赠徐凝、退之赠贾岛之类，皆世俗无知者所托，尤不足多怪。

## 书退之诗

韩退之《游青龙寺》诗，终篇言赤色，莫晓其故。尝见小说，郑虔寓青龙寺，贫无纸，取柿叶学书。九月柿叶赤而实红，退之诗乃寓此也。

## 记退之抛青春句

韩退之诗曰：“百年未满足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亦云：“闻道云安麴米春，才倾一盏便醺人。”近世裴鉶作《传奇》，记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则“抛青春”亦必酒名也。



## 辨杜子美杜鹃诗

南都王谊伯《书江滨驿垣》，谓子美诗历五季兵火，舛缺离异，虽经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阙者。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首句。谊伯误矣。且子美诗，备诸家体，非必牵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落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亦六义之比兴、《离骚》之法欤？按《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今江东所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是也。且禽鸟至微，犹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唐自明皇已后，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于君者，可一二数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致职以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负固以自抗，擅军旅，绝贡赋，如杜克逊在梓州，为朝廷西顾之忧，是“东川无杜鹃”耳。至于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为有也，怀贰者为无也，不在夫杜鹃之真有无也。谊伯以为来东川，闻杜鹃声繁而急，乃始疑子美诗跋扈纸上语，又云子美不应叠用韵，何耶？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韵，无害于为诗，仆所见如此。谊伯博学强辩，殆必有以折衷之。



## 记子美八阵图诗

仆尝梦见一人，云是杜子美，谓仆：“世多误解予诗。《八阵图》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事，此为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犹不忘诗，区区自明其意者，此真书生习气也。

## 书子美自平诗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而妄者至以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

## 书子美云安诗

“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此老杜云安县诗也。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



## 书子美驄马行

余在岐下，见秦州进一马，赭如牛，颌下垂胡侧立，颠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赭马也。”乃知《邓公驄马行》云：“肉驄礧礧连钱动。”当作驄。

## 书子美黄四娘诗

子美诗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东坡云：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可以使览者一笑。

## 书子美屏迹诗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山影漾江流。废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子瞻云：“此东坡居士之诗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居士曰：“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廩。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



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 记子美陋句

“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从力亦不细。呀帆忽遇眠，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疑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疵，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

## 记子美逸诗

《闻惠子过东溪》诗云：“惠子白驴瘦，归溪唯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岩密松花熟，山杯竹叶春。柴门了无事，黄绮未称臣。”此一篇，予与刘斯立得之于管城人家叶子册中，题云《杜员外诗集》，名甫字东美。其余诸篇，语多不同。如“故园杨柳今摇落，安得愁中却尽生”之类也。凤翔魏起兴叔云：“天与人掘得此诗石刻，与此少异：‘岩密松花古，村醪竹叶春。柴门了生事，园绮未称臣。’”

## 评子美诗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去：“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



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 书子美忆昔诗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上为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

## 杂书子美诗

《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琯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琯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

《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

《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

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

《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驱益愁思，身废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



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 书柳公权联句

贵公子雪中饮，醉余，倚槛向风，曰：“爽哉，快哉。”左右有泣者。公子惊问之，曰：“吾父昔以爽亡。”楚襄王登台，有风飒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风寡人与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讥之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而有之？”不知者以为谄也，知之者以为讽也。唐文宗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之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惜乎，时无宋玉在其傍也。

### 书韩定辞马郁诗

韩定辞，不知何许人，为镇州王镒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幕客马郁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逢陟丽谯。别后嵒□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郁诗虽清秀，然意在试其学问。韩即席酬之：“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更多。盛德好将银管述，丽辞堪与雪儿歌。”坐中宾客靡不钦讶，称为妙句，然疑其银管之僻也。他日郁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管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管书之；文章赡丽者，用斑竹管书之。故湘东王之誉振于江表。雪儿，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中意者，即付雪儿协音律歌之。”又问



痴龙出自何处？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坠其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华曰：“些地仙九馆也，大羊名痴龙耳。”定辞复问郁嶠□山今当在何处？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谦逊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

### 书李主诗

“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无人自还。”李主好书神仙隐遁之词，岂非遭离世故，欲脱世网而不得者耶？

### 书柳子厚诗

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

### 题柳子厚诗二首

柳子厚诗云：“鹤鸣楚山静。”又云：“隐忧倦永夜。”东坡曰：“子厚此诗，远出灵运上。”



## 又

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

## 书子厚梦得造语

子厚《记》云：“每风自四山而下，震动大木，掩冉众草，纷红骇绿，蓊勃芴气。”柳子厚、刘梦得皆善造语，若此句，殆入妙矣。梦得云：“水禽嬉戏，引吭伸翮，纷惊鸣而决起，拾彩翠于沙砾。”亦妙语也。

## 评韩柳诗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 书子厚诗

柳子厚诗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敢当。”不



知桃笙为何物。偶阅《万言》：“簟，宋、魏之间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梁简文《答湘南王献簟书》云：“五离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谓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间，杜子美有《桃竹杖歌》。

## 书乐天香山寺诗

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在洛，适游香山寺，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

## 书常建诗

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阳公最爱赏，以为不可及。此语诚可人意，然于公何足道，岂非厌饫刍拳反思螺蛤耶？

## 书韩李诗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与柳展如饮酒，一杯便醉，作字数纸。书李太白诗云：“遗我鸟迹书，飘然落岩间。其字乃上古，读之了不闲。”戏谓柳生，李白尚气，乃自招不识字，可一大笑。不如韩愈倔强，云“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随汝巢神仙”也。



## 录陶渊明诗

“清晨闻扣门，倒裳自往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谁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

## 书渊明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几仁、孙子发皆在。东坡记。

## 书渊明乞食诗后

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



## 书渊明饮酒诗后

《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已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

## 书渊明诗二首

孔文举云：“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渊明云：“偶有佳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悠然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

## 又

陶诗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张安道饮酒初不言盏数，少时与刘潜、石曼卿饮，但言当饮几日而已。欧公盛年时，能饮百盏，然常为安道所困。圣俞亦能饮百许盏，然醉后高叉手而语弥温谨。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饮者。善饮者，澹然与平时无少异也。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亦所羨尔。



## 书薛能茶诗

唐人煎茶用姜。故薛能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着更夸。”据此，则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佳也，盐则不可。

## 书乐天诗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高僧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唐韬光禅师自钱塘天竺来住此山，乐天守苏日，以此诗寄之。庆历中，先君游此山，犹见乐天真迹。后四十七年，轼南迁过虔，复经此寺，徒见石刻而已。绍圣元年八月十七日。

## 论董秦

玉川子《月蚀》诗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覆尸无衣巾。”详味此句，则董秦当是无功而享厚禄者。董秦，本忠臣也。天宝末骁将，屡立战功，虽□暴，亦颇知忠义。代宗时，吐蕃犯阙，徵兵。秦即日赴难。或劝择日，答曰：“君父在难，乃择日耶？”后卒污朱泚伪命，诛。考其终始，非无功而享厚禄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绍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书日月蚀诗

玉川子作《月蚀》诗，以为蚀月者，月中之暇蟆也。梅圣俞作《日蚀》诗云：“食日者三足乌。”此固因俚说以寓其意也。《战国策》曰：“日月暉于外，其贼在内。”则俚说亦当矣。

## 书卢仝诗

卢仝诗云：“何时得去禁酒国。”吾今谪岭南，万户酒家有一婢，昔尝为酒肆，颇能伺候冷暖。自今当不乏酒，可以日饮无何，其去禁酒国矣。

## 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簷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绍圣二年二月十一日，东坡居士饮醉食饱，默坐思无邪斋，兀然如睡，既觉，写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



## 书渊明酬刘柴桑诗

自夏历秋，毒热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极，意谓不复有清凉时。今日忽凄风微雨，遂御夹衣，顾念兹岁，屈指右尽。陶彭泽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此言真可为惕然也。

## 书柳子厚南涧诗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索，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末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迟回只自知。谁欤后来者，当与此心期。”柳子厚南迁後诗，清劲纤余，大率类此。绍圣三年三月六日。

## 对韩柳诗

韩退之诗云：“水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柳子厚诗云：“海上群山若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陆道士云：“二公当时不相计会，好做成一属对。”东坡为之对云：“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此可编入诗话也。



## 书李峤诗

“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李峤诗也。盖当时未有太白、子美，故峤辈得称雄耳。其遭离世故，不得不尔。雨中闻铃且犹涕下，峤诗可不知撼铃耶？以此论工拙，殆未可也。

## 书贺遂亮诗

“意气百年内，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虚襟。君子重名义，直道冠衣簪。风去何可托，怀抱自然深。落霞净霜景，坠叶下枫林。若上南登岸，希访北山岑。”此贺遂亮《赠韩思彦》诗也。《成都学馆记》，遂亮撰，颜有意书。书祠皆奇雅有法。尝患不见遂亮他文，偶因读《国史补》，得此诗，乃为录之。

## 书董京诗

《晋史》：“董京字威辇，作诗答孙子荆，其略曰：‘玄鸟纡幕，而不被害？鸣隼远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鱼，逡巡倒尾。沉吟不决，忽焉失水。嗟乎，鱼鸟相与，万世而不悟。以我观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达人，深穆其度，亦将窥我，颦蹙而去。’”京之意盖曰：以鱼鸟自观，虽万世而不悟



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鱼鸟之非者，以我不与鱼鸟同所恶也。彼达人者不与我同欲恶，则其观我之所为，亦欲如我之观鱼鸟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晓其语，故粗为说之。戊寅九月八日。读《隐逸传》。

### 书杜子美诗

“崔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亲知天畔少，药味峡中无。归楫生衣卧，春鸥洗翅呼。酒闻上急水，旱作耻平途。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此杜子美诗也。沈佺期《回波》诗云：“姓名虽蒙齿录，袍笏未易牙绯。”子美用“饮子”对“怀君”，亦“齿录”、“牙绯”之比也。广州舶信到，得柴胡等药，偶录此诗遣闷。己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阴翳，未快。

### 书唐太宗诗

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而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

### 书韦苏州诗

世传王子敬帖，有“黄柑三百颗”之语。此贴乃在刘景文处。景文死，不知今在家矣。韦苏州有诗云：“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盖苏州亦见此帖也。余亦尝有



诗与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气压邺侯三万签。”

## 书杜子美诗后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手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元符二年闰九月十七日。

## 书司空图诗

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

## 书郑谷诗

郑谷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扁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

### 书王梵志诗

王梵志诗云：“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裏。每人吃一个，莫嫌无滋味。已且为馅草，当使谁食之。”为易其后两句云：“预先着酒浇，图教有滋味。”

### 书柳子厚诗

柳柳州《酬娄季才寓居开元寺早秋病中见寄》：“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梦绕羽人丘。味道怜知止，遗名得自求。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谬季双金重，难徵杂佩酬。碧霄无枉路，徒此助离忧。”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龙川信，寄此纸，试书此篇。

### 书柳子厚诗后

元符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到庚辰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二十一日书。



## 书黄鲁直诗后二首

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

又

鲁直诗文，如螭蝉、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 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

始予未识欧公，则已见其诗矣。其后屡见公，得勤之为人，然犹未识勤也。熙宁辛亥，余出倅钱塘，过汝阴见公，屡属余致谢勤。到官不及月，以腊日见勤于孤山下，则余诗所谓“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闰七月，公薨于汝阴，而勤亦退老于孤山下，不复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诗，盖公之真迹，读之流涕，而勤请余题其后云。

## 书赠法通师诗

“欲识当年杜伯升，飘然云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随缰锁，



料得而今似我能。”仆偶云：“通师子不脱屣场屋，今何为乎？”柳子玉云：“不过似我能。”因戏作此诗。熙宁七年二月日。

### 题鲜于子骏八咏后

始予过益昌，子骏始漕利路。其后八年，予守胶西，而子骏始移漕京东。自朝廷更法以来，奉法之吏，尤难其人。刻急则伤民，宽厚则废法。二者其理难通，而山峡地瘠，民贫役重，其推行为尤难。子骏世家南隆，亲族故人，散处所部，以亲则害法，以法则伤恩，二者其势难全。是三难者萃于子骏，而子骏为之九年，其声霭然，闻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自讲议措置至于立法定制，皆成于其手。吏民举欣欣然，而子骏亦自治园囿亭榭，赋诗饮酒，雍容有余，如异时为监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贤。子骏以其所作八咏寄余。余甚爱其诗，欲作而不可及，乃书其末，以遗益昌之人，使刻于石，以无忘子骏之德。

### 记子由诗

八月四日与子由同来，留小诗三首：“葱茜门前路，行穿翠密中。却来堂上看，岩谷意无穷。”“夭矫庭中柏，枯枝鹤踏消。瘦皮缠鹤骨，高顶转龙腰。”“窈窕山头井，泉通伏涧清。欲知深几许，听放辘轳声。”子由和云：“嵒峤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远，长教眼力穷。”“盘曲山前路，流年向此消。兴亡须一吊，范叟卧山腰。”“孤绝山南



寺，僧居无限清。不知行道处，空听暮钟声。”子由诗过吾远甚。熙宁十年八月四日，子瞻。

### 书诸公送皐绎先生诗后

皐绎先生既歿三十余年，轼始从其子复游，虽不识其人，而得其为人。先生为阆中主簿，以诗饯行者，凡二十余人，皆一时豪杰名胜之流。自景祐至今，凡四十余年，而凋丧殆尽，独张君宗益在耳。怀先生之盛德，想诸贤之遗烈，悼岁月之不居，感人事之屡变。故书其末，使后生想见其风流云耳。

### 题文潞公诗

《送时郎中》诗云：“一从辞画省，洊岁守坤维。久浹于藩任，常分乃睿思。六条遵汉寄，千里奉尧咨。按部壶浆拥，行春茜旆随。握兰班已峻，拔薤化方施。吏服蒲鞭耻，童怀竹马期。不藏金似粟，倾降雨如丝。每见求民瘼，宁闻拾路遗。责躬还掩阁，察吏更褰帷。好续循良传，宜刊德政碑。奸邪随草靡，权黠望风移。渤海绳皆治，葵丘戍及期。佩牛登富庶，负虎变淳熙。云路徵贤日，星郎拱极时。将升严助室，暂辍阮咸麾。挽邓舟停水，思何咏载岐。鱼城初解印，凤阙郎移墀。曲榭青云路，篱筵白纛词。玳簪萦别恨，金酒折芳枝。从此三巴俗，多吟蔽芾诗。”轼尝得闻潞公之语矣，其雄才远度，固非小子所能窥测，至于学问之富，自汉以来，出入驰骋，略无遗者，下迨曲技小数，靡不究悉，



虽笃学专门之师，莫能与之较，然世不以此称公，岂勋德所掩覆故耶？今观其幼时诗，精审研密，句句皆有所考，盖其积之也久矣。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书。

### 自记吴兴诗

仆游吴兴，有《游飞英寺》诗云：“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非至吴越，不见此景也。

### 记所作诗

吾有诗云：“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卒，怪我此何求。吾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章子厚谓参寥曰：“前步而后驾，何其上下纷纷也？”仆闻之曰：“吾以尻为轮，以神为马，何曾上下乎？”参寥曰：“子瞻文过有理似孙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 书曹希蕴诗

近世有妇人曹希蕴者，颇能诗，虽格韵不高，然时有巧语。尝作《墨竹》诗云：“记得小轩岑寂夜，月移疏影上东墙。”此语甚工。



## 记郭震诗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学能诗，晓音律，相与为莫逆之交，游荡不羁，礼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识过人。李顺之将乱，震游成都东郊，忽赋诗曰：“今日出东郊，东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马食。”遂走京师上书，言蜀将乱，不报。期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为陕西一暮官而死。旼稍达，仕至尚书郎。震将死，其友往问之，侧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岂可复替名哉！”虽平生诙谐之余习，然亦足以见其临死而不乱也。

## 评杜默诗

石介作《三豪》诗，略云：“曼卿豪于诗，永叔豪于文，杜默字师雄者豪于歌也。”永叔亦赠默云：“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之歌，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篇，云“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皆此等语，甚矣介之无识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恶争名，且为介讳也。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 书狄遵度诗

“佳城郁郁颓寒烟，饥雏乳兽号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



霜拱木落雁横天。浮云西去不复返，落日东逝随长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与螻蛄论大年。”狄遵度自儿童，已能属文，落落有声。年十六，一夕，梦子美诵平生所为诗，皆集中所无者，觉而记两句，后遂续之云耳。

### 题子明诗后

并鲁直跋

吾兄子明，旧能饮酒，至二十蕉叶，乃稍醉。与之同游者，眉之蟆颐山观侯老道士，歌讴而饮。方是时，其豪气逸韵，岂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见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闻于蜀，非复昔日之子明也。侄安节自蜀来，云子明饮酒不过三蕉叶。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然旧学消亡，夙心扫地，枵然为世之废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丧，未有两获者也。

老道士，盖子瞻之从叔苏慎言也。今年有孙汝楫，登进士第。东坡自云饮三蕉叶，亦是醉中语。余往与东坡饮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鲁直题。

### 题和王巩六诗后

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慨慷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槟逐，与仆相似。而衍妻悍妒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 题陈吏部诗后

故三司副使吏部陈公，轼不及见其人。然少时所识一时名卿胜士，多推尊之。迩来前辈凋丧略尽，能称诵公者，渐不复见，得其绪言遗事，皆当记录宝藏，况其文章乎？公之孙师仲，录公之诗二十五篇以示轼。三复太息，以想见公之大略云。

## 书赠陈季常诗

余谪黄州，与陈慥季常往来，每过之，辄作“汁”字韵诗一篇。季常不禁杀，故以此讽之。季常既不复杀，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语使人凄然也。

## 书遵师诗

游汤泉，览留题百余篇，独爱遵师一偈云：“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戏作一绝答云：“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元丰七年五月十三日。



## 书葛道纯诗后

“淙流绝壁散，灵烟翠洞深。岩际松风清，飘飘洒尘襟。观萝玩猿鸟，解组傲园林。茶果邀真侣，觞酌洽同心。旷岁怀兹赏，行春始重寻。聊将横吹笛，一写山水音。”与高安葛格道纯同游庐山简寂观，道纯诵此诗，请书之石。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和仲。

## 书子由金陵天庆观诗

“兴废不可必，冶城今静祠。松声闻道路，竹色净轩墀。江近风云改，庭深草木滋。孤坟吊遗直，铭暗闵元规。”元丰三年四月，家弟子由此过留诗，七年七月十六日，为书之壁。

## 书子由绝胜亭诗

“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纍烟惨淡浮前浦，渔艇纵横逐钓筒。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子细问南公。”蜀州新建绝胜亭，舍弟十九岁作。



## 跋翰林钱公诗后

轼韶乱入乡校，即诵公诗，今得观其遗迹，幸矣。元丰八年正月二十日。

## 题别子由诗后

“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水南卜筑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又闻缑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水玉。想见茅檐照水开，两翁相对清如鹄。”元丰七年，余自黄迁汝，往别子由于筠，作数诗留别，此其一也。其后虽不过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归洛，书以赠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轼书。

## 跋欧阳寄王太尉诗后

“丰乐坡前一醉翁，余龄有几百忧攻。平生自恃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换骨莫求丹九转，荣名何待禄千钟。明年今日如寻我，颍水东西问老农。”此欧阳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诗。轼与公子定国、定国侄孙子发、张彦若同游宝梵。定国诵此诗，以遗诗人载仲达。仲达，尝从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门生苏轼书。



## 书黄鲁直诗后

每见鲁直诗文，未尝不绝倒。然此卷语妙，殆非悠悠者所识能绝倒者也，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定国、子由同观。

## 记董传论诗

故人董传善论诗。予尝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语，‘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岂非凡语耶！传笑曰：此句殆为君发，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识，此所以为独苦，岂独画哉。”

## 书参寥论杜诗

参寥子言：“老杜诗云：‘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尔。”仆言：“公禅人，亦复爱此绮语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见江瑶柱，岂免一朵颐哉！”

## 记少游论诗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



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 题李伯祥诗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为诗，诗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爱也。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伯祥与易简往来，尝叹曰：“此郎君贵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 书绿筠亭诗

“爱竹能延客，求诗剩挂墙。风梢千纛乱，日影万夫长。谷鸟惊棋响，山蜂识酒香。只应陶靖节，解听北窗凉。”清献先生尝求东坡居士作绿筠亭诗，曰：“此吾乡人梁处士之居也。”后二十五年，乃见处士之子瑄，请书此本。绍圣二年四月十三日。

### 题王晋卿诗后

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 书黄泥坂词后

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明日得王晋卿书，云：“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乃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书此遗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题憩寂图诗

并鲁直跋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仲远取杜子美诗“松根胡僧憩寂寞，宠眉皓首无住着，偏袒右肩露双脚，叶裹松子僧前落”之句，复求伯时画此数句，为《憩寂图》。子由题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诗。”因次其韵云：“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文与可尝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虽不及，石似过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灭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鲁直书。



## 题张安道诗后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一榻从兹还倚壁，不知重扫待何人。”元丰三年，家弟子由，谪居筠州。张安道口占此诗为别，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尝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于南都。将属纆，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举哀荐福禅院，录此诗留院中。

## 书张芸叟诗

张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练西事。稍能诗，从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诗二绝。一云：“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一云：“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为转运判官李察所奏，贬郴州监税，舜民言：“官军围灵武不下，粮尽而退。西人从城上大呼官军汉人兀擦否？或仰而答曰：‘兀擦。’城上皆大笑。西人谓惭为兀擦也。”

## 书试院中诗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辟李伯时为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毕，待诸厅参会，故数往诣伯时。伯时苦水悸，怫怫不欲食，作欲□马以排闷。黄鲁直诗先成，遂得



之。鲁直诗云：“仪鸾供帐饗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从横。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啮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子瞻次韵云：“少年鞍马勤远行，夜闻啮草风雨声，见此忽思短策横。千重故纸钻未透，那更陪君作诗瘦，不如芋魁归饭豆。门前欲嘶御史□，诏恩三日休老翁，羡君怀中双橘红。”蔡天启、晁无咎、舒尧文、廖明略皆继，此不能尽录。予又戏作绝句：“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看马欲□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伯时笑曰：“有顿尘马欲入笔。”疾取纸来写之后。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苏轼书。

## 书鬼仙诗

“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中流雨湿衣。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

“江上橈竿一百尺，山中楼台十二重。山僧楼上望江上，遥指橈竿笑杀侬。”

“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着。”

“浦口潮来初渺漫，莲舟溶漾采花难。芳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

“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

“卜得上峡日，秋江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



歌。”

“寒草白露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与鲁直、寿朋、天启会于伯时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梦中所作也。又记《太平广记》中，有人为鬼物所引入墟墓，皆华屋洞户，忽为劫墓者所惊，出，遂失所见。但云：荒花半落，松风晚清”。吾每爱此两句，故附之书末。

### 记白鹤观诗

昔游忠州白鹤观，壁上高绝处，有小诗，不知何人题也。诗云：“仙人未必皆仙去，还在人间人不知。手把白髦从两鹿，相逢聊问姓名谁。”

### 记关右壁间诗

“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余旧见此诗于关右壁间，爱之，不知何人诗也。

### 记西邸诗

余官凤翔，见村邸壁上，书此数句，爱而诵之。云：“人间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虽



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

## 书出局诗

“急景归来早，浓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今日局中早出，阴晦欲雪，而子由在户部晚出，作此数句。忽记十年前在彭城时，王定国来相过，留十余日，还南都。时子由为宋幕，定国临去，求家书，仆醉不能作，独以一绝与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无人霜月寒。泪湿粉笺书不得，凭君送与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虽差胜彭城，然不若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乃为乐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 评诗人写物

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书付过。

## 评七言丽句

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



燕雀高；五更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寞无闻焉。直至欧阳永叔；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鹤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驱争先矣。轼亦云：“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至甘泉宫。亦庶几焉尔。

## 读文宗诗句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世未有续之者。予亦有诗云：“卧闻疏响梧桐雨，独咏微凉殿阁风。”

## 书辩才次韵参寥诗

“岩栖木食已皤然，交旧何人慰眼前。素与画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圆。当年步月来幽谷，拄杖穿云冒夕烟。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未离禅。”辩才作此诗时。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而参寥与吾辈诗，乃如巧人织绣耳。

## 书参寥诗

仆在黄州，参寥自吴中来访，馆之东坡。一日，梦见参寥所作诗，觉而记其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后七年，仆出守钱塘，而参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



院有泉出石缝间，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仆与客泛湖，自孤山来谒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蘗茶，忽悟所梦诗，兆于七年之前。众客皆惊叹，知传记所载，非虚语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 记谢中舍诗

寇元弼言：“去岁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诗，忽咏《落花》诗云：‘流水难穷目，斜阳易断肠。谁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惊问之，若有物凭附者。自云是谢中舍。问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终，花皆落去。’”

## 书苏子美金鱼诗

旧读苏子美《六和寺》诗云：“松桥待金鱼，竟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及倅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也。昨日复游池上，投饼饵，久之，乃略出，不食，复入，不可复见。自子美作诗，至今四十余年。子美已有“迟留”之语，苟非难进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寿耶！

## 题张子野诗集后

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湖州西溪》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与余和诗云：“愁似



鰥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歌词。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 书所和回先生诗

回先生诗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东坡居士和云：“世俗何知贫是病，神仙可学道之余，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句壁上，自称回山人。东老送之出门，至石桥上。先渡桥数十步，不知其所往。或曰：“此吕先生洞宾也。”七年，仆过晋陵，见东老之子偕，道其事。时东老既没三年矣，为和此诗。其后十六年，复与偕相遇钱塘，更为书之。偕字君与，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东坡先生书。

## 记里舍联句

幼时里人程建用、杨尧咨、舍弟子由会学舍书《天雨联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杨即云：“夏雨凄凉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拥鼻。”子由云：“无人共吃馒头。”坐皆绝倒，今四十余年矣。



## 题凤山诗后

杨君诗，殊有可观之言，长韵尤可喜，然求免于寒苦而不可得。悲夫，此道之不售于世也久矣！

## 题欧阳公送张著作诗后

诗中虽不著岁月，有“厌京已弄春”之语。是则自洛还馆中未久，去夷陵之行无几矣。元祐六年，东坡居士观于汝南东阁。

## 书颖州祷雨诗

元祐六年十月，颖州久旱，闻颖上有张龙公神祠，极灵异，乃斋戒遣男迨与州学教授陈履常往祷之。迨亦颇信道教，沐浴斋居而往。明日，当以龙骨至，天色少变。二十六日，会景颢、履常、二欧阳，作诗云：“后夜龙作云，天明雪填渠。梦回闻剥啄，谁呼赵、陈、予？”景颢拊掌曰：“句法甚亲，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长官请客吏请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语也。”相与笑语。至三更归时，星斗灿然，就枕未几，而雨已鸣檐矣。至朔旦日，作五人者复会于郡斋。既感叹龙公之威德，复喜诗语之不谬。季默欲书之，以为异日一笑。是日，景颢出迨诗云：“吾侪归卧髀骨裂，会友携壶劳行役。”仆笑曰：“是男也，



好勇过我。”

## 书李简夫诗集后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李公简夫以文学政事有闻于天圣以来，而谢事退居于嘉祐之末，熙宁之初。平生不眩于声利，不戚于穷约，安于所遇而乐之终身者，庶几乎渊明之真也。熙宁三年，轼始过陈，欲求见公，而公病矣。后二十年，得其手录诗七十篇于其孙公辅。读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 题梅圣俞诗后

“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祇欠溪头月下杯。”梅二丈长身秀眉，大耳红颊，饮酒过百盏，辄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虽后辈，犹及与之周旋，览其亲书诗，如见其抵掌谈笑也。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 跋再送蒋颖叔诗后

颖叔未有帅洮之命，作扈驾诗，轼和之，有“游魂”之句，遂成吟讖。正月十六日，偶谒钱穆公，作小诗写之扇



上，颖叔、穆父、仲至皆和，轼亦再赋。请颖叔收此扇与此轴，旋复迎劳，吾诗之必讖也。

## 记宝山题诗

予昔在钱唐，一日，画寝于宝山僧舍，起，题其壁云：“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全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其后有数小子亦题名壁上，见者乃谓予诮之也。周伯仁所谓君者，乃王茂弘之流，岂此等辈哉！世子多讳，盖僭者也。吾尝作《李太白真赞》云：“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吾今复书此者，欲使后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 书石芝诗后

中山教授马君，文登人也。盖尝得石芝食之，故作此诗，同赋一篇。目昏不能多书，令小儿执笔，独题此数字。

## 书蜀僧诗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余寇，与部队相远。饥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斩之。僧应对不惧，公奇而赦之。问求蔬食。僧对曰：“有肉无蔬。”公益奇之。馈以蒸猪头，食之甚美。公喜，问僧“止能饮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为诗。”公命赋蒸豚，操笔立成云：“觜



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钉，软熟真堪玉却挑。若把毡根来比并，毡根自合吃藤条。”公大喜，与紫衣师号。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与公子玄孙讷道此，因记之。

### 书彭城观月诗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以识一时之事，殊未觉有今夕之悲，悬知有他日之喜也。

### 书润州道上诗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只有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仆时三十九岁，润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后二十年，在惠州守岁，录付过。

### 书李后主词

“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几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



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

### 题秧马歌后四首

惠州博罗县令林君抃，勤民恤农，仆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畧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几半天下，独未知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阳羨，意欲以教之。适会衢州进士梁君瑄过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详，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因以教阳羨儿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书，又懒，此间诸事，可问梁君具详也。试更以示西湖智果妙总禅师参寥子，以发万里一笑，尤佳也。绍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轼书。

又

林傅罗又云：“以榆枣为腹患其重，当以梲木，则滑而轻矣。”又云：“俯偻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



又

翟东玉将令龙川，从予求秧马式而去。此老农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愿君以古人为师，使民不畏吏，则东作西成，不劝而自力，是家赐之牛，而人予之种，岂特一秧马之比哉！

又

吾尝在湖北，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极便。顷来江西作《秧马歌》以教人，罕有从者。近读《唐书·回鹘部族黠戛斯传》，其人以木马行水上，以板荐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辄百余步，意殆与秧马类欤？聊复记之，异日详问其状，以告江南人也。

### 书陆道士诗

江南人好作盘游饭，鲋脯脍炙无不有，然皆埋之饭中。故里谚云：“撇得窖子。”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诗人陆道士，遂出一联句云：“投醪谷董羹锅裹，撇窖盘游饭碗中。”东坡大喜，乃为录之，以付江秀才收，为异时一笑。吴子野云：“此羹可以浇佛。”翟夫子无言，但咽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 记刘景文诗

刘季孙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学能诗。仆荐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尝有诗寄仆曰：“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

## 书刘景文诗后

景文有英伟气，如三国时士陈元龙之流。读此诗，可以想见。其人以中寿没于隰州。哀哉！哀哉！晁秀，学道离爱人也，然常出其诗，与余相对泣下。丁丑正月六日。

## 书晁秀诗

予在广陵，与晁无咎、晁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臣舟中。晁秀作诗云：“扁舟乘兴到山光，古寺临流胜气藏。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闲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予昔对欧阳文忠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与可诗，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耳。”后三年，秀来惠州，见予，偶记此事。



## 记虏使诵诗

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虏亦喜吾诗，可怪也。

## 书迈诗

儿子迈，幼时尝作《林檎》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今已老，无他技，但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尉，有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亦可喜也。

## 记参寥诗

昨夜梦参寥师手携一轴诗见过。觉而记其《饮茶》诗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问：“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云：“俗以清明淘井。”当续成一诗，以记其事。

## 书王太尉送行诗后

|     |    |     |     |
|-----|----|-----|-----|
| 杜衍  | 贾黯 | 宋敏求 | 司马光 |
| 王安石 | 苏涣 | 王畴  | 邵亢  |



|       |     |     |     |     |     |
|-------|-----|-----|-----|-----|-----|
| 元绛    | 王纯臣 | 吕夏卿 | 张□  | 何涉  | 谢仲弓 |
| 陈洙    | 胡恢  |     |     |     |     |
| 王举正   | 赵概  | 张揆  | 曾公亮 | 王珪  | 王洙  |
| 曾公定   | 胡宿  |     |     |     |     |
| 范镇    | 李复圭 | 张刍  | 吴几复 | 范百之 | 晁仲衍 |
| 石扬休   | 李绚  | 宋敏脩 |     |     |     |
| 右三十三人 |     |     |     |     |     |
| 丁度    | 郭勛  | 齐廓  | 马仲甫 | 令狐挺 | 施昌言 |
| 吕居简   | 孙沔  |     |     |     |     |
| 刘瑾    | 冯浩  | 黄灏  | 韩铎  | 李师中 | 辛若渝 |
| 李寿朋   | 刘参  |     |     |     |     |
| 张师中   | 李先  | 楚泰  | 洪亶  | 周延雋 | 钱延年 |
| 解宾王   | 黄从政 |     |     |     |     |
| 孟询    | 阎颙  | 谢徽  | 张孜  | 吴可几 | 范宽之 |
| 张中庸   | 鲍光  | 闵从周 |     |     |     |
| 右三十三人 |     |     |     |     |     |

《送行诗》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庆历、皇祐间，朝廷号称多士，故光禄卿赠太尉王公挂冠归江陵，作诗纪行者，多一时之杰。呜呼，唐虞之际，于斯为盛，非独以见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昔柳宗元记其先友六十七人于墓碑之阴，考之于史，卓然知名者盖二十人。宗元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举集焉。”余于王公亦云。元符元年十月初七日。

### 跋黔安居士渔父词

鲁直作此词，清新婉丽。问其得意处。自言以水光山



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亲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大澜浪乎？

### 记临江驿诗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纳官赎罪人何在？志士临风泪数行。”绍圣间临江军驿壁上得此诗，不知谁氏子作也。

### 记沿流馆诗

“帘卷窗穿户不扃，隙尘风叶乱纵横。幽人睡足谁呼觉，欹枕床前有月明。绍圣间，人得此诗于沿流馆中，不知何人诗也。今录之，以益篋笥之藏。

### 书罗浮五色雀诗

罗浮有五色雀，以绛羽为长，余皆从之东西。俗云：“有贵人入山则出。”余安道有诗云：“多谢珍禽不随俗，谪官犹作贵人看。”余过南华亦见之。海南人则谓之凤皇。云：“久旱而见则雨，潦测反是。”及谪儋耳，亦尝集于城南所居。余今日游进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锵然和鸣，回翔久之。余举酒嘱之，汝若为余来者，当再集也。已而果然。



## 书秦少游挽词后

庚辰岁六月二十五日，予与少游相别于海康，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但自作挽词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谓少游齐死生，了物我，戏出此语，无足怪者。已而北归，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于光化亭上。呜呼，岂亦自知当然者耶，乃录其诗云。

## 书圣俞赠欧阳阍诗后

“客心如萌芽，忽与春风动。又随落花飞，去作江南梦。我家无梧桐，安可久留凤。凤栖在桂林，鸟哺不得共。无忘桂枝荣，举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圣俞诗。行君与圣俞游时，余与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圣俞极称之。家有老人泉，圣俞作诗曰：“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居其间，饮水乐未央。泉中若有鱼，与子同徜徉。泉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翔。方今天子圣，无滞彼泉傍。”圣俞没，今四十年矣。南迁过合浦，见其门人欧阳晦夫，出所为送行诗。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岁，须鬓皆皓然，固穷亦略相似。于是执手大笑，曰：“圣俞之所谓凤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吾二人者又穷于圣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书。



## 书王公峡中诗刻后

軾蜀人，往来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数，老病流落，无复归日，冥蒙奄霭，时发于梦想而已。庚辰岁，蒙思移永州，过南海，见部刺史王公进叔，出先太尉峡中石刻诸诗，反复玩味，则赤甲、白盐、滟滪、黄牛之状，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軾书。

## 书石曼卿诗笔后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才，大而无媒。不若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诗，气豪而奇。大爱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笔，颜筋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不见曼卿，忆兮如生。希世之人，死为神明。”方此时，世未有言曼卿为神仙事。后十余年，乃有芙蓉之说，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书。

## 书冯祖仁父诗后

国家承平百余年，岭海间学者彬彬出焉。时余襄公既没，未有甚显者，岂张九龄、姜公辅独出于唐乎？真阳冯氏，多贤有文者。河源令齐参祖仁出其先君子诗七篇，灿然有唐人风，方知祖仁之贤，盖有自云。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



日。

## 书程全父诗后

读其诗，知其为君子，如天侔岂易得哉？予识之于罪谪之中，不独无以发扬其人，适足以污累之。乃书以属过子，善藏之，异时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

## 书苏养直诗

“属玉双飞水满塘，菰蒲深处浴鸳鸯。白苹满棹归来晚，秋着芦花一岸霜。”“扁舟系岸依林樾，萧萧两鬓吹华发。万事不理醉复醒，长占烟波弄明月。”此篇若在置太白集中，谁复疑其非也。乃吾宗养直所作《清江曲》云。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日。

## 书秦少游词后

少游昔在处州，尝梦中作词云：“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依君沔居湖南，喜从迁客游，尤为吕元钧所称。又能诵少游事甚详，为余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 书过送昙秀诗后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囊。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 书摹本兰亭后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于今所欣”改作“向之”，“岂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于斯”改作“斯文”。凡涂两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已为陈迹”，误作“以”，“亦犹今之视昔”，误作“由”。旧说此文字有重者，皆构别体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颇有同者。又尝见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旷自得，不及此本远矣。子由自河朔持归，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 题兰亭记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见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



远，此本当复缺坏，则后生所见，愈微愈疏矣。

### 题逸少帖

逸少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于事物之外。尝自言：“吾当卒以乐死。”然欲一游岷岭，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游放之乐，自是人生难必这事，况于市朝眷恋之徒，而出山林独往之言，固已疏矣。

### 题遗教经

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法。

### 题笔阵图

王晋卿所藏。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



## 题二王书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

## 题晋人帖

唐太宗购晋人书，自二王以下，仅千轴。《兰亭》以玉匣葬昭陵，世无复见。其余皆在秘府。至武后时，为张易之兄弟所窃，后遂流落人间，多在王涯、张延赏家。涯败，为军人所劫，剥去金玉轴，而弃其书。余尝于李都尉玮处，见晋人数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为王氏物也。有谢尚、谢鯤、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独超然如群鹤耸翅，欲飞而未起也。

## 题萧子云帖

萧子云尝答敕云：“臣昔不能赏拔，随时所贵，规模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学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事而已。十许年，乃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法，洞微字体，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迨以来，自觉功进。”文见《梁书》本传。今阁下法帖十卷中，有卫夫人与一僧书，班班取子云此文，其伪妄无疑也。



## 跋褚薛临帖

王会稽父子书存于世者，盖一二数。唐人褚、薛之流，硬黄临放，亦足为贵。

## 辨法帖

辨书之难，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钱行”一帖，乃张说文。又有“不具释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谬。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后又于李玮都尉家，见谢尚、王衍等数人书，超然绝俗。考其印记，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临本，皆可蓄。

## 辨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赵鸣而戒晨，爽鸠习而扬武。”此张说送贾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伪相半。

## 疑二王书

梁武帝使殷铁石临右军书，而此帖有与铁石共书语，恐



非二王书。字亦不甚工，览者可细辨也。

### 题逸少书三首

此卷有永“足下还来”一帖。其后云“不具释智永白”，而云逸少书。余观其语云“谨此代申”，唐末以来，乃有此等语，而书至不工，乃流俗伪造永祥师书耳。

又

逸少谓此郡难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劳”。当是为怀祖所检察耳。

又

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妙绝，虽摹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

### 题子敬书

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发口，其气节高逸，有足嘉者。此书一卷，尤可爱。



## 题卫夫人书

卫夫人书既不甚工，语意鄙俗，而云：奉敕。“敕”字从力，“馆”字从舍，皆流俗所为耳。

## 题山公启事帖

此卷有山公《启事》，使人爱玩，尤不与他书比。然吾尝怪山公荐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为，可谓不然者矣。意以谓心迹不相关，此最晋人之病也。

## 题卫恒帖

恒，卫瓘子。本传有《论书势》四篇，其词极美，其后与瓘同遇害云。

## 题唐太宗帖

太宗慷慨如此，至于妻子间，乃有“忌欲均死”之语，固牵于爱者也。



## 题萧子云书

唐太宗评萧子云书尔：“行行如纤春蚓，字字若绾秋蛇。”今观其遗迹，信虚得名耳。

## 跋庾征西帖

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叹其为伯英再生。今观其石，乃不逮子敬远甚，正可比羊欣耳。

## 题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宰相当是简文帝，殷生即浩也耶？

又

杜庭之书，为世所贵重，乃不编入，何也？



## 题晋武书

昨日阁下见晋武帝书，甚有英伟气。乃知唐太宗书，时有似之。鲁君之宋，呼于垓泽之门，门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吾君也！”居移气，养移体，信非虚语矣。

## 题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轼得其摹本于公子锴，以遗吴兴太守孙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 书逸少竹叶帖

王逸少《竹叶帖》，长安水丘氏传宝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见其摹本于雷寿。

## 跋卫夫人书

此书近妄庸，人传作卫夫人书耳。晋人风流，岂尔恶耶？



## 跋桓元子书

“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安其理，当早一报此，桓子书。”“蜀平”，盖讨谯纵时也。仆喜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

## 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

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云下欧、虞，殆非至论，若复疑其临放者，又在此论下矣。

## 跋王巩所收藏真书

僧藏真书七纸，开封王君巩所藏。君侍亲平凉，始得其二，而两纸在张邓公家，其后冯公当世又获其三，虽所从分异者不可考，然笔势奕奕，七纸意相属也。君，邓公外孙，而与当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尝爱梁武帝评书，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誉，观者不以为过，信乎其书之工也。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



## 题颜公书画赞

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後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 题鲁公帖

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

## 题鲁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颜鲁公放生池碑》，载其所上肃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谏。孰谓公区区于放生哉？

## 题鲁公书草

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



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

### 书张少公判状

张旭为常熟尉，有父老诉事，为判其状，欣然持去。不数日，复有所诉，亦为判之。他日复来。张甚怒，以为好讼，叩头曰：“非敢讼也，诚见少公笔势殊妙，欲家藏之尔。”张惊问其详，则其父盖天下工书者也。张由此尽得笔法之妙。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

### 书张长史草书

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仆亦未免此事。

### 跋怀素帖

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不能辨，亦可怪矣。



## 跋王荆公书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

## 跋胡霈然书匣后

唐文皇好逸少书，故其子孙及当时士人，争学二王笔法。至开元、天宝间尤盛，而胡霈然最为工妙，以宗盟覆有家藏也。

##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书判取士，故人人能书。此牒近时待诏所不及，况州镇书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 书太宗皇帝急就章

轼近至终南太平宫，得观三圣遗迹，有太宗书《急就章》一卷，为妙绝。自古英主少有不工书。鲁君之宋，呼于埳泽之门，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轼于书亦云。



## 书所作字后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罢，过谒石才翁，君强使书此数幅，仆岂晓书，而君最关中之名书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轼书。

## 书王石草书

王正甫、石才翁对韩公草书。公言：“二子一似向马行头吹笛。”座客皆不晓。公为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马行头吹也。”熙宁元年十二月晦书。

## 题蔡君谟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归，退老于孤山下，盖十八年矣。平生所与往还，略无在者。偶出蔡公书简观之，反覆悲叹。耆老凋丧，举世所惜，慈雅之叹，盖有以也。



## 跋蔡君谟书海会寺记

君谟写此时，年二十八。其后三十二年，当熙宁甲寅，轼自杭来临安借观，而君谟之没已六年矣。明师之齿七十有四，耳益聪，目益明，寺益完壮。竹林桥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叹者。因师之行，又念竹林桥看暮山，乃人间绝胜之处，自驰想耳。

## 论君谟书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

## 跋君谟飞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 跋君谟书赋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 跋君谟书

仆论书以君谟为当世第一，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

## 题李十八净因杂书

刘十五论李十八草书，谓之鹦哥娇。意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大率杂以鸟语。十八其后稍进，以书问仆，近日比旧如何？仆答云：“可作秦吉了也。”然仆此书自有“公在乾侯”之态也。子瞻书。

## 跋董储书二首

董储郎中，密州安丘人，能诗，有名宝元、庆历间。其书尤工，而人莫知，仆以为胜西台也。



## 又

密州董储亦能书，近岁未见其比。然人犹以为不然。仆固非善书者，而世称之。以是知是非之难齐也。

## 跋文与可草书

李公择初学草书，所不能者，辄杂以真、行。刘贡谓之鹦哥骄。其后稍进，问仆，吾书比来何如？仆对：“可谓秦吉了矣。”与可闻之大笑。是日，坐人争索，与可草书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刘意谓鹦鹉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数句耳。十月一日。

## 评草书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 论 书

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

## 题 醉 草

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

## 题七月二十日帖

江左僧宝索靖七月二十日帖。仆亦以是日醉书五纸。细观笔迹，与二妙为三，每纸皆记年月。是岁熙宁十年也。

## 跋杨文公书后

杨文公相去未久，而笔迹已难得，其为人贵重如此。岂以斯人之风流不可复见故耶？元丰戊午四月十六日题。

## 跋杜祁公书

正献公晚乃学草书，遂为一代之绝。公书政使不工，犹



当传世宝之，况其清闲妙丽，得昔人风气如此耶？

### 跋陈隐居书

陈公密出其祖隐居先生之书相示。轼闻之，蔡君谟先生之书，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轼亦以为学先生之书，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 跋欧阳文忠公书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 跋欧阳家书

自南方多事以来，日夕忧汝，得昨日递中书，知与新妇诸孙等各安，守官无事，顿解远想。吾此哀苦如常。欧阳氏自江南归明累世，蒙朝廷官禄，吾今又被荣显，致汝等并列官品，当思报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能避事。致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阙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外，不曾买一物，汝可观此为戒也。已寒，好将息，不具。吾书送通



理十二郎。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见真伪。

此欧阳文忠公与其弟侄家书也。元丰二年四月十二日，苏轼题。

### 跋陈氏欧帖

承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诗中时复要一联对属，尤见工夫，并门当因书言去。昔选人有陈奇者，举主十六人，仁宗见其未尝历选调，特旨不改官，以戒驰鹜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陈敏善所藏欧公帖。轼闻公之幼子季默编公之笺牋为一集。此数帖，尤有益于世者，当录以寄季默也。

### 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辨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今君倚之书，盖訥云。



## 书章郇公写遗教经

章文简公楷法尤妙，足以见前人笃实谨厚之余风也。

## 跋所书清虚堂记

世多藏予书者，而子由独无有。以求之者众，而子由亦以余书为可以必取，故每以与人而不惜。昔人求书法，至拊心呕血而不获，求安心法，裸雪没腰，仅乃得之。今子由既轻以余书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愤悱而发，岂不过哉！然王君之为人，盖可与言此者。他人当以余言为戒。

## 跋所书摩利支经后

侄安节于元丰庚申六月大水中，舟行下峡，常持此经，得脱险难。明年十二月至黄州，见轼，乞写此本持归蜀。眉阳苏轼书。

## 评杨氏所藏欧蔡书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汨没者。国



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杨君畜二公书，过黄州，出以相示，偶为评之。

## 杂 评

杨凝式书，颇类颜行。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李国士本无所得，舍险瘦，一字不成。宋宣献书，清而复寒，正类李留台重而复寒，俱不能济所不足。苏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蔡君谟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

## 王文甫达轩评书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画随之。杨公凝式笔为雄，往往与颜、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此二人书，仆所不晓。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



## 书赠王文甫

王文甫好典买古书画诸物。今日自言典两端砚及陈归圣篆字，用钱五千。余请攀归圣例，每日持一两纸，只典三百文。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旁知状。

## 书赠王十六二首

王十六秀才禹锡，好蓄余书，相从三年，得两牛腰。既入太学，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许分遗。然絨锁牢甚。文甫云：“相与有瓜葛，那得尔耶？”

## 又

十六及第，当以凤咮风字大砚与之。请文甫收此为据。十六及第，当以石绿天猗为仆作利市也。

## 记潘延之评予书

潘延之谓子由曰：“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今见真迹，乃知为颜鲁公不二。”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若予书者，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



## 书赠徐大正四首

此蔡公家赐纸也。建安徐大正得之于公子穀。来求东坡居士草书，居士既醉，为作此数纸。

又

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用之者。然丈夫穷达固自有时耶？

又

江湖间，有鸟鸣于四五月，其声若云麦熟即快活。今年二麦如云，此鸟不妄言也。

又

或问东坡草书。坡云：“不会。”进云：“学人不会？”坡云：“则我也不会。”



## 跋李康年篆心经后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学，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经》，为其亲追福，而求余为跋尾。余闻此经虽不离言语文字，而欲以文字见、欲以言语求则不可得。篆画之工，盖亦无施于此，况所谓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荐其亲，必归于佛，而作佛事，当各以其所能。虽画地聚沙，莫不具足，而况篆字之工若此者耶？独恐观者以字法之工，便作胜解。故书其末，普告观者，莫作是念。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 跋文与可论草书后

余学草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于如此耳。

留意于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书，夜梦则见蛟蛇纠结。数年，或昼日见之，草书则工矣，而所见亦可患。与可之所见，岂真蛇耶，抑草书之精也？予平生好与可剧谈大噱，此语恨不令与可闻之，令其捧腹绝倒也。

## 跋草书后

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



出也。

### 跋先君与孙叔静帖 并书

承借示新文及累为临访，甚荷勤眷。文字已细观，甚善！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论引舜为证，此是时文之病。凡论意立而理明，不必觅事应副。诚未之思，专此，不宣。

嘉祐、治平间，先君编修《太常因革礼》。在京师学者，多从讲问。而孙叔静兄弟，皆笃学能文，先君亟称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轼谪居于黄，叔静自京师过蕲枉道过轼，出先君手书以相示。轼请受而藏之，叔静不可，遂归之。先君平生往还书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独其真迹，信于叔静兄弟厚善也耶？元丰六年七月十五日，轼记。

### 跋先君书送吴职方引

先伯父及第吴公榜中，而轼与其子子上再世为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携其文至京师，欧阳文忠公始见而知之。公与文忠交盖久，故文忠谪夷陵时，赠公诗有“落笔妙天下”之语。轼自黄迁于汝，舟过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书之。元丰七年四月十四日，轼谨记。



## 跋蔡君谟书

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外托劲险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也。元丰八年七月四日。

## 记与君谟论书

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然常患少暇，岂于其所乐常不足耶？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言，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君谟颇诺，以谓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竟如何哉？

## 跋范文正公帖

轼自省事，便欲一见范文正公，而终不可得。览其遗迹，至于泫然。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不哀哉！元丰八年九月一日。



## 题陈履常书

此书既以遗荆州李翹叟，继而亡其本。后从翹叟借来誊本，辄为役夫盗去，卖与龙安寺千部院僧。盗事觉，追取得之，后归翹叟。翹叟屡来索此卷，云：“恐为人盗去。”予谓不然，乃果见盗。夫不疑于物，物亦诚焉。翹叟一动其心，遂果致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诚然哉！

## 题颜长道书

故人杨元素、颜长道、孙莘老，皆工文而拙书，或不可识，而孙莘老尤其。不论他人，莘老徐观之，亦自不识也。三人相见，辄以此为叹。今皆为陈迹，使人哽噎。

## 跋秦少游书

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

## 跋黄鲁直草书

草书祇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



直书。

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

## 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

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 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

经七卷如蠅口

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读未终篇，目力可废，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叹之余，聊题其末。

## 书杜介求字

杜几先以此纸求余书，云：“大小不得过此。”且先于卷首自写数字。其意不问工拙，但恐字大费纸不能多耳。严子陵若见，当复有卖菜之语。无以惩其失言，当乾没此纸也。



## 书赠宗人镕

宗人镕，贫甚，吾无以济之。昔年尝见李驸马璋以五百千购王夷甫帖，吾书不下夷甫，而其人则吾之所耻也。书此以遗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价直如是，不亦钝乎？然吾佛一坐六十小□，五百年何足道哉！东坡居士。

## 戏书赫繻纸

此纸可以鑊钱祭鬼。东坡试笔，偶书其上。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 自 评 字

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谓似徐书者，非也。

## 跋太宗皇帝御书历子

京朝官中选三十人充知州，而赐以御书历子，臣得此可以为荣矣。而审官任其事，盖犹有古者选部激浊扬清之风也。非太宗皇帝知钱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则三十人



者独获此赐，其能使人心服而无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龙图阁直学士臣轼书。

## 跋焦千之帖后

欧阳文忠公言“焦子皎洁寒泉水”者，吾友伯强也。泰民徐君，济南之老先生也。钱岳仲盖尝师之，以伯强与泰民往还书疏相示。伯强之没，盖十年矣，览之怅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书。

## 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

处处见欧阳文忠书，厌轩冕思归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进易而退难，可以为后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与杨次公同过刘景文。景文出此书，仆与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掩其抵掌谈笑，使人感叹不已。

## 题欧阳帖

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文忠公得谢，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进身之难，乞身之难也。



## 跋刘景文欧公帖

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

## 题苏才翁草书

才翁草书真迹，当为历世之宝。然《李白草书歌》，乃唐末五代掩禅月而不及者，云“笈麻绢素排数箱”，村气可掬也。

## 题所书东海若后

轼久欲书柳子厚所作《东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净住院无量寿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与海陵曹辅、开封刘季孙、永嘉侯临会堂下，遂书以遗僧从本，使刻之。

## 题所书归去来词后

毛国镇从余求书，且曰：“当于林下展玩。”故书陶潜《归去来》以遗之。然国镇岂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纨扇，多画寒林雪竹，当世所难得者，正使在庙堂之上，尤可观也矣！



## 题张乖崖书后

以宽得爱，爱止于一时，以严得畏，畏止于力之所及。故宽而见畏，严而见爱，皆圣贤之难事而所及者远矣。张忠定公治蜀，用法之严似诸葛孔明。诸葛孔明与公遗爱皆至今，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闰八月十三日，过陈，见公之曾孙祖，以轼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遗墨，求书其后。

## 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贤书夹颂金刚经

乙巳至今二十八年，书经三十二人，逝者几三之二矣。梦幻之喻，非虚言也。惟一念归向之善，历劫不坏，在在处处常为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 跋旧与辩才书

轼平生与辩才道眼相照之外，缘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对终日，留此数纸。明年是日在颍州作书与之，有“少留山中勿便归安养”之语，而师实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携此轴来，为一太息。五月十一日书。



## 跋陈莹中题朱表臣欧公帖

敬其人，爱其字，文忠公之贤，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见其书者，皆如今日，则朋党之论何自兴！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陈瓘书。

美哉莹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迹，梦奠之后，覆藏千载。文忠公读《石守道文集》，有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公歿之后二十余年，憎爱一衰，议论乃公，亦何待后世乎？绍圣元年五月书。

## 书归去来词赠契顺

余谪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随。余分寓许昌、宜兴，岭海隔绝。诸子不闻余耗，忧愁无聊。苏州定慧院学佛者卓契顺谓迈曰：“子何忧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当为子将书问之。”绍圣三年三月二日，契顺涉江度岭，徒行露宿，僵仆瘴雾，黧面茧足以至惠州。得书径还。余问其所求。答曰：“契顺惟无所求，而后来惠州。若有所求，当走都下矣。”苦问不已。乃曰：“昔蔡明远鄱阳一校耳，颜鲁公绝粮江淮之间，明远载米以周之。鲁公怜其意，遗以尺书，天下至今知有明远也。今契顺虽无米与公，然区区万里之勤，倘可以援明远例，得数字乎？”余欣然许之，独愧名节之重，字画之好，不逮鲁公。故为书渊明《归去来词》以遗之，庶几契顺托此文以不朽也。



## 题所书宝月塔铭

并鲁直跋。

予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珪墨，皆一代之选也。舟师不远万里，来求予铭，予亦不孤其意。绍圣三年正月十二日，东坡老人书。

塔铭小字，如季海得意时书，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澹，乃入微耳。庭坚书。

## 书天蓬盧

绍圣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邹葆光去：“今日今月皆甲午，而午时当庚甲合，人之遇此也难。请书《天蓬神呪》。”予嘉其意，乃为斋戒书之。

## 跋山谷草书

晁秀来海上，见东坡，出黔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坡云：“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他日黔安当捧腹轩渠也。丁丑正月四日。



## 跋希白书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本，误矣。此逸少一卷为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观。

## 题自作字

东坡平时作字，骨撑肉，肉没骨，未尝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书铁线。若东坡此帖，信可谓云尔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岩回，舟中书。

## 书舟中作字

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荤然，四顾皆涛濞，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

## 书沈辽智静大师影堂铭

邻舍有睿达，寺僧不求其书，而独求予，非惟不敬东家，亦有不敬西家耶？



## 论沈辽米芾书

自君谔死后，笔法衰绝。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讳之，自云学子敬。病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寻常人。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

## 跋所书圓通偈

軾迁岭海七年，每遇私忌，斋僧供佛，多不能如旧。今者北归，舟行豫章、彭蠡之间，遇先妣成国太夫人程氏忌日，复以阻风滞留，斋荐尤不严，且敬写《楞严经》中文殊师利法王所说《圓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怀，行当过庐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八日书。

## 题凤翔东院王画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来观王维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耿，画僧踴踴欲动，恍然久之。

## 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



曰：“蓝谿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

## 跋文与可墨竹

昔时，与可墨竹，见精缣良纸，辄愤笔挥洒，不能自己，坐客争夺持去，与可亦不甚惜。后来见人设置笔砚，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终岁不可得。或问其故。与可曰：“吾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遗之，故一发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观之，与可之病，亦未得为已也，独不容有不发乎？余将伺其发而掩取之。彼方以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宁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

## 书通叔篆

李元直，长安人。其先出于唐让帝。学篆书数十年，覃思甚苦，晓字法，得古意。用铍锋笔，纵手疾书，初不省度，见余所藏与可墨竹，求题其后。因戏书此数百言。通叔其字云。

## 书李将军三刳马图

唐李将军思训作《明皇摘瓜图》。嘉陵山川，帝乘赤骠，起三标，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



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不知三祿谓何？後见岑嘉州诗，有《卫节度赤骠歌》云：“赤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祿高。”乃知唐御马多剪治，而三祿其饰也。

### 题赵襄屏风与可竹

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来京师不及岁，请郡还乡，而诗与竹皆西矣。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其面目严冷，可使静险躁，厚鄙薄。今相去数千里，其诗可求，其行可乞，其所以静、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见竹而叹也。

### 跋蒲传正燕公山水

画以人物为神，花、竹、禽、鱼为妙，宫室、器用为巧，山水为胜，而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

### 跋文勋扇画

旧闻吴道子画《西方变相》，观者如堵。道子作佛圆光，风落电转，一挥而成。尝疑其不然。今观安国作方界，略不抒思，乃知传者之不谬。



## 跋吴道子地获变相

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盖所谓游刃有余地，运斤成风者耶？观《地获变相》，不见其造业之因，而见其受罪之状，悲哉！能于此间一念清净，岂无脱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耳。元丰六年七月十日，齐安临□亭借观。

## 跋与可横竹

□竹生于陵阳守居之北崖，盖岐竹也。其一未脱箨，为蝎所伤，其一困于嵌岩，是以为此状也。吾亡友文与可为陵阳守，见而异之，以墨图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遗玉册官祁永，使刻之石，以为好事者动心骇目诡特之观，且以想见亡友之风节，其屈而不挠者，盖如此云。

## 书黄筌画雀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



## 书戴嵩画牛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 跋赵云子画

赵云子画笔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托于椎陋以戏侮来者，此柳下惠之不恭，东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云子盖度世者。”蜀人谓狂云犹曰风云耳。

## 跋艾宣画

金陵艾宣画翎毛花竹，为近岁之冠。既老，笔迹尤奇，虽不复精匀，而气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复运笔矣。尝见此物，各为赋一首云。

## 书画壁易石

灵壁出石，然多一面。刘氏园中砌台下，有一株独巉，



然反覆可观，作麋鹿宛颈状。东坡居士欲得之，乃画临华阁壁，作丑石风竹。主人喜，乃以遗予。居士载归阳羨。元丰八年四月六日。

## 书陈怀立传神

传神之难在于目。顾虎头云：“传神写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见颊影，使人就壁画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盖可增减取似也。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其举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鉅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采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能举体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谓顾、陆。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仰首上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南都人陈怀立传吾神，众以为得其全者。怀立举止如诸生，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故以所闻者助发之。

## 跋 画 苑

君厚《画苑》，处不充筐筥，出不汗牛马，明窗净几，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无舒卷之劳，而人物禽鱼之变态，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陈前，亦好事者之一适也。元祐二年



二月八日，平叔借观，子瞻书。

## 跋宋汉杰画

仆曩与宋复古游，见其画潇湘晚景，为作三诗，其略云：“迢遥趋后崦，水会赴前溪。”复古云：“子亦善画也耶？”今其犹子汉杰，亦复有此学，假之数年，当不减复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书。

## 又跋汉杰画山二首

唐人王摩诘、李思训之流，画山川峰麓，自成变态，虽萧然有出尘之姿，然颇以云物间之。作浮云杳霭，与孤鸿落照，灭没于江天之外，举开发宗之，而唐人之典刑尽矣。近岁惟范宽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气。汉杰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为之为己，当作着色山也。

又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汉杰真士人画也。



### 跋李伯时卜居图

定国求余为写杜子美《寄赞上人诗》，且令李伯时图其事，盖有归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搢绅，奉养犹农夫。然欲归者盖十年，勤请不已，仅乃得郡。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定国识之。吾若归田，不乱鸟兽，当如陶渊明。定国若归，豪气不除，当如谢灵运也。

### 跋李伯时孝经图

观此图者，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笔迹之妙，不减顾、陆。至第十八章，人子之所不忍者，独寄其仿佛。非有道君子不能为，殆非顾、陆之所及。

### 跋卢鸿学士草堂图

此唐卢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内侍都知刘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馆伴北使于都亭驿，刘以示予，为赋此篇。迨、过远来省，书令同作。



## 跋南唐挑耳图

王晋卿尝暴得耳聋，意不能堪，求方于仆。仆答之云：“君是将种，断头穴胸，当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晋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颂示仆云：“老坡心急频相劝，性难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两家都平善。”今见定国所藏《挑耳图》，云得之晋卿，聊识此事。

## 跋摘瓜图

元稹《望云骓歌》云：“明皇当时无此马，不免骑驴来幸蜀。”信如稹言，岂有此权奇蹀躞与嫔御摘瓜山谷间如思训之图乎？然禄山之乱，崔图在蜀，储设甚备，骑驴当时虚语耳。

## 书唐名臣像

李卫公言唐俭辈不足惜。观其容貌，殆非所谓名下无虚士。



## 书许道宁画

泰人有屈鼎笔者，许道宁之师。善分布涧谷，间见屈曲之状，然有笔而无思致，林木皆晦黯而已，道宁气格似过之，学不及也。

## 书黄鲁直画跋后三首

### 远近景图

此图燕贵之来昆仍云也。穷山野水，亦是林下人巢窟，然烈风偃草木，客子当藏舟入浦□中，强人力牵挽，欲何之耶？双井永思堂书。

舟未行而风作，固不当行，若中途遇风，不尽力牵挽以投浦岸，当何之耶？鲁直怪舟师不善，预相风色可也，非画师之罪。绍圣二年正月十一日，惠州思无邪斋书。

### 北齐校书图

往在都下，驸马都尉王晋卿时时送书画来作题品，辄贬剥令一钱不直。晋卿以为言。庭坚曰：“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钱购取，所病者韵耳。”收书画者，观予此语，三十年后当少识书画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书。

画有六法，赋彩拂澹，其一也，工尤难之。此画本出国手，止用墨笔，盖唐人所谓粉本。而近岁画师，乃为赋彩，



使此六君子者，皆涓然作何郎傅粉面，故不为鲁直所取，然其实善本也。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思无邪斋书。

### 右军斫脍图

徐彦和送此本来，云是《王右军斫脍图》。予观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书《兰亭序》也。右军在会稽时，桓温求侧理纸。库中有五十万，尽付之。计此风神，必有岩壑之姿耳。永思堂书。

谢安石人物为江左第一，然其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书讥诮，殆欲痛哭。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以纸五十万与桓温，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鲁直亦云尔，何哉？书生见五十万纸，足了一世，举以与人，真异事耳。本传又云：“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决是晋、宋间妄语。史官许敬宗，真人奴也，见季伦金多，以为贤于逸少。今鲁直又怪画师不能得逸少高韵，岂不难哉！余在惠州，徐彦和寄此画，示余跋尾，书此以发千里一笑。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东坡居士书。

### 跋醉道士图

并章子厚跋。

仆素不喜酒，观正父《醉士图》，以甚畏执怀持耳翁也。子瞻书。

仆观《醉道士图》，展卷末诸君题名，至子瞻所题，发噓绝倒。子厚书。



## 再 跋

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过长安，会正父于母清臣家。再观《醉士图》，见子厚所题，知其为予噓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见，当复一噓。时与清臣、尧夫、子由同观。子瞻书。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于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丰国时，子厚令武进，复题此，以继子瞻之後。己酉端午后一日。

## 书 墨

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自是人不会事也。

## 试 墨

世人言竹纸可试墨，误矣。当于不宜墨纸上。竹纸盖宜墨，若池、歙精白玉板，乃真可试墨，若于此纸上黑，无所不黑矣。褪墨石砚上研，精白玉板上书，凡墨皆败矣。



## 书徂徠煤墨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龙麝气，以水调匀，以刀圭服，能已鬲气，除痰饮。专用此一味，阿胶和之，捣数万杵，即为妙墨，不俟余法也。陈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谓之黑龙髓，后人盗用其名，非也。

## 记李公择惠墨

李公择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张力刚”，岂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丽使者。其墨鲜光而净，岂减李廷珪父子乎？试复观之。劝君不好书，而自论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辈同之，可以一笑。

## 记李方叔惠墨

李方叔遗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气袭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阴平，得麝数十脐，皆尽之于墨。虽近岁贵人造墨，亦未有用尔许麝也。

## 书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异人传墨法，新有名。江淮间人，未甚贵



之。予与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东罗文麦光纸，作此大字数纸，坚韧异常，可传五六百年，意使清悟托此以不朽也。

### 书张遇潘谷墨

寄王禹锡。

麝香张遇墨两丸，或自内廷得之以见遗，藏之久矣。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仿佛，请珍之！请珍之！又大小八丸，此潘谷与一贵人造者，谷既死，不可复得，宜宝秘也。

### 书庞安时见遗廷珪墨

吾蓄墨多矣，其间数丸，云是廷珪造。虽形色异众，然岁久墨之乱真者多，皆疑而未决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医者庞安时愈之，不敢取一钱，独求此墨，已而传遗余，求书数幅而已。安时，蕲水人，术学造妙而有贤行，大类蜀人单骧。善疗奇疾。字安常。知古今，删录张仲景已后《伤寒论》，极精审，其疗伤寒，盖万全者也。

### 书吕行甫墨颠

吕希彦行甫，相门子，行义有过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戏之为墨颠。功甫亦与之善，出其所遗墨，作此数字。



## 书李公择墨蔽

李公择见墨辄夺，相知间抄取殆遍。近有人从梁、许来，云：“悬墨满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尝有诗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语殆可凄然云。

## 书李宪臣藏墨

余为皀绎颜先生作集引，其子复长道以李廷珪墨见遗，形制绝类此墨，以金涂龙及铭，云：“李宪臣所蓄赐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

## 书石昌言爱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许人磨。或戏之云：“子不磨墨，墨当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无恙，可以为好事者之戒。

## 书沈存中石墨

陆士衡与士龙书云：“登铜雀台，得曹公所藏石墨数瓮，今分寄一螺。”《大业拾遗记》：“宫人以蛾绿画眉。”亦石黑之类也。近世无复此物。沈存中帅鄜延，以石烛烟，作墨坚



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岂此物也耶？

### 书所造油烟墨

凡烟皆黑，何独油烟为墨则白，盖松烟取远，油烟取近，故为焰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才积便扫，以为墨皆黑，殆过于松煤，但调不得法，不为佳墨，然则非烟之罪也。

### 书别造高丽墨

余得高丽墨，碎之，杂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剂之为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无弃物也，在处之如何尔。和墨惟胶当乃佳，胶当而不失清和，乃为难耳。清悟墨胶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脍也。

### 书冯当世墨

冯当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铭云“枢庭东枕”，此墨是也。阮孚云：“一生当着几□屐。”仆云：“不知当用几丸墨。”人常惜墨不磨，终当为墨所磨。



## 书怀民所遗墨

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弃物。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怀民遗仆二枚，其阳云“清烟煤法墨”，其阴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书以报之。

## 书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当着几□屐。”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 书雪堂义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驸马都尉王晋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余品。杂研之，作数十字，以观其色之深浅。若果佳，当捣和为一品，亦当为佳墨。予昔在黄州，邻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谓之雪堂义樽。今又当为雪堂义墨也耶？



## 书北虏墨

云庵有墨，铭去“阳岩镇造”，云是北虏墨，陆子履奉使得之者。

## 书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数寸，仆望见，知其为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乌之雌雄，其知之者如乌、鹄也。

## 记夺鲁直墨

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 书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则反是。然墨磨隔宿则色暗，茶碾过日则香减，颇相似也。茶以新为贵，墨以古为佳，又相反矣。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谟老病不能饮，则烹而玩之。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书，则时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



发来者之一笑也。

## 记温公论茶墨

司马温公尝曰：“茶与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谓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实无以异。”公笑以为是的。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谦出奇茗如玉雪。适会三衢蔡熙之子睦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转颠倒，未知孰是？大众一笑而去。

## 书柳氏试墨

昨日有人点第一网龙团，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诸葛鼠须笔，金阑子入手，不似有锋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过柳仲远试墨，书此。此墨云“文公桧黼黻”，不知其所谓也。

## 书李承晏墨

近时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然皆不逮张李古剂，独二谷乱真，盖亦窃取其形制而已。吴子野出此墨，云



是孙准所遗，李承晏真物也，当以色考之，仍以数品比较，乃定真伪耳。绍圣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书。

## 书潘谷墨

卖墨者潘谷，余不识其人，然闻然所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价不二。士或不持钱求墨，不计多少与之。此岂徒然者哉！余尝与诗去：“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钱券焚之，饮洒三日，发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视之，盖跌坐井中，手尚持数珠也。见张元明，言如此。

## 试东野晖墨

世言蜀中冷金笺最宜为墨，非也。惟此纸难为墨。尝以此纸试墨，惟李廷珪乃黑。此墨充人东野晖所制，每枚必十斤，信亦非凡墨之比也。

## 书裴言墨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此裴言墨也，比常墨差胜，云是与曹王制者，当由物料精好故耶？



## 书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新罗墨，甚黑而不光，当以藩谷墨和之，乃为佳绝。今时士大夫多贵苏浩然墨，浩然本用高丽煤杂远烟作之，高丽墨若独使，如研土炭耳。

## 书潘衡墨

金华潘衡初来儋耳，起灶作墨，得烟甚丰，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远突宽灶，得烟几减半，而墨乃尔。其印文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皆精者也。常当防墨工盗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胶定，当不减李廷珪、张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 书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亲作，其墨与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择也。

## 记海南作墨

己卯腊月二十三日，墨灶火大发，几焚屋，救灭，遂罢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著书



用，仍以遗人，所不知者何人也。余松明一车，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纸。

### 书孙叔静常和墨

孙叔静用剑脊墨，极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盖少室间道人。卖墨，收其赢以起三清殿。墨甚坚而黑，近岁善墨，唯朱覲及此耳。覲，九华人。

### 记王晋卿墨

王晋卿造墨，用黄金丹砂，墨成，价与金等。三衢蔡睦自烟煤胶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剂有法，甚黑而光，殆不减晋卿。胡人谓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 书郑君乘绢纸

仆谪居黄州，郑元舆君乘亦官于黄。一日，以此纸一轴，求仆书云：“有故人孟阳，酷好君书，属予多为求之。”仍出孟君书数纸。其人亦善用笔，落笔洒然，虽仆何以加之。郑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许。后数日，适会中秋，仆与客饮江亭，醉甚，乃作此数纸。时元丰四年也。明日视之，乃绢也。然古者本谓绢纸，近世失之云。



## 书六合麻纸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胜常，以沤麻楮作笺纸，紧白可爱，数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扬州有蜀冈，冈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谓与蜀水相似。西至六合，罔尽而水发，合为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纸，与蜀产不甚相远。自十年以来，所产益多，工亦益精，更数十年，当与蜀纸相乱也。

## 书布头笺

川笺取布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终不佳。

## 书海苔纸

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付子过。

## 书石晋笔仙

石晋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笔十管付其家。至晓，阖户而出，面街凿壁，贯以竹筒，如引水者。有



人置三十钱，则一笔跃出。以势力取之，莫得也。笔尽，则取钱携一壶买酒吟啸自若，率尝如此。凡三十载，忽去，不知所在。又数十年，复有见之者，颜貌如故，人谓之笔仙。

## 书诸葛笔

宣州诸葛氏笔，擅天下久矣。纵其间不甚佳者，终有家法。如北苑茶、内库酒、教坊乐，虽弊精疲神，欲强学之，而草野气终不可脱。

## 书钱塘程奕笔

近年笔工，不经师匠，妄出新意，择毫虽精，形制诡异，不与人手相谋。独钱塘程奕所制，有三十年先辈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笔，亦是一快。吾不久行当致数百枝而去，北方此无笔也。

## 记南兔毫

余在北方食獐兔，极美，及来两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鱼暇气。聚其皮数十，以易笔于都下。皆云此南兔，不经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产陂泽间也。



## 记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笔皆圆熟少锋，虽软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辄衰，盖制毫太熟使然也。鬻笔者既利于易败而多售，买笔者亦利其易使。惟诸葛氏独守旧法，此又可喜也。

## 记古人系笔

系笔当用生毫，笔成，饭甑中蒸之，熟一斗饭乃取出，悬水瓮上数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 记欧公论把笔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柳诚悬之语良是。

## 书诸葛散卓笔

散卓笔，惟诸葛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



## 书杜君懿藏诸葛笔

杜叔元君懿善书，学李建中法。为宣州通判。善待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为尽力，常得其善笔。余应举时，君懿以二笔遗余，终试笔不败。其后二十五年，余来黄州，君懿死久矣，而见其子沂，犹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笔也，良健可用。君懿胶笔法，每一百枝，用水银粉一钱，上皆以沸汤调研如稀湖。乃以研墨，胶笔永不蠹，且润软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 书唐林夫惠诸葛笔

唐林夫以诸葛笔两束寄仆，每束十色，奇妙之极。非林夫善书，莫能得此笔。林夫又求仆行草，故为作此数纸。元丰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题。

## 书黄鲁直惠郎奇笔

仆应举时，常用郎奇笔，近岁不复有，不知奇之存亡。今日忽于鲁直处得之。鲁直云：“奇中风十许年，近忽无恙。此笔不当供答义人，当与作赋人用也。”



## 书鲁直所藏徐偃笔

鲁直出众工笔，使仆历试之。笔锋如着盐曲蟾，诘曲纸上。鲁直去：“此徐偃笔也。有筋无骨，真可谓名不虚得。”

## 书吴说笔

笔若适士大夫意，则工书人不能用。若便于工书者，则虽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龙不如履豨，岂独笔哉！君谟所谓艺益工而人益困，非虚语也。吴政已亡，其子说颇得家法。

## 试吴说笔

前史谓徐浩书锋藏画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书贵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时笔工虚锋涨墨，则人人皆作肥皮馒头矣。用吴说笔，作此数字，颇适人意。

## 书岭南笔

绍圣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过水西，见卖笔者，形制粗似笔，以二十钱易两枝。墨水相浮，纷然欲散，信岭南无笔也。



## 书孙叔静诸葛笔

久在海外，旧所赍笔皆腐败，至用鸡毛笔。拒手犷劣，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耆者。今日忽于孙叔静处用诸葛笔，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

## 书赠孙叔静

今日于叔静家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

## 书王定国赠吴说帖

定国帖附

定国吴砚，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巩获于其孙，盖作风字样，收水处微损，以漆固之。子瞻作《清虚居士真赞》，取以为润笔。子瞻今去国万里，然与砚俱乎？绍圣乙亥春，至广陵，吴说以笔工得子瞻书吴砚铭，览之怅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为耐久。何日复相从，以砚墨纸笔为适也。王巩定国书。此吴汪少微砚也。

去国八年，归见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无骨字。买笔于市，皆散软一律。惟广陵吴说独守旧法。王定国谓往还中无耐久者，吴说笔工而独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二十日，东坡居士书。



## 书凤盃砚

建州北苑凤凰山，山如飞凤下舞之状。山下有石，声如铜铁，作砚至美，如有肤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宁五年，国子博士王颐始知以为砚，而求名于余。余名之曰凤珠，且又戏铭其底云：“坐令龙尾羞牛后。”歙人甚病此言。余尝使人求砚于歙，歙人云：“何不只使凤珠石？”卒不得善砚。乃知名者物之累，争媚之所从出也。或曰：“石不知，晋争媚也？”余曰：“既不知恶争媚，则亦不知好美名矣。”

## 书 砚

砚之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一大笑也。

书 砚 赠段珪

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然此两者常相害，滑者辄褪墨。余作孔毅夫砚铭云：“涩不留笔，滑不拒墨。”毅夫甚以为名言。



## 书吕道人砚

泽州吕道人沉泥砚，多作投壶样。其首有吕字，非刻非画，坚黦可以试金。道人已死，砚渐难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黄氏家，见一枚，黄氏初不知贵，乃取而有之。

## 书名僧令休砚

黄冈主簿段君玙，尝于京师佣书人处，得一风字砚。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于信州铅山观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于鹅湖山刻记。”钱易希白题其则，又刻“荒灵”二字。砚盖歙石之美者。己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为何僧也？禅月、贯休信州人，令休岂其兄弟欤？尝以问铅山人。而“荒灵”二字，莫晓其意。段君以砚遗余，故书此数纸以报之。元丰六年冬至日书。

富阳令冯君，尝为黄冈，故获此书于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复见之，时为钱塘守。

## 书许敬宗砚二首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风字砚，工与石皆出妙美。相传是许敬宗砚，初不甚信。其后杭人有网得一铜匣于浙江中者，有“铸成许敬宗”字，与砚适相宜，有容两足处，无



毫发差，乃知真敬宗物也。君懿尝语余：“吾家无一物，死，当以此砚作润笔，求君志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归砚请志，而余不作墓志久矣，辞之。沂乃以砚求之于余友人孙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斫以饲狗耳，何以其砚为。”余哀此砚之不幸，一为敬宗所辱，四百余年矣，而垢秽不磨。方敬宗为奸时，砚岂知之也哉，以为非其罪，故乞之于孙莘老，为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砚之美既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盖不必蓄也。

## 又

杜叔元字君懿，为人文雅，学李建中书，作诗亦有可观。蓄一砚，云：“家世相传，是许敬宗砚。”始亦不甚信之。其后官于杭州，渔人于浙江中网得一铜匣，其中有“铸成许敬宗”字。砚有两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处，不差毫毛，始知真敬宗物。君懿与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砚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砚遗余，求作墓铭。余平生不作此文，乃归其砚，不为作。沂乃以遗孙觉莘老，而得志文。余过高邮，莘老出砚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杀，何以其砚为。”余以谓憎而知其善，虽其人且不可废，况其砚。乃问莘老求而得。砚，端溪紫石也，而滑润如玉，杀墨如风，其磨墨处微洼，真四百余年物也。匣今在唐諲处，终当合之。

## 书汪少微砚

邓家有歙砚，底有款识云：“吴顺义元年，处士汪少微



铭云：‘松操凝烟，楮英铺雪。毫颖如飞，人间五绝。’”所颂者三物尔，盖所谓砚与少微为五耶？

### 书唐林夫惠砚

行至泗州，见蔡景繁附唐林夫书信与余端砚一枚，张遇墨半螺。砚极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砚者意待数百年后，砚平乃便墨耳。一砚犹须作数百年计，而作事乃不为明日计，可不谓大惑耶？

### 书凤盃砚

仆好用凤味石砚，然论者多异同。盖自少得真者，为黯黹滩石所乱耳。

### 书瓦砚

以瓦为砚，如以铁为镜而已，必求其用，岂如铜与石哉，而世常贵之，岂所谓苟异者耶？

### 评淄端砚

淄石号韞玉砚，发墨而损笔。端石非下岩者，宜笔而褪墨。二者当安所去取？用褪墨砚如骑钝马，数步一鞭，数字



一磨，不如骑骡用瓦砚也。

## 书青州石末砚

柳公权论砚，甚贵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晓其语。此砚青州甚易得，凡物耳，无足珍者。盖出陶灶中，无泽润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与定州花瓷作对，岂砚材乎？砚当用石，如镜用铜，此真材本性也。以瓦为砚，如以钱为镜。人之待瓦、铁也微，而责之也轻，粗能磨墨照影，便称奇物，其实岂可与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论哉？

## 书月石砚屏

李献父遗余天台玉板纸，殆过澄心堂，顷所未见。月石屏扞之，月微凸，乃伪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圆。圆而平，桂满而不出，此至难得，可宝。

## 书昙秀龙尾砚

昙秀畜龙尾石砚，仆所谓“涩不留笔、滑不拒墨”者也。制以拱璧，而以缺月为池，云是蒋希鲁旧物。予顷在广陵，尝以昙秀识此砚，今复见之岭海间，依然如故人也。



## 书陆道士镜砚

际道士蓄一镜一砚，皆可宝。砚圆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却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笔，盖唐以前物也。镜则古矣，其背文不可识。家有镜，正类是，其铭曰：“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辅之。”以铭文考之，则此镜乃汉物也耶？吾尝以示苏子容。子容以博学名世，曰：“此镜以前皆作此，盖禹鼎象物之遗法也。白阳，今无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阳白水为邑，白阳岂白水乎？汉人‘而’、‘如’通用。”皆子容云。镜心微凸，镜面小而直，学道者谓是聚神镜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书。

杂书琴事十首 赠陈季常

##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蚺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村。”其下池铭云：“雷家记八日合。”不晓其“八日合”为何等语也？其岳不容指，而弦不□，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独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

## 欧阳公论琴诗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



场。”此退之《听颖师琴》诗也。欧阳文忠公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诗固奇丽，然自是听琵琶诗，非琴诗。余退而作《听杭僧惟贤琴》诗云：“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扣门，山僧未闲君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箏笛耳。”诗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为恨。

### 张子野戏琴妓

尚书郎张先子野，杭州人。善戏谑，有风味。见杭妓有弹琴者，忽抚掌曰：“异哉，此箏不见许时，乃尔黑瘦耶？”

### 琴非雅声

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者，乃皆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独弹，往往有中华郑、卫之声，然亦莫能辨也。

### 琴贵桐孙

凡木，本实而末虚，惟桐反之。试取小枝削，皆坚实如蜡，而其本皆中虚空。故世所以贵孙枝者，贵其实也，实，故丝中有木声。

###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内兄潘岳每命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余以谓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



琴鹤之祸

卫懿公好鹤，以亡其国，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烧煮之士，亦自有理。

天阴弦慢

或对一贵人弹琴者，天阴声不发。贵人怪之，曰：“岂弦慢故？”或对曰：“弦也不慢。”

桑叶揩弦

琴弦旧则声暗，以桑叶揩之，辄复如新，但无如其青何耳。

文与可琴铭

文与可家有古琴，予为之铭曰：“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醅之萧然，如叶脱木。按之噫然，应指而长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遗形而不言者似仆。”与可好作楚词，故有“长言似君”之句。“醅”、“释”同。邹忌论琴云：“攫之深，醅之愉。”此言为指法之妙尔。

元丰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陈季常处士自岐亭来访予，携精笔佳纸妙墨求予书。会客有善琴者，求予所蓄宝琴弹之，故所书皆琴事。



## 杂书琴曲十二首

赠陈季常

## 子 夜 歌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帝太元中，瑯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则子夜是此时人也。

## 凤 将 雏

《凤将雏》者，旧曲也。应璩《百一》诗，云是《凤将雏》。则其来久矣。

## 前 汉 歌

《前汉歌》者，车骑将军沈充。

## 阿 子 歌

阿子及欢闻歌者，穆帝升平初，歌毕，辄呼“阿子汝闻否”？后人衍其声为此曲。

## 团 扇 歌

《团扇歌》者，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箠撻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执白团扇，故作此声。

## 懊 悵 歌

《懊悵歌》者，隆安初，俗间讹谣之曲。



长 史 变

《长史变》者，司徒左长史王廙临败所作。

凡此诸曲，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者。有因金石丝竹造歌以被之，如魏世三调歌之类是也。

杯 攄 舞

《杯攄舞》，手接杯攄反覆之。汉世惟有攄舞，而晋加之以杯。

公 莫 舞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项庄舞剑，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语庄云：“公莫舞。”

公莫渡河

琴操有《公莫渡河》，其声所从来已久。俗云项伯，非也。

白 纛 歌

白纛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云：“皎皎白绪，节节为丛。”吴音谓绪为纛，白纛即白绪也。

瑶 池 燕

琴曲有《瑶池燕》，其词既不甚佳，而声亦怨咽。或改其词作《闺怨》云：“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砧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未解幽愠。低云鬓。眉峰敛，晕娇和恨。”

此曲奇妙，季常勿妄以与人。



## 书士琴二首

## 赠吴主簿

武昌主簿吴亮君采携其故人士琴之说，与高斋先生之铭，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颂以示余。余不识沈君，而读其书，反覆其义趣，如见其人，如闻士琴之声。余昔从高斋先生游，尝见其宝一琴，无铭无识，不知其何代物也。请以告二子，使从先生求观之，此士琴者待其琴而後和。元丰六年闰六月二十四日书。

## 书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今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诗，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觉法真禅师，沈君之子也，故书以寄之。愿师宴坐静室，自以为琴，而以学者为琴工，有能不谋而同三令无际者，愿师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 书文忠赠李师琴诗

与次公听贤师琴，贤求诗，仓卒无以应之。次公曰：“古人赋诗皆歌所学，何必已云。”次公因诵欧阳公赠李师诗，嘱余书之以赠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 书林道人论琴棋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灵隐，听林道人论琴棋，极通妙理。余虽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论画云：“更觉良工心独苦。”用意之妙，有举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为独苦欤？

## 书仲殊琴梦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吴江，梦长老仲殊弹一琴，十三弦颇坏损而有异声。余问云：“琴何为十三弦？”殊不答，但诵诗曰：“度数形名岂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响泉。”梦中了然谕其意，觉而识之。今晚到苏州，殊或见过，即以示之。写至此，笔未绝，而殊老叩舷来见，惊叹不已，遂以赠之。时去州五里。

## 书王进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谓前一指后一纸为妙，以蛇蚺纹为古。进叔所蓄琴，前几不容指，而后劣容纸，然终无杂声，可谓妙矣。蛇蚺纹已渐出，后日当益增，但吾辈及见其斑斑焉，则亦可胃难老者也。元符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与孙叔静皆云。



## 书黄州古编钟

黄州西北百余里，有欧阳院。院僧畜一古编钟，云得之耕者。发其地，获四钟，護破其二，一为铸铜者取去，独一在此耳。其声空笼，然颇有古意，虽不见韶濩之音，犹可想见其仿佛也。

## 书古铜鼎

旧说明皇羯鼓，捲以油，注中不漏。或疑其诞。吾尝蓄古铜鼎盖之。煮汤而气不出，乃知旧说不妄。

## 书金□形制

《周礼》有金鐸，《国语》有鐸于丁宁，萧齐始兴王鉴尝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圆如箬，铜色墨如漆。上有铜马，以绳悬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鐸于，清响如雷，良久乃已。记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详如此，而拙于遣词，使古器形制不可复得其彷彿，甚可恨也。



## 论 漆

漆畏蟹，予尝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饼洁手而食之，宛转如中毒状，亟以蟹食之乃苏。墨入漆最善，然以少蟹黄败之乃可。不尔，即坚顽不可用也。

## 题云安下岩

子瞻、子由与侃师至此，院僧以路恶见止，不知仆之所历有百倍于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书。

## 书游灵化洞

予始与曾元恕入灵化洞，迫于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险，故不果尽而还。及此，与吕穆偕游。穆仲勇发过我，遂相与至昔人之所未至，而惊世诡异之观，有不可胜谈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来者，又恕为造物者所愠，后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当自知之。

## 记公择天柱分桃

李公择与客游天柱寺还，过司命祠下，道傍见一桃，烂熟可爱，当往来之冲，而不为人之所得。疑其为真灵之瑞，



分食之则不足，众以与公择，公择不可。时苏、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余，公择使二客分之，归遗其母，人人满意，过于食桃。此事不可不识也。

## 记与安节饮

元丰辛酉冬至，仆在黄州，侄安节不远千里来省，饮酒乐甚。使作黄钟《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后书此，以识一时之事。

## 记游定惠院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项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饮，往□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作悲风晓月，铮铮然，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缘小沟，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饵，其名为甚酥，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辅，乞其丛橘，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将适闽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掌。时



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

### 题连公壁

俗语云“强将下无弱兵”，真可信。吾观安国连公之子孙，无一不好事者，此寺当日盛矣。

### 书赠何圣可

岁云暮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室，灯火青荧，辄于此间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与黄冈何圣可。若欲同享，须择佳客，若非其人，当立遣人去追索也。

### 书 雪

黄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无薪米者，亦为之耿耿不寐，悲夫。

### 再书赠王文甫

昨日大风欲去而不可，今日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当使风水与我意会。如此，便当作留客过岁准备也。



## 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

某与大觉禅师别十九年矣，禅师脱屣当世，去栖海上，谓不复见记，乃尔拳拳耶，抚卷太息。欲一见之，恐不可复得。会与参寥师自庐山之阳并出，而东所至，皆禅师旧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复书太虚与辩才题名之后，以遗参寥。太虚今年三十六，参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辩才七十四，禅师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当复相从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叹也。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书。

## 泗岸喜题

谪居黄州五年，今日离泗州北行。岸上，闻骡驮铎声空笼，意亦欣然，盖不闻此声久矣。韩退之诗云：“照壁喜见蝎。”此语真不虚也。然吾方上书求居常州，岂鱼鸟之性，终安于江湖耶？元丰八年正月四日书。

## 书遗蔡允元

仆闲居六年，复出从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风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来船中相别。允元眷眷不忍归，而仆迟回不发，意甚愿来日复风。坐客皆云东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儿迁延避学。爱其语切类，故书之，以遗允元，为他



日归休一笑。

## 蓬莱阁记所见

登州蓬莱阁上，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忽有如黑豆数点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

## 书鲁直浴室题名后

并鲁直题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画达摩以来六祖师，人物皆绝妙。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诸物，画工能知之，至于人有怀道之容，投机接物，目击而百体从之者，未易为俗人言也。此壁列于冠盖之区，而湮伏不闻者数十年。晚得蜀人苏子瞻，乃发之。物不系于世道，兴衰亦有数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汶师碾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陈季常，林下士也，寓棋簟于此。苏子瞻、范子功数来从，故予过门必税驾焉。元祐三年，鲁直题。

后五百岁浴室丘墟，六祖变灭，苏、范、黄、陈尽为鬼录，而此书独存，当有来者会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书。

## 杭州题名二首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与曹晦之、晁子庄、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来。时主僧皆出，庭户寂然，徙倚久之。东



坡书。

又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况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子瞻书。

### 题损之故居

元祐四年十月七日，始来损之故居，周览遗迹。陶元亮云：“嗟岁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犹尔，悼吾侪乎？轼书。

### 书赠王元直三首

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与王元直饮酒，掇荠菜食之，甚美。颇忆蜀中巢菜，怅然久之。

又

王十六见惠拍板两联，意谓仆有歌人，不知初无有也。然亦有用，当陪傅大士唱《金刚经颂》耳。元祐四年十一月



四日二鼓。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与王元直饮姜密酒一杯，醺然径醉。亲执枪匕作荠青□羹，食之甚美。他日归乡，勿忘此味也。

### 题万松岭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复与彭城张圣途、丹阳陈辅之同来。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旧加严絜。茗饮芳烈，问：“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旧交，则香味复。”予尝见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则桐之生意不尽，缓急清浊，常与雨旸寒暑相应。此理与茶相近，故并记之。

### 书赠张临溪

吾有张希元有异材，使其登时遇合，当以功名闻，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临溪道中，见其子堂来令兹邑，问以民事，家风凛然，希元为不亡矣。勉之！勉之！岂常栖枳棘间乎？东坡居士书。



## 书赠杨子微

故人杨济甫之子明字子微，不远数千里，来见仆与子由。会子由有汝海之行，仆亦迁岭表，子微追及仆于陈留，留连不忍去。欲作济甫书，行役倦甚，不果。可持是示济甫，此即书也，何必更作。子微笃学有文，自言知数术，云仆必不死岭表。若斯言有征，当为写《道德经》相偿，此纸所以志也。绍圣元年闰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苏轼书。

## 题广州清远峡山寺

轼与幼子过同游峡山寺，徘徊登览，想见长老寿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当少留之。若于淙碧轩之北，作一小闸，潴为澄潭，使人过闸上，雷吼雪溅，为往来之奇观。若夏秋水暴，自可为启闭之节。用阴阳家说，寺当少富云。绍圣元年九月十三日。

## 题寿圣寺

蜀人苏轼子瞻，南迁惠州，舫舟岩下。与幼子过同游寿圣寺。遇隐者石君汝砺器之，话罗浮之胜，至暮乃去。绍圣元年九月十二日书。



## 书天庆观壁

东坡饮酒此室，进士许穀甫自五羊来，邂逅一杯而别。

## 题罗浮

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东坡翁迁于惠州，舫舟泊头镇。明晨肩舆十五里，至罗浮山，入延祥宝积寺，礼天竺瑞像，饮梁僧景泰禅师卓锡泉，品其味，出江水上远甚。东三里至长寿观。又东北三里，至冲虚观。观有葛稚川丹灶。次之，诸仙者朝斗坛。观坛上所获铜龙六、鱼一。坛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锵鸣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邓守安字道玄，有道者也。访之，适出。坐遗履轩，望麻姑峰。方饮酒，进士许穀来游，呼与饮。既醉，还宿宝积中阁。夜大风，山烧壮甚，有声。晨粥已，还舟，□花光寺。从游者，幼子过，巡检史珏，宝积长老齐德，延祥长老绍冲，冲虚道士陈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宫、石楼、黄龙洞，期以明年三月复来。

## 记与舟师夜坐

绍圣二年正月初五日，与成都舟阁黎夜坐，饥甚。家人煮鸡肠菜羹甚美。缘是，与舟谈不二法。舟请记之。其语则不可记，非不可记，盖不暇记也。



## 题白水山

绍圣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汤泉，风于悬瀑之下，登中岭，望瀑所从出。出山，肩輿节行观山，且与客语。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阴之下。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复来？”意欣然许之。同游者柯常、林抃、王原、赖仙芝。詹使君名范，予盖苏轼也。

## 记 朝 斗

绍圣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将奠，雨作。已而清风肃然，云气解驳，月星皆现，魁杓明爽。彻奠，阴雨如初。谨拜手稽首而记其事。东坡居士苏轼书。

## 题栖禅院

绍圣三年八月六日夜，风雨，旦视院东南，有巨人迹五。是月九日，苏轼与男过来观。



## 题合江楼

青天孤月，故是人间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云点缀。乃是居心不净者常欲滓秽太清。合江楼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苳败屋七八间，横斜砌下。今岁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岂无寸土可迁，而乃眷眷不去，常为人眼中沙乎？绍圣二年九月五日。

## 书海南风土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庄子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隙，人则固塞其窦。”岂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顾视帟帐，有白蚁升余，皆已腐烂，感叹不已。信手书。时戊寅岁也。

## 书城北放鱼

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二十一尾，求售于东坡居



士。坐客皆欣然，欲买放之。乃以木盎养鱼，舁至城北沦江之阴，吴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时吴氏馆客陈宗道，为举《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因缘说法念佛，以度是鱼。曰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南无宝胜如来。尔时宗道说法念佛已，其鱼皆随波赴谷，众会观喜，作礼而退。会者六人，吴氏之老刘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阳王介石，温陵王懿、许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书。

### 题廉州清乐轩

浮屠不三宿桑下，东坡盖三宿此矣。去后，仲修使君当复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题。

### 书赠古氏

古氏南坡脩竹数千竿，大者皆七寸围，盛夏不见日，蝉鸣鸟呼，有山谷气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数亩，种桃李杂花。今年秋冬，当作三间一龟头，取雪常规模，东荫脩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为一郡之嘉观也。

### 内制批答二首

#### 赐门下侍郎孙固乞致仕不许批答

吾不出帷幄，临御家邦。实赖股肱之良，以持纲纪之



要，于其进退，顾可轻听之哉。卿顷自近藩，擢贰东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颜色，出词气，使人望之而忠诚可信，鄙倍自远，斯可矣。岂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诚请虽勤，于义未也。

### 赐刘昌祚免恩不许批答

卿国之虎臣，帅我爪士。总章大祀，宿卫有劳。宜为六军之先，以承大赉之庆。辞而不有，殊匪吾心。

### 内制表本一首

#### 雅饰御容表本

於赫皇祖，敷祐下民。眷真宇之靓深，俨粹容之肃穆。虽道存不变，而体有从新。既祇荐于科仪，斯永安于像设。

### 内制疏文一首

#### 设供禳灾集福疏

躬俭节用，本严房闼之风；遗大投艰，猥当庙社之寄。常恐德之弗类，以召灾于厥身。敢用仁祠，肆陈净供。恭延



梵释，普施人天。俾寿而康，非独辅安于寡昧；与民同利，固将燕及于华夷。仰冀能仁，曲垂昭鉴。



## 附 录

## 四库全书提要

《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宋苏轼撰。轼有《易传》，已著录。苏辙作轼《墓志》，称轼所著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并同，而别增《应诏集》十卷，合为一编，即世所称《东坡七集》者是也。《宋史·艺文志》则载《前、后集》七十卷，卷数与《墓志》不合，而又别出《奏议补遗》三卷、《南征集》一卷、《词》一卷、《南省说书》一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续集》二卷、《北归集》六卷、《儋耳手泽》一卷，名目颇为丛碎。今考，轼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闻见后录》称：京师印本《东坡集》，轼自校，其中“香醪”字误者不更见于他书，殆毁于靖康之乱。陈振孙所称，有杭本、蜀本，又有轼曾孙峤所刊建安中，又有麻沙书坊《大全集》本，又有张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无《应诏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载《志林》、杂



说之类，不加考订。而陈鹄《耆旧续闻》则称：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序，又绝少舛谬，极可赏。是当时以苏州本为最善，而今亦无存。叶盛《水东日记》又云：邵复孺家有细字小本《东坡大全文集》，松江东日和尚所藏有大本《东坡集》，又有小字大本《东坡集》。盛所见皆宋代旧刻，而其错互已如此。观《扞蚤新话》称：“《叶嘉传》乃其邑人陈元规作，和贺方回《青玉案》词，乃华亭姚晋作。集中如《睡乡》、《醉乡记》，鄙俚浅近，决非坡作。今书肆往往增添改换，以求速唐，而官不知禁”云云，则轼集风行海内，传刻日多，而紊乱愈甚，固其所矣。然传本虽夥，其体例大要有二：一分为集编订者。乃因轼原本原目，而后人稍增益之，即陈振孙所云杭本。当轼无恙之时，已行于世者，至明代江西刊本犹然，而重刻久绝。其一为分类合编者。疑即始于居世英本，宋时所谓《大全集》者，类用此例。迄明而传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号《东坡先生全集》，载文不载诗，漏略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者，号《苏文忠全集》，板稍工，而编辑无法。此本乃国朝蔡士英所刊，盖亦据旧刻重订，世所通行，今故用著录。集首旧有《年谱》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所编。邵长蘅、查慎行补注苏诗，称其于作诗岁月，编次多误。以原本所有，今并存焉。

## 东城全集序

宋孝宗赵□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乎天地之间。”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化，开盛衰之运。不然，则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谏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癡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乃作赞曰：

维古文章，言必己出。缀词缉句，文之蠹贼。手抉云汉，斡造化机。气高天下，乃克为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谏论，不顾身害。凜凜大节，见于立朝。放浪岭海，偁于渔樵。岁晚归来，其文益伟。波澜老成，无所附丽。昭晰无疑，优游有余。跨唐越汉，自我师模。贾马豪奇，韩柳雅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羨。敬想高风，恨不同时。掩卷三叹，播以声诗。

乾道九年闰正月望，选德殿书赐苏峤。

## 东坡全集凡例

清·蔡士英

一、长公全集，旧淮江西、京本二刻行世，其间鲁鱼亥豕之讹，互有短长。今酌其善者从之，其他意义深远不可强通者，并存其旧，以示阙疑之意。

一、江西本旧作前、后、续、奏议、应诏、内外制六



集，既非编年，殊乖类聚。今并细为分类，以便览者云，

一、诗不细类者，以集中有一题而众体悉具者，析之恐失当日作者之意，故不细类。

一、旧本脱谬，如《十八罗汉赞颂》，强半雷同，《子石砚铭》有序，不录其间。数行之误，句字不讹，不可枚举。今并多方参订，以求其当。

一、世本所传武王、秦始皇帝、伍子胥、范蠡等论，原属《志林》中《论古》十三条，甚有一条而割作二论者。今皆改正。又有原属记而强作碑，原属碑而强作记者。今并细详其体，以正其谬。

一、今刻较之旧本，所增不啻十之二。第长公生平所作甚富，海外之文，当时已不能尽收，何况今日。耳目之外，所遗应多。博雅君子，幸不吝教，助成续刻，亦千古之快事也。

一、长公家藏未刻者，尚有《易解》《书传》《论语解》《乌台诗案》《指掌舆地图说》，以其自为种类，故俱俟续刻。

## 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

明·李绍

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七家而已。然韩、柳、曾、王之全集，自李汉、刘禹锡、赵汝砺、危素之所编次，皆已传刻，至今盛行于世。欧阳文惟欧所自选《居士集》，大苏文惟吕东莱所编文选，与前数家并行，然仅十中之一二。求其全集，则宋时刻本虽存，而藏于内阁，仁庙亦尝命工翻刻，而欧集止以赐二三大



臣，苏集以工未毕，而上升遐矣。故二集之传于世也独少，学者虽欲求之，盖已不可易而得者矣。

海虞程侯自刑部郎来守吉，谓欧吉人，吉学古文者，以欧为之宗师也，尝求欧公大全集刻之郡黉，以幸教吉之人矣。既以文忠苏公学于欧者，又其全集世所未有，复遍求之，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及仁庙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以与欧集并传于世。既成，教授王君克修请予序。

公为人英杰奇伟，善议论，有气节。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其文名盖与韩、柳、欧、曾、王齐驱而并称，信如天之星斗，地之山岳，人所快睹而钦仰者，奚庸序为！独推程侯今日所以传刻之意，则不可不序以见之也。

盖公文全集初有杭、蜀、吉本及建安麻沙诸本行于世，以岁既久，木朽纸弊，至于今，已不复全矣。兹幸程侯慕仰昔贤，思其著述，亟为寻访，俾散乱亡逸者，悉收拾之，汇为一集，传刻于世。使吾郡九邑之士，得而观之，皆知学古之作，而无浮靡之习。四方郡邑之广，以至遐裔之地，亦必因以流布，而皆有以沾其□馥。后之君子，将转相摹刻以传，又可及于久远。则侯之幸教学者之意，非独止于一郡，而达之天下，垂之后世无穷焉。是其有功于苏文，岂不亦大矣乎！予故乐而为之序。

成化四年春二月朔，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国史副总裁、前翰林学士兼经筵官、郡人李绍序。



## 宋苏文忠公全集叙

明·茅维

自古文士之见道者，必推眉山苏长公其人，读其文而可概已。在昔论文者，咸以梁昭明《文选》为指南，而长公独非之。盖其书出而士习益趋于文而文日降，譬之曦薄虞渊，波曳尾闾，质丧旨淆，莫之能挽者。以隋炀之不君，特患文之无节，史氏嘉之，殆骎骎乎启唐风之一变。五季承唐之靡，而宋复振之，以绍唐之元和。其间庐陵先鸣，而眉山、南丰为辅。卒之士人所附，萃于长公，而庐陵不自功矣。然文之变也，变则创，创则离，离其章而壹其质，是谓唐、宋之复古。顾徇名之士，求其离而瑕之，晓晓然援古以自多，将谓越唐、宋而逼秦、汉，其合者直章焉尔，而质不唐、宋若也，奚其古？

先大夫患之，辑唐、宋八家行于世，而眉山氏居其三。则尝授诸维曰：“吾以长公合八家，姑举其要，要以长公成一家，必举其赢。然吾已矣，小子维识之。”昔长公被逮于元丰间，文之秘者，朋游多弃去，家人恐怖而焚之者，殆无算。逮高宗嗜其文，汇集而陈诸左右，逸者不复收矣。迄今遍搜楚、越，并非善本，既嗟所缺，复憾其讹。丐诸秣陵焦太史所藏阁本《外集》。太史公该博而有专嗜，出示手板，甚核。参之《志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历寒燠而付之梓。即未能复南宋禁中之旧，而今之散见于世者，庶无挂漏。为集总七十五卷，各以类从，是称《苏文忠公全集》云。

盖长公之文，犹夫云霞在天，江河在地，日遇之而日



新，家取之而家足，若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其亢不迫，其隐无讳，澹而腴，浅而蓄，奇不诡于正，激不乖于和，虚者有实功，泛者有专诣，殆无位而摅隆中之抱，无史而华龙门之长，至乃羁愁濒死之际，而居然乐香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桑之隐也者，岂文士能乎哉！噫，世能穷长公于用，而不能穷长公于文；能不用长公，而不能不为长公用。当其纷然而友，粲然而布，弥宇宙而亘今古，肖化工而完真气，无一不从文焉出之，而读之澹乎若无文也，长公其有道者欤！又尝语人以文之旨，第举夫子所谓“辞达而已矣”。盖文止乎达，而达外无文，原六艺而等于万代，旨其蔽之哉！彼所指离不离者抑末耳。在昭明固云“老、庄、管、晏之书，以意为宗，不以文为本”者，无庸进退之也。若长公者，非其亚耶？藉令起昭明以进退其文，吾知难乎为政埃。则不佞是役也，盖不徒以先大夫之成命在。

万历丙午元日，吴兴茅维撰。

## 刻苏长公集序

明·焦竑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见，不苟同于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托以不朽。夫道莫深于《易》，所谓洗心以退藏于密而吉凶与民同患者也。圣人没，其吉凶同民者故在，而退藏之义隐矣。学者不得其退藏者，而取已陈之刍狗当之，故识凿之而贼，才荡之而浮，学封之而塞，名锢之而死，其言语文章，非不工且博也，然械用中存神者不受，以譬夫妙解投械，精潜应感者，当异日谈矣。

苏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贾谊、陆贽自命，已从武人王彭



游，得竺乾语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释，悟无思、无为之宗，慨然叹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自是横口所发，皆为文章，肆笔而书，无非道妙，神奇出之浅易，纤秣寓于澹泊，读者人人以为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学识，方为吾用之不暇，微独不为病而已。盖其心游乎六通四辟之途，标的立，而物无留馘焉。迨感有众至，文动形生，役使万景而靡所穷尽，非形生有异，使形者异也。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寻声布爪，唯谱之归，而又得硕师焉以指授之。乃成连于伯牙，犹必徙之岑寂之滨，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涌，然后恍有得于丝桐之表，而《水仙》之操为天下妙。若矇者偶触于琴而有声，辄曰：“音在是矣”。遂以谓仰不必师于古，俯不必悟于心，而敖然可自信也，岂理也哉！

公著作凡几所，所谓有所自见而惟道之合者也。而于《易》、《论语》二传，自喜为甚，此公所以为文者，而世未尽知也。《经解》余向刻于沧州。茅君孝若复取诸集，合为此编，而属余为序。为书此简端，今学者知循其本云。

万历丙午正月既望，瑯琊焦竑序。

## 宋赠苏文忠公太师敕文

宋高宗赵构

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爱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覩，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



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迺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 东坡先生本传

### 《宋史》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余，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



木繡，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仪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



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



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藪，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靡帑廩，下夺农时。隄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撻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



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亲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施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眚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哱专任子之而政，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



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決。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夕报可。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乐？”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有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谗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



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邪？”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以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觐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使之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乱之渐。”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



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推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糴常平米，多作暲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



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固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湊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合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



定州。时国是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待帷幄，方当戎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廩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宠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



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僇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

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

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侪，未尝以师资自予也。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谏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孝宗置其文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

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



伟，议论之卓犖，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 东坡先生墓志铭

宋·苏辙

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公讳轼，姓苏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则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



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太夫人忧，终丧。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义粲然，时以为难。比答制策，复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关中自元昊叛命，人贫役重，岐下岁以南山木繡，自谓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公遍问老校，曰：“木繡之害，本不至此，若河谓未涨，操繡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繡行无虞。乃言于府，使得系籍，自是衙前之害减半。治平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宰相犹不可，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

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



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

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公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公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密人私以为幸。郡尝有盗窃发而未获，安抚转运司忧之，遣一二班使臣领悍卒数千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欲为乱。民诉之，公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溃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自密徙徐。是岁，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



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屨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徙知湖州，以表谢上。言事者撻其语以为谤，遣官逮赴御史狱。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上初薄其过，而浸润不止，至是不得已从其请。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复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未至，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愿得居之。书朝入，夕报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会晏驾，不果复用。

至常，以哲宗即位，复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为礼部郎中。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谗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公。公见子厚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子厚以为然。君实赖以少安。既而朝廷缘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力



辞之，见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公固辞。持正曰：“今日谁当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持正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然希亦由此继补记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赐银绯。二月，迁中书舍人。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公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君实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补外，不许。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则因缘熙宁谤讟之说以病公，公自是不安于朝矣。寻除翰林学士。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觐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宽其禁约，使得尽其技。而巡铺内臣伺其坐起，过为凌辱，公以其伤动士心，亏损国体，奏之。有旨送内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悦服。尝侍上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公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公知不见容，乞外任。



四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谏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刺时事，大臣议逐之岭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降敕置狱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发，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所以慰劳甚厚。及至杭，吏民习公旧政，不劳而治。岁适大旱，饥疫并作，公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暹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哀羨缙得二千，复发私囊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是秋。复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来岁必饥，复请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余常平米，并义仓所有，皆以备来岁出粜，朝廷多从之。由是吴越之民，复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河行阡阍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公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



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杭人名之苏公堤。杭僧有净源者，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窃持其画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附舶来祭。祭讫，乃言国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寿。公不纳，而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鲜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之，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诱外夷，邀求厚利，为国生事，其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高丽贡使果至。公按旧例，使之所至吴越七州，实费二万四千余缗，而民间之费不在，乃令诸郡量事裁损。比至，民获交易之利，而无侵挠之害。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捕诸山犬牙相错，洄湊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公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于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以达于龙山运河，山避浮山之险，人皆以为便。奏闻，有恶公成功者，会公罢归，使代者尽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尝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恨



之。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有德于其人，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入为翰林承旨，复侍迓英。当轴者不乐，风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于宋，会神考晏驾，哭于宋，而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言者妄谓分闻讳而喜，乞加深谴。然诗刻石有时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惧，请外补，乃以龙图阁学士守颍。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则陈亦多水。至是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注之于淮，议者多欲从之。公适至，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浸州境，决不可为，朝廷从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人，群党惊劫，杀变生及捕盗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阴尉李直方，谓之曰：“君能擒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退，缉知群盗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党，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获之，然小不应格，推赏不及。公为言于朝，请以年劳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朝廷不从。其后吏部以公当迁以符会考，公自谓已许直方，卒不报。七年，徙扬州。发运司旧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载，率无虞而速达。近岁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复故，朝廷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侍读。是岁，亲祀南郊，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贵戚以其车从争道，不避仗卫，公于车中劾奏之。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寻迁礼部，复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高丽遣使请书于朝，朝廷以故事



尽许之。公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之乎？”不听。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乞守郡自效。

八年，以二学士知定州。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廩赐，故不敢何问。公取其贪污甚者，配隶远恶，然后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战法，众皆畏服。然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复以脏诉其长，公曰：“此事吾自治则可，汝若得告，军中乱矣。”亦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公命举旧典，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出。公召书吏作奏，将上，光祖震恐而出，讫事，无敢慢者。定人言：“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北戎久和，边兵不试，临事有不可用之忧，惟沿边弓箭社兵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宠公守边，因其故俗立队伍，将校出入，赏罚缓急可使。岁久，法弛，复为保甲所挠，渐不为用。公奏为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长吏以时训劳，不报。议者惜之。

时方例废旧人，公坐为中书舍人日草责降官制，直书其罪，诬以谤讪，绍圣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寻复降一官，未至，复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从齿岭南编户，独以少子过自随，瘴疠所侵，蛮蜚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窆。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惠人爱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入畚土运甃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元符三年，大赦，北还。初徙廉，再徙永，



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从其便。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将居许，病暑，暴下，中止于常。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实七月丁亥也。

公娶王氏，追封通义郡君。继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孙男六人，箠、符、箕、簫、筌、筹。

明年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郟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



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孙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遗言。公既除丧，既以礼葬姑。及官可荫补，复以奏伯父之曾孙彭。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铭曰：

苏自栳城，西宅于眉。世有潜德，而人莫知。猗欤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师焉，其学以光。出而从君，道直言忠。行险如夷，不谋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试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进以诗书。谁实间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变生死，孰为去来。古有微言，众说所蒙。手发其枢，恃此以终。心之所涵，遇物则见。声融金石，光溢云汉。耳目同是，举世毕知。欲造其渊，或眩以疑。绝学不继，如已断弦。百世之后，岂其无贤。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皆迁于南，而不同归。天实为之，莫知我哀。

## 东坡先生年谱

宋·王宗稷作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1036〕

先生生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时。按先生《送沈遼》诗云：“嗟我与君皆丙子。”又有《赠长芦长老》诗云：“与公同丙子，三万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矶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为身宫，而仆以磨蝎为命。”若以磨蝎为命推之，



则为卯时生。议者以先生十二月为辛丑，十九日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

四年丁丑〔1037〕

宝元元年戊寅〔1038〕

二年己卯〔1039〕

康定元年庚辰〔1040〕

庆历元年辛巳〔1041〕

二年壬午〔1042〕

是年先生七岁，已知读书。按先生《上韩魏公梅直讲书》云：“自七八岁知读书。”又按先生长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仆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余，能知孟昶宫中事。”又考《冷斋夜话》载先生云：“某七八岁时，尝梦游陕右。”

三年癸未〔1043〕

是年先生八岁，入小学，按《志林》云：“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庆历三年，某始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以鲁人石守道《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某从旁窃观，问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四年甲申〔1044〕

五年乙酉〔1045〕

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问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某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载东坡少时语云：“秦少章言东坡十来岁，老苏曾令作《夏侯太初论》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捕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之语。老苏爱此论。年少所作，故不传。”又按赵德麟所编《侯鯖录》云：“东坡年十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

六年丙戌〔1046〕

七年丁亥〔1047〕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砚铭》曰：“某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铿然，扣之有声。”又按先生作《钟子翼哀词》云：“某年十二，先君宫师归自江南。”又按先生《与曾子固书》云：“祖父之没，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1048〕

皇祐元年己丑〔1049〕

二年庚寅〔1050〕

三年辛卯〔1051〕

四年壬辰〔1052〕

先生年十七，按长短句《满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

五年癸巳〔1053〕

至和元年甲午〔1054〕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氏墓志》云：“生十有六岁，而归于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数考之，则甲午年归于先生明



矣。”

二年乙未〔1055〕

是岁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谒张安道。按先生作《乐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一见待以国土。”有晁美叔，是年求交于先生。按《送美叔诗》云：“我生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君来扣门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1056〕

先生年二十一，举进士。按《凤鸣驿记》云：“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不可而出。次于逆旅。”又有写老苏《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1057〕

先生年二十二，赴试礼部，馆于兴国寺浴室院。按先生作《兴国六祖书赞》云：“余嘉祐初举进士，馆于兴国浴室院。”时欧阳文忠公考试，得先生《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异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先生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及殿试章衡榜中进士乙科。始见知于欧阳公及韩魏公、富郑公，皆待以国土。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归京》云：“昔吾举进士，试名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且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讪公者成市。又有《上韩太尉书》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讲书》。是年先生登第之后，四月，丁太夫人武阳君程氏忧。按司马温公作《程夫人墓志》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终于乡里。”又按老苏寄文忠公书云：“二子不免丁忧，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1058〕

四年己亥〔1059〕

是岁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苏舟行适楚。按先



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焉，谓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1060〕

是岁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有《新渠》诗，其序云：“庚子正月，予过唐州，太守赵侯始复三陂，疏召渠，为《新渠诗》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1061〕

是岁先生年二十六，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有《应制科上两制书》及《上富丞相书》，又有《谢应中制科启》，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按先生有《感旧》诗序云：“嘉祐中，予与子由奉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凤翔任，与子由别，马上赋诗。到任有《石鼓》诗云：“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又有《凤翔八观》及《凤鸣驿记》。

七年壬寅〔1062〕

先生年二十七，官于凤翔。二月有《诏郡吏分往属县决囚作诗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预会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及按《志林》有《论太白山旧封公爵为文记之》。是岁嘉祐七年也。又有《记岁暮乡俗三首》。以子由《和守岁》诗考之，云“顾兔追龙蛇”，子由注云“是岁壬寅”，乃知《记岁暮乡俗》三诗，作于壬寅岁矣。

八年癸卯〔1063〕

先生年二十八，官于凤翔。作《思治论》。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1064〕

先生年二十九，官于凤翔。

二年乙巳〔1065〕

先生年三十，自凤翔罢任。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治平



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英宗皇帝在藩邸，闻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试秘阁，皆入三等，得直史馆。”是年通义郡君王氏卒于京师。

三年丙午〔1066〕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师直史馆，丁老苏忧，扶护归蜀。按欧阳文忠公作老苏墓志云：“明允《太常因革礼书》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君以疾卒，实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按张安道作《老苏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礼书成，未报，以疾卒，实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闻而伤之，命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葬于蜀。

四年丁未〔1067〕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苏于眉州。

神宗皇帝熙宁元年戊申〔1068〕

先生年三十三免丧。按《四菩萨阁记》云：“载四菩萨版以归。既免丧，尝与往来浮屠人，劝某为先君舍施。为大阁以藏之。”作记乃熙宁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1069〕

先生年三十四，还朝，监官告院。按《乌台诗话》云：“熙宁二年，某以京授差遣，与王诜写诗赋及《莲华经》。”

三年庚戌〔1070〕

先生年三十五，监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诗》，其序云：“熙宁三年，子平自右司谏、直集贤院出牧郑州，赋诗饯之。”又有《送钱藻知婺州诗分韵得英字》、《送曾子固倅越诗公韵得燕字》。《乌台诗话》云：“旧例，馆阁补外，同舍饯送，必分韵。”又有《寄刘贡甫》诗。是年范景仁尝举先生充谏官。

四年辛亥〔1071〕

先生年三十六，任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



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灯疏》。御史以杂事诬奏先生过失，未尝一言以自辩，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过扬州，与刘贡甫、孙巨源、刘莘老相聚数月，用逐人字作诗。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两绝。除夕，先生以通判职事直都厅，日暮返舍，题一诗于壁。

五年壬子〔1072〕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岁有《牡丹记》，其序云：“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是年科场，先生监试，有《呈试官》诗及《试院煎茶》诗、《催试官考较戏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楼，是日榜出，与试官两人复留，有五绝句。又有《送杭州进士诗》序云：“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作是诗以勉之。”十二日，运司差先生往湖州相度堤□利害，与湖州太守孙莘老相见，有《赠莘老》七绝及作《山村五绝》。是岁又作《送杜子方》诗。及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有诗。

六年癸丑〔1073〕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观潮》诗写于安济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飞白记》，其略云：“熙宁六年冬，以事至姑苏。安简王公子诲出所赐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钱塘六井记》，其略云：“熙宁五年，太守陈公述古至，问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毕脩，故详其语以告后人。”运司又差先生往润州，道出秀州，钱安道送茶，和诗。是岁有《次韵章传道》诗，《和刘贡甫秦字韵》诗，《寄刘道原》诗及《和陈述古冬日牡丹诗》四绝，又有《题赠法惠师小童思聪》。



## 七年甲寅〔1074〕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游风水洞，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风水洞相待，有诗题壁。是年纳侍妾朝云。墓志云：“朝云姓王氏，钱塘人，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绍圣三年卒于惠州，年三十四。”以岁月考之，熙宁之甲寅至绍圣之丙子，恰二十三年，乃知纳朝云在是年明矣。朝云年三十四，是为癸卯生，来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济南，求为东州守。按子由《超然台赋》序云：“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勤上人诗集序》云：“熙宁七年，余自钱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别天竺观音诗》序云：“余昔通守钱塘，移莅胶西，以九月二十日，来别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按先生《记游松江说》云：“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叔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及道过常州，为钱公辅作哀辞。又有《与段屯田》诗云：“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是年又作《鳧绎先生文集序》，又有《师子屏风赞》云：“润州甘露寺，有唐李卫公所留陆探微画师子版。余自钱塘移守胶西，过而观焉。”是年先生在润州道上过除夜，则《师子赞》必在是年矣。又有《润州道上过除夜》诗两绝。

## 八年乙卯〔1075〕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韩丞相论灾伤书》，其到郡二十余日矣。又论密州盐税，又作《后杞菊赋》，其序云：“予任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移守胶西，而斋厨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



刘孝叔吏部》诗及《和李公择来字韵》诗。及常山祈雨感应，立雩泉。

九年丙辰〔1076〕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记》云：“熙宁九年丙辰，蜀人苏某来守高密。”是年中秋，欢饮达旦，作《水调歌头》怀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写《超然台记》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书胶西盖公堂照壁画赞》，及作《山堂铭》，作《表忠观碑》。

十年丁巳〔1077〕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诗。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自密徙徐，是岁河决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东徐。又与子由相会于澶濮之间，相约赴彭城。留百余日，宿于逍遥堂，子由有两绝，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决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以全，朝廷降诏奖谕。作《河复》诗。《韩干画马歌》、《司马君实独乐园诗》及《送范蜀公往西京》诗。又有和子由《水调歌头》词。又有《与王定国颜长道泛舟》诗，有“回头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丰元年戊午〔1078〕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适值春旱，徐州城东二十里有石潭，置虎头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龙行》。是年三月，始识王迥子高，闻与仙人周瑶英游，作《芙蓉城》诗。二月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发常平钱米，改筑徐州外小城，创木岸四，以《奖谕敕记》并刻诸石。为《熙宁防河录》，云：“乃即徐州城之东门为大楼，堊以黄土，名之曰黄楼，以土实胜水故也。”



子由作《黄楼赋》，先生跋云：“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楼成，九月庚辰大合乐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离别。”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岁与子由会于此。”去岁之会，乃逍遥堂和诗之时也。又有《九日黄楼作》古诗一首云：“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沓发”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语。又作《放鹤亭记》、《滕县公堂记》、《鹿鸣燕诗序》、《和鲁直古风二首》及《次韵潜师放鱼》、《和舒尧文祈雪诗》、《祭文与可》、及作《石炭》诗，又作《日喻》一篇。

### 二年己未〔1079〕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毕仲孙舒焕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记。按《玉局文》云：“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张氏园亭记》云：“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记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师还杭州序》，及为章质夫作《思堂记》、王定国作《三槐堂记》、跋欧阳文忠公家书。后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从。先生作《子立墓志》云：“子立、子敏皆从余学于吴兴，学道日进，东南之士称之。”有《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发岷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会者五人分韵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与可画□□谷偃竹记》，其末云：“元丰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见画，废卷而哭失声。”是岁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谢表》以为谤，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摄。按《子立墓志》云：“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



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书》云：“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箸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台，狱中有《寄子由诗二首》及《赋榆槐竹柏四诗》，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闻太皇太后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许成服欲哭则不可欲泣则不敢作挽诗二首》。已而狱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闻先生下狱，上书乞以见任官职赎先生罪，责筠州酒官。出狱，再次寄子由二诗韵，有“百日归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狱，至是踰百日矣。

### 三年庚申〔1080〕

先生年四十五，责黄州。自京师道出陈州，子由自南都来陈，相见三日而别。先生有古诗，有“便为齐安民”之句。又与文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诗与子由别，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韵》古诗二首。过新息县，有《示乡人任师中》一首。任伋，字师中，眉州人，尝倅黄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诗示之。又有《过淮》诗、《游净居寺》诗。至岐亭，访故人陈慥季常，为留五日，赋诗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黄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黄州》诗。按先生《别王文甫子辩》云：“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州，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是年五月，子由来齐安，先生有诗迎之。又有《晓至巴河迎子由》诗。乃与子由同游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诗一首。定惠颙师为先生竹下开啸轩，作诗记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诗云：



“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怀在徐州与张师厚、王子立、子敏饮酒杏花下时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贵，先生作诗，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幽谷”之句。按近日《黄州东坡图》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迁临皋亭，乃旧日之回车院也。”又有《迁居临皋亭》诗。先生就临皋亭立南堂，有诗五绝。又有《读战国策》及作《石芝》诗。先生是岁又有《答秦太虚书》。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士堂，冬至后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于临皋亭。按先生《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覃思《易》、《论语》，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黄定居之后，即作《易传》九卷，《论语》五卷，必始于是岁矣。

#### 四年辛酉〔1081〕

先生年四十六，在黄州，寓居临皋亭。正月往岐亭，访陈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丰三年正月，岐亭为留五日，明年正月，复往见之。”过古黄州，获一鉴，周尺有二寸。有《鉴铭》云：“元丰四年正月，余自齐安往岐亭，泛舟而还，过古黄州，获一鉴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请故营地之东，名之以东坡。考《东坡八首》序云：“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请故营地，使躬耕其中。”盖先生庚申来黄，至辛酉为二年矣。以《东坡图》考之，辛酉方营东坡，次年始筑雪堂。以《赠孔毅甫》诗观之，“去年东坡拾瓦砾，今年刈草盖雪堂”，则雪堂作于壬戌岁明矣。又有《中秋日饮酒江亭上》，有《赠郑君求字》及《记游松江说》、《闻捷说》。按大会集《杂说》云：“元丰辛酉冬至，仆在黄州，侄安节远来，饮酒乐甚，以识一时盛事。”又有《冬至赠安节》诗云：“平生几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与安节



夜坐赋繁字韵诗》三首，及正月过岐亭作《应梦罗汉记》。  
五年壬戌〔1082〕

先生年四十七，在黄州。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以《东坡图》考之，自黄州门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问》云：“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号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其名盖起于此。先生自书东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试以《东坡图》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则有细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则有大冶长老桃花、茶，巢穴脩菜，何氏丛橘，种秔稌，蒔枣栗，有松期为可斲，种麦以为奇事，作陂塘，植黄桑，皆足以供先生之岁用，而为雪堂之胜景云耳。以长短句《拟斜川》观之，元丰壬戌之春，予躬耕东坡，筑雪堂为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作《江城子》词。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蕲水，观《悼徐德占诗》序云：“元丰五年三月，余以事至蕲水，德占惠然见访。”又有春夜行蕲水，过酒家饮酒，乘月至一桥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词。又游蕲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词，又作《寒夜》诗二首云“自我来黄州，已见三寒食。”先生庚申二月来黄，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先生有诗谢之，有“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之句。七月游赤壁，有《赤壁赋》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十月又游之，有《后赤壁赋》。以《东坡图》考之，《后赤壁赋》云：“十月既望，苏子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则壬戌之冬未迁，而先生以甲子六月过汝，则居雪堂止年余。由是推之，先生自临皋迁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后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云：“去年太岁空在酉。”乃知指去年辛酉而言之。



也。又按长短句有“饮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定风波》，及《梦扁舟》、《望栖霞》，作《鼓笛慢》，及记单驤、孙兆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年《醉蓬莱》，示黄守徐君猷，有“羁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来黄，至是恰三年矣。

#### 六年癸亥〔1083〕

先生年四十八，在黄州。为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铭》，又有《题唐林父笔文》。闰八月，有诗与武昌主簿吴亮工。又有《记承天夜游》云：“十月十二夜至承天寺，寻张怀民，相与步于中庭。庭中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盖竹柏影也。”及作一绝送曹焕往筠州，序云：“明年余过圆通，始得其详。”先生甲子岁自黄之江游庐山，则送曹焕诗必在是年矣。又梦中作《祭春牛文》云：“元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梦数吏人持纸请祭春牛文，予取笔疾书其上。”

#### 七年甲子〔1084〕

先生年四十九，在黄州。二月与徐得之、参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师中庵题名》。又有《记定惠寺海棠说》。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长短句《满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予将自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李仲览来，书以遗之。”词中有“坐见黄州再闰”之句。按《东坡图》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观，俱以诗知名，多从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国寺记》，有《别黄州》诗，有《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诗。黄州送先生者皆至于慈湖，陈季常独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浔阳宫诗，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韵。”因游庐山，有《记游庐山说》云：“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见，



应接不暇，不欲作诗。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入开先寺，主僧求诗，作《瀑布》一绝。往来十余日，作《漱玉亭》、《三峡桥》诗。与总老同游西林，有《赠总老》及《题西林壁》，皆绝句也。”又有《写宝盖颂与仙长老》，其序云：“圆通禅院，先君旧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写《宝盖颂》以赠长老仙公。”盖先生端午已在筠州，计程必作宫师忌日之后，即为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题李公择山房》，及《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有古诗一首。按《跋李志中文》云：“元丰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州陆走高安，别家弟子由。”以《冷斋夜话》考之，子由在筠州，云庵居洞山，聪禅师亦蜀人，居寿圣寺。一夕三人同梦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间果有同梦者，异哉！”久之，东坡书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见。”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东坡至，各追绎所梦。坡曰：“某年七八岁时，尝梦某身是僧，往来陕右。”云庵惊曰：“戒，陕右人也。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坡时年四十九矣。又以先生古诗考之，有《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诗，及《将至筠州，先寄迟适远三犹子诗》、《端午游真如寺》，及《别子由三首》。在筠州为留十日，又有《初别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之作也。七月过金陵，有与叶致远唱和诗。途中又有《送沈逵赴广南》诗云：“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脱重江，君复南行轻万里”。逼岁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下，作《如梦令》两阙，又作《满庭芳》与刘元达，序云：“余年十七与仲达往来于眉山，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砚铭》。又作《水龙吟》及有《谢黄师是除夜送酥



酒》诗。先生上表乞于常州居住，其略云：“今虽已至泗州，而费用罄竭。见一面前去南京听候朝旨”。又考《驪驹驿试笔》云：“正月四日离泗州。”则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 八年乙丑〔1085〕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杂说·驪驹驿试笔》云：“今日离泗州，然吾方上书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书。及到南京，有放归阳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内，复朝奉郎，知登州。再过密州，有赠太守霍翔诗云：“十年不赴竹马约。”盖先生丁巳岁去密，至是以成数为十年矣。过海州，叹高丽馆壮丽，作一绝。到郡五日，以礼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人有《海市》诗，又有《别登州举人》诗，有“休嫌五日臃臃守”之句，又有《赠杜介》诗，及《题楞伽跋》、《多宝院文》。又有《题登州蓬莱阁》及《跋起居钱公文后》。

###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赐银绯，寻除中书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年，余为中书舍人，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是年有《法云寺钟铭》，又作《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及作《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内中告迁神御于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庙、宫观、寺院祈雪祝文》、《五岳四渎祈雪祝文》。及任中书舍人日，举江宁府司理周穉充学官。及除内翰，又有《举鲁直自代状》。

### 二年丁卯〔1087〕

先生年五十二，为翰林学士，复除侍读。有《书石舍人北使序后》。及有《与乔同寄贺君》诗，其序云：“元祐二年同来京师十数日，予留之，不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



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绝》，又有《书子由日本扇后》，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兴国寺六祖画赞》：“至嘉祐初举进士，馆于兴国浴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书舍人鼓器资亦馆于是，余往见之。”按先生嘉祐丁酉举进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一年矣。是年又作《西京应天院脩神御毕告迁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及《景灵宫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岳四渎祈雨祝文》、《天地宗庙社稷祈雨祝文》、《景灵宫天兴殿开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 三年戊辰〔1088〕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学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斋》，有“白发苍颜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试，先生知贡举，开院日，有《与李方叔诗》，序云：“仆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仆领贡举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诗谢之。”又《和钱穆父雪中见及》，有“行避门生时小饮”之句。又充馆伴北使，按先生《与陈传道书》云：“某顷伴虏使，颇能诵某文。”乃知先生高文大册，传播夷夏，又岂止及于鸡林行贾而已哉！是年作《吕大防、范纯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词》、《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阙雨祈雨祝文》。按赵德麟《侯鲭录》云：“东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与鲁直、蔡天启会于伯时舍，录鬼仙诗。”有议论作诗付过，又有《论乐》等说。及与王晋卿论雪堂义墨，及为文骥作《字说》。又十二月二十一日，立延和殿中，论盛度诰词。

### 四年己巳〔1089〕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学士，有《东太一官脩殿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三月内，累章请郡，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宣仁心善先生辩蔡持正之谤，



出郊，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谢表云：“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语尔。到任有《谒文宣王庙祝文》云：“昔自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谒诸庙祝文》。先生之帅杭也，替林子也，先生有《和子中诗》，有“江边遗爱啼斑白”之句。是年过吴兴，又作《定风波》为六客词，作《范文正公文集序》，及《跋荆敦夫赋》、《书米元章》。又有己巳重九和苏伯固《点绛唇》。是岁子由使契丹，先生有诗送之。有“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余杭，子由代先生为学士。

#### 五年庚午〔1090〕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论西湖状》及论高丽公案，有《谢元祐五年历日表》，有《与刘景文苏伯固游七宝寺题竹上绝句》。又有庚午重九《点绛唇》。十月二十六日，与晦老、全翁、元之、孰夫《游南屏寺记》，《点茶试墨说》。十二月游小灵隐，听林道人弹琴，及有《乞僧子珪师号状》，除夜有《和熙宁中题都厅诗》，序云：“熙宁中，某通守此邦，除夜题一诗于壁，今二十年矣。”盖熙宁辛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书朱象先画后》及《问渊明》说。

#### 六年辛未〔1091〕

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召。按先生作《别天竺观音三绝》，序云：“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阙。”又按先生作《参寥泉铭》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会，有献翦癰花者，作《浣溪沙》寄袁公济。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复来替先生，是以先生《与子中启》有“适相先后”之说。过润州，作《临江仙》别张秉道。既到京师，除翰林



承旨，复侍迓英。按子由所作《颖滨遗老传》云：“先生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遑安，乞寝臣新命，与兄同备从官。不报。”六月作《上清储祥宫碑》，其略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诏臣某，上清储祥宫成，当书之石。臣待罪北门，记事之成职也。”按赵德麟《侯鯖录》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旧拟作《衣带马表》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带有余；鉏退之心，非敢后也，马不进。”数月以弟嫌请郡，复以旧职知颖州。按先生《怀旧别子由》诗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年五十六矣。”到任有《谒文宣王及诸庙文》，有《祭欧阳文忠文》，及有《到颖未几公帑已竟斋厨索然戏作数句》。按赵德麟《侯鯖录》云：“元祐六年冬，汝阴久雪，人饥。一日天未明，东坡先生简召议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颖人之饥，欲出百余千造炊饼救之。老妻谓某曰：子昨过陈，见傅钦之，言签判在陈，赈济有功，不问其赈济之法？某遂相招。’今时面议曰：‘已备之矣。今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义仓之积谷数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秤，酒务有柴数十万秤，依元价卖之，可济中民。’先生曰：‘吾事济矣。’遂草放积欠赈济奏。陈履常有诗，先生次韵，有‘可怜扰扰雪中人’之句，为是故也。由此观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饥，真得循吏之体矣。”又有《聚星堂雪诗》、《祭辩才文》、《跋张乖崖文后》及《志林》载《梦中论左传说》及《论子厚瓶赋》。又有十二月二日《与欧阳叔弼季默夜坐记》、《道人问真说》。是年颖州灾伤，先生奏乞罢黄河夫万人，开本州沟渎，从之。

七年壬申〔1092〕



先生年五十七，在颍州任。按赵德麟《侯鯖录》云：“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召与二欧饮。”先生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花》，有“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之句。已而改知扬州。先生之在颍也，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几有维扬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先生次韵，又再和之。及作《双石诗》示僚友。按《冷斋夜话》云：“东坡镇维扬，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长老求解院归西湖，坡将僚佐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读之，其词有‘为东坡而少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书召，有《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诗》，有“一味丰年说淮颖”之句。复兼侍读。是年南郊，先生为卤簿使，寻迁礼部尚书，迁端明、侍读学士。有《读朱晖传》、《题文潜语后》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尚书日，有《荐赵德麟状》。

#### 八年癸酉〔1093〕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读二学士。是年先生继室同安郡君王氏卒于京师。按先生作《西方阿弥陀赞》序云：“苏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谨按：先生初娶通义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先生《祭王君锡丈人》云：“某始婚姻，公之犹子。允有令德，夭阏莫遂。惟公幼女，嗣执壘筐。”由是推之，通义为同安之堂姊明矣，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岁月耳。又有《八月二十七日建隆章净馆成》一绝，有“坐待宫人画诏回”之句。复以二学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东府雨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盖定州之除，必在九月内矣。到定州任，有《祭韩魏公文》，



《书定州学士砚盖》，作《中山松醪赋》。是年又作《杜舆子师字说》，及《论子方虫》，有《梦南轩语》。

### 绍圣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两职，追一官，知英州。有《辞宣圣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状》云：“带家属数人前去，汴泗之间，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军，出陆赴任。”未到任间，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过虔州，有《记真君签说》云：“八月二十一日过虔州，与王岩翁同谒祥符宫。”又有《郁孤台游字韵》诗，与霍守李倅更和数首，又有《初入赣作》，又有《题天竺乐天石刻》：“余年幼时，先君自虔州归，言天竺有乐天诗。今四十七年矣。”盖先生年十二，老苏归自江南，至是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诗。当月十二日，与幼子过同游白水佛迹，浴于汤池，有古诗。又按长短句《浣溪沙》序云：“绍圣元年十月十三日，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覃汲游大云寺，野饮松下，设松黄汤，作此阙。余家近酿酒名曰万家春。”时有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不远千里来访先生，留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戏赠朝云诗》。朝云，先生侍妾也。又录三十九岁润州道上过除夜两绝付过。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与吴秀才书》。吴乃子野之子，其书云：“过广州买得檀香数斤，定居之后，杜门烧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是年九月过广州，访道士何德顺。又有《记仙帖》，又作《雪浪石盆铭》，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无邪斋，有赞，乃绍圣元年十月二十日所作也。

### 二年乙亥〔1095〕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诗》，诗云：“去年



中山府，老病亦宵兴。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以岁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年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云房寄山僧”之句。是年迁居于合江亭。以先生别王子直语观之，绍圣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于嘉祐寺。明年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豁彻之观，忘幽谷窈窕之趣，乃知乙亥岁迁居合江楼明矣。仍有《松江亭上赋梅花诗》三首，及有“先生行年六十化”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范器之、柯常林柞、王原、赖仙芝同游白水山。又有《与陈季常书》云：“到惠州将半年矣。”先生以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华馆思无邪斋《书记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斗记》、《读管幼安传》、《书鲁直跋远景图》、《北斋校书图后》，又有《为幼子过书金光明经后》及《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及《祭妹德化县君文》，有《葬枯骨铭》。时詹守议葬暴骨，先生诗有“江干白骨已衔恩”之句。

### 三年丙子〔1096〕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渊明移居》诗云：“余去岁三月自水东嘉祐寺迁居合江楼，迄今一年，得归善后隙地数亩，父老云古白鹤观也。意欣然居之。”营白鹤新居，始于是矣，诗中乃有葺思无邪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无邪斋赞》矣。乙亥迁合江楼，先有《书程公逸事》于星华馆思无邪斋。今丙子欲营新居，又曰葺思无邪斋。虽三年之间，迁居不常，意其思无邪斋之名，亦随寓而安矣。当年惠州脩东西新桥，先生助以犀带，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顷入内所赐金钱数千为助。及桥成日，先生有诗落之，乃有“叹我捐腰犀”及有“探囊赖故侯，宝钱出金闺”之句。又有昙秀道人来访先生，而先生题其诗卷云：“予在广陵，昙秀作诗，予和之。后五年，



晁秀来惠州见予。”盖先生以壬申知扬州，至是恰五年矣。时吴远游、陆道士客于先生，岁暮以无酒为叹。先生《和渊明和张常侍》诗云：“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诗》二首及《书东皋子传后》、《察宝月大师文》。七月，朝云卒，先生有诗悼之，及作墓志。又于惠州栖禅寺大圣塔葬处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两日与吴远游有《记食芋说》。按先生《和渊明时运》诗“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计其营新居之栋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有《白鹤峰上梁文》。

#### 四年丁丑〔1097〕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题刘景文诗后》。按先生《和渊明时运》诗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又按先生《与林天和长官书》云：“贱累闰月初可到。”又云“承问贱累，正月末已到赣上矣，闰月上旬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与毛泽民书》云：“长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当挈家至此。某已买得数亩地在白鹤峰上，古白鹤观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间。”以此考之，先生长子自冬挈家至闰二月方到惠州。按《和时运》诗序，“长子迈与予别三年矣，般挈诸孙万里远来，不能无欣然。”先生长子挈家小于丁丑闰二月上旬到惠州明矣。所谓二月十四日新居成，必闰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马图》及作《陆道士墓志》。五月，先生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责僇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吊余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诚，一夕梦和尚来辞云，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遂寄家于惠州，独与幼子过渡海。按子由作先生《追和渊明诗序》云：“东坡先生谪居僇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过



海。”又至梧州《寄子由》诗序云：“吾谪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至五月间，果遇子由于藤州，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士》诗。自藤出陆，六月与子由相别。按先生《和渊明移居》诗序云：“丁丑岁，余谪海南，子由亦谪雷州。五月十一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有《雷州诗》八首，有《行琼州儋耳肩舆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风急雨故作是诗》，有古诗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儋州，有《儋州谢表》。按先生《夜梦》诗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余日矣。”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绍圣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甃以助之，为屋三间。”又按先生《与程全父推官书》云：“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茆。”又按先生《与程儒书》云：“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貲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以意测之，先生居在军城南，邻于天庆观。以先生《天庆观乳泉赋》考之，“吾索居儋耳，卜筑城南，邻于司命之宫。”先生又有《桄榔庵铭》云：“东坡居士谪居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是岁又过海得子由书律诗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1098〕

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过子上元夜赴郡会守舍作违字韵诗》，及有《读晋书隐逸传》、《岭南气候说》、《录温峤问郭文语》。又于九月四日游天庆观，有《信道法智说》。是年吴子野来访先生，而先生以诗赠之，其序云：“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因往西山，叩罗浮道院，宿于西堂。今岁索居儋耳，子野复来相见，作诗赠之。”又有



《记筮赴》云：“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涣》六三。”又有《记薯说》云：“海南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今岁薯菜不熟，以客舶方至，市有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书。又有戊寅十一月一日《记海漆说》。

### 二年己卯〔1099〕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录卢仝杜子美诗遣懣》。是时久旱无雨，阴翳未快，至上元夜，老书生数人相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归录其事，为己卯夜书。又有《二月望日书苍耳说》，又有《儋州诗》二首，有“万户不禁酒，三年夷识翁”之句。先生丁丑来儋，至是将三年矣。是岁闰九月，有琼州进士姜君弼唐佐自琼州来儋耳从先生学。又有《作墨说》及《题程全父诗卷后》，及有《辟谷说》。又有《与姜唐佐简》云：“已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与姜君简》。

### 三年庚辰〔1100〕

先生年六十五岁，在儋州。人日闻黄河复，作诗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违字韵》诗，题后云：“戊寅上元余在儋耳。过子夜出守舍，作违字韵诗。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鹤峰下，过子并妇从余来此。”又有《五谷耗地说》、《记唐村老人言》及《养黄中说》。姜君弼去年闰九月自琼州来从先生学，三月，还琼州，有《跋姜君弼课策》及有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说，以赠姜君之行。按子由《栎城集》，有《赠姜君弼诗》序云：“子瞻尝赠姜君弼两句诗云：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为破天荒。他日登科，当为子足之。”必是行以遗之也。五月，大赦，量称



廉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儋也，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作《书传》以推明上古之绝学。又且谦冲下士，情及疏贱，日与诸黎游，无间也。尝与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欲醵钱作屋，名之曰载酒堂矣。又尝上巳日，寻诸生皆出，独与老符秀才饮矣。又尝用过韵与诸生冬至饮酒，有“愁颜解符老，寿耳斗吴公”之句矣。注云：“符、吴皆坐客。”必老符秀才与吴子野也。又尝以诗纪“春梦婆”矣。按赵德麟《侯鯖录》去：“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田亩间，所歌者盖哨遍也。瞽妇年七十，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坡一日被酒独行，遍至子云诸黎之舍，作诗云：‘符老风流可奈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是日复见老符秀才，言此春梦婆之实也。”凡此数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虽三年居儋耳，未知在甚年中，今附于庚辰之岁，庶以备观阅云耳。又有儋州《与姜君弼书》：“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与少游书》。自儋之琼，作《峻灵王庙碑》云：“元符三年，有诏徙廉州。向西而辟。”六月过琼州，作《惠通泉记》。遂渡海，而《过海》诗。又有《乌喙诗》，序云：“余来儋耳，得犬曰乌喙。予迁合浦，过澄迈，泅而济，戏作是诗。”渡海到廉州，谢表有“许承恩而内徙”之句。在廉州有《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诗，又有《题少游学书》，乃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书于合浦清乐轩。”及《记苏佛儿语》、《别廉守张左藏》诗。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诗也。又有《瓶笙诗》，序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刘几仲饯别东坡，中觴闻笙箫声。”又有《与郑靖老书》云：“到廉，廉守云公已行矣。《志林》未成，草得《书传》十三卷。某留此过中秋，或至月未乃行，作木繡下水，历容、藤至梧。与迈约，般家至梧



相会。迨亦至惠矣。”是岁又有移永州之命。按先生《谢提举成都府玉局观表》云：“先自昌化贬所移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节度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任便居住。”经由广州，有《将至广州用过子韵寄迨迈二子》诗。时朱行中舍人知广州，先生有简与朱行中云：“欲服帽请见，先令咨廩。”广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题广庆寺》云：“东坡居士渡海北还，吴子野、何崇道、颖堂通三长老、黄明达、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钱，至清远峡，同游广庆寺。”乃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清远，见顾秀才，谈惠州之美，遂作诗。过英州，拜玉局之除，有《何公桥》诗。过韶州，有《次韵狄守李倅》诗，自作《九成台铭》。是年过岭，作诗二首寄子由，有“七年来往我何堪”之语。盖先生甲戌责惠州，已而过海，至是为七年矣。次年正月五日过南安军，计先生渡岭必已岁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

先生年六十六，度岭北归。作《南华长老题名记》。按题中载《石钟山记》云：“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自南陵还，过南安军，旧法掾吴君示旧所作石钟山铭，为题其末。”乃知先生首正过南安必矣。又有《过岭至南安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与钱济明书》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间方离此。”又《和旧所作郁孤台诗》。有虔州士人孙志举从先生游，先生有《和迟韵赠志举先辈》云：“我从海外归，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举见赠》云：“洒扫古玉局，香火通帝闾。”又《用前韵谢崔次之见过》云：“自我迁岭外，七见槐火春。”及发虔州过吉州永和镇清都观，有谢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诗，为赋一首，及为作赞，并写清都台三字。中途又为南安军作学记，写海外所作《天庆



观乳泉赋》。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间，遇成国程夫人忌日，乃写《圆通偈》云：“行当施庐山有道者。”又有《与胡仁脩书》云：“旦夕到仪真，暂令迈一至常。”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于常州。按先生《寄朱行中》诗，有“至今不贪宝，凜然照尘寰”之句。先生注云：“前一日梦中作此诗寄行中，觉而记之，自不晓。”按近日曾端伯《百家诗选》，至朱行中事迹云：“东坡梦中寄朱行中一篇，南迁绝笔也。”嗟乎，先生之文，如万斛泉源，而乃止于梦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绝笔获麟之义，惜哉。六月，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于常州。实七月二十八日也。子由作先生墓志云：“先生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于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呜呼，先生文章为百世之师，而忠义尤为天下大闲，加之好贤乐善，常若不及，是宜讣闻之日，士民惜哲人之萎，朝野嗟一鉴之逝，皆出于自然之诚，不可以强而致也。以次年闰月六日，葬于汝州郟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                 |          |
|-----------------|----------|
| 与杜道源 .....      | ( 2718 ) |
| 与俞奉议 .....      | ( 2718 ) |
| 与杜孟坚三首 .....    | ( 2718 ) |
| 与岩老 .....       | ( 2719 ) |
| 与陆秘校 .....      | ( 2719 ) |
| 与杜几先 .....      | ( 2720 ) |
| 与周文之二首 .....    | ( 2720 ) |
| 与李亮工六首 .....    | ( 2721 ) |
| 与游嗣立二首 .....    | ( 2722 ) |
| 与张景温二首 .....    | ( 2723 ) |
| 与冯大钧二首 .....    | ( 2723 ) |
| 与庄希仲四首 .....    | ( 2724 ) |
| 与朱元章一十九首 .....  | ( 2725 ) |
| 与王庠二首 .....     | ( 2729 ) |
| 与子由弟四首 .....    | ( 2730 ) |
| 徐州与人 .....      | ( 2731 ) |
| 与富道人 .....      | ( 2732 ) |
| 与邓安道四首 .....    | ( 2732 ) |
| 与何德顺二首 .....    | ( 2733 ) |
| 与辩才禅师二首 .....   | ( 2733 ) |
| 与参寥子十一首 .....   | ( 2734 ) |
| 与南华辩老九首 .....   | ( 2738 ) |
| 与水陆通长老四首 .....  | ( 2740 ) |
| 与宝觉禅老二首 .....   | ( 2742 ) |
| 与遵老 .....       | ( 2742 ) |
| 与圆通禅师二首 .....   | ( 2743 ) |
| 与祖印禅师 .....     | ( 2743 ) |
| 与东林广惠禅师二首 ..... | ( 2743 ) |



|                        |          |
|------------------------|----------|
| 与灵隐知和尚 .....           | ( 2744 ) |
| 与泉老 .....              | ( 2745 ) |
| 舍幡帖 .....              | ( 2745 ) |
| 付龚行信 .....             | ( 2745 ) |
| 与文玉十二帖 .....           | ( 2746 ) |
| 与滕兴公三首 .....           | ( 2749 ) |
| 与徐安中 .....             | ( 2750 ) |
| 与曾子开 .....             | ( 2751 ) |
| 谢唐林夫 .....             | ( 2751 ) |
| 祭文七首                   |          |
| 祭刘原父文 .....            | ( 2751 ) |
| 祭韩献肃公文 .....           | ( 2752 ) |
| 祭范夫人文 .....            | ( 2752 ) |
| 祭老泉焚黄文 .....           | ( 2753 ) |
| 祭伯父提刑文 .....           | ( 2753 ) |
| 祭迨妇欧阳氏文 .....          | ( 2753 ) |
| 祭古冢文 .....             | ( 2754 ) |
| 尚书解十首                  |          |
| 乃言底可绩 .....            | ( 2755 ) |
| 墜饒说殄行 .....            | ( 2756 ) |
| 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         | ( 2756 ) |
| 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         | ( 2757 ) |
| 王省惟岁 .....             | ( 2758 ) |
|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         | ( 2759 ) |
|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     | ( 2760 ) |
| 庶言则同绎 .....            | ( 2760 ) |
|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 | ( 2761 ) |
|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         | ( 2762 ) |



## 论语解二首

观过斯知仁矣 ..... (2763)

君使臣以礼 ..... (2763)

## 孟子解一首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杀民 ..... (2764)

## 庄子解一首

广成子解 ..... (2765)

## 书后五百六首

书鲍静传 ..... (2768)

书单开道开传后 ..... (2769)

书陶淡传 ..... (2769)

书渊明孟府君传后 ..... (2770)

书南史卢度传 ..... (2770)

书刘昌事 ..... (2771)

记孙卿韵语 ..... (2771)

记徐陵语 ..... (2771)

记欧阳论退之文 ..... (2772)

跋嵇叔夜养生论后 ..... (2772)

书渊明述史章后 ..... (2772)

跋退之送李愿序 ..... (2773)

书子由君子泉铭后 ..... (2773)

跋赤溪山主颂 ..... (2773)

书子由超然台赋后 ..... (2774)

书李邦直超然台赋后 ..... (2774)

书文与可超然台赋后 ..... (2774)

跋王氏华严经解 ..... (2774)

跋荆溪外集 ..... (2775)

书子由黄楼赋后 ..... (2775)



|                 |          |
|-----------------|----------|
| 书珠子法后 .....     | ( 2776 ) |
| 书拉杂变 .....      | ( 2776 ) |
| 书温公志文异圻之语 ..... | ( 2776 ) |
| 跋张希甫墓志后 .....   | ( 2777 ) |
| 书四戒 .....       | ( 2777 ) |
| 书所获镜铭 .....     | ( 2777 ) |
| 跋司马温公布衾铭后 ..... | ( 2778 ) |
| 跋子由栖贤堂记后 .....  | ( 2778 ) |
| 题伯父谢启后 .....    | ( 2778 ) |
| 跋柳闳楞最终后 .....   | ( 2779 ) |
| 跋张益孺清净经后 .....  | ( 2779 ) |
| 题僧语录后 .....     | ( 2779 ) |
| 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 ..... | ( 2780 ) |
| 书咒语赠王君 .....    | ( 2780 ) |
| 书李志中文后 .....    | ( 2780 ) |
| 跋邓慎思石刻 .....    | ( 2781 ) |
| 跋送石昌言引 .....    | ( 2781 ) |
| 跋鲁直李氏传 .....    | ( 2781 ) |
| 跋进士题目后 .....    | ( 2782 ) |
| 跋刑敦夫南征赋 .....   | ( 2782 ) |
| 书破地狱偈 .....     | ( 2782 ) |
| 记佛语 .....       | ( 2783 ) |
| 跋刘咸临墓志 .....    | ( 2783 ) |
| 书松醪赋后 .....     | ( 2783 ) |
| 书六赋后 .....      | ( 2784 ) |
| 跋所书东臯子传 .....   | ( 2784 ) |
| 跋子由老子解后 .....   | ( 2784 ) |
| 跋张广州书 .....     | ( 2785 ) |



|                 |          |
|-----------------|----------|
| 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 ..... | ( 2785 ) |
| 书罗汉颂后 .....     | ( 2785 ) |
| 跋石钟山记后 .....    | ( 2786 ) |
| 题刘壮舆文编后 .....   | ( 2786 ) |
| 书四适赠张鹗 .....    | ( 2786 ) |
| 跋李氏述先记 .....    | ( 2787 ) |
| 书苏李诗后 .....     | ( 2787 ) |
| 书鸡鸣歌 .....      | ( 2787 ) |
| 记阳关第四声 .....    | ( 2788 ) |
| 书孟东野诗 .....     | ( 2788 ) |
| 题孟郊诗 .....      | ( 2788 ) |
| 书渊明饮酒诗后 .....   | ( 2789 ) |
| 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 ..... | ( 2789 ) |
| 题渊明诗二首 .....    | ( 2789 ) |
| 题渊明咏二疏诗 .....   | ( 2790 ) |
| 题鲍明远诗 .....     | ( 2790 ) |
| 题温庭筠湖阴曲后 .....  | ( 2790 ) |
| 书李白十咏 .....     | ( 2791 ) |
| 书李白集 .....      | ( 2791 ) |
| 记太白诗二首 .....    | ( 2791 ) |
| 书学太白诗 .....     | ( 2792 ) |
| 书诸集伪谬 .....     | ( 2793 ) |
| 书退之诗 .....      | ( 2793 ) |
| 记退之抛青春句 .....   | ( 2793 ) |
| 辨杜子美杜鹃诗 .....   | ( 2794 ) |
| 记子美八阵图诗 .....   | ( 2795 ) |
| 书子美自平诗 .....    | ( 2795 ) |
| 书子美云安诗 .....    | ( 2795 ) |



|               |          |
|---------------|----------|
| 书子美骢马行 .....  | ( 2796 ) |
| 书子美黄四娘诗 ..... | ( 2796 ) |
| 书子美屏迹诗 .....  | ( 2796 ) |
| 记子美陋句 .....   | ( 2797 ) |
| 记子美逸诗 .....   | ( 2797 ) |
| 评忆美诗 .....    | ( 2797 ) |
| 书子美忆昔诗 .....  | ( 2798 ) |
| 亲书子美诗 .....   | ( 2798 ) |
| 书柳公权联句 .....  | ( 2799 ) |
| 书韩定辞马郁诗 ..... | ( 2799 ) |
| 书李主诗 .....    | ( 2800 ) |
| 书柳子厚诗 .....   | ( 2800 ) |
| 题柳子厚诗二首 ..... | ( 2800 ) |
| 书子厚梦得造语 ..... | ( 2801 ) |
| 评韩柳诗 .....    | ( 2801 ) |
| 书子厚诗 .....    | ( 2801 ) |
| 书乐天香山寺诗 ..... | ( 2802 ) |
| 书常建诗 .....    | ( 2802 ) |
| 书韩李诗 .....    | ( 2802 ) |
| 录陶渊明诗 .....   | ( 2803 ) |
| 书渊明诗 .....    | ( 2803 ) |
| 书渊明乞食诗后 ..... | ( 2803 ) |
| 书渊明饮酒诗后 ..... | ( 2804 ) |
| 书渊明诗二首 .....  | ( 2804 ) |
| 书薛能茶诗 .....   | ( 2805 ) |
| 书乐天诗 .....    | ( 2805 ) |
| 论董秦 .....     | ( 2805 ) |
| 书日月蚀诗 .....   | ( 2806 ) |



|                  |          |
|------------------|----------|
| 书卢仝诗 .....       | ( 2806 ) |
| 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 ..... | ( 2806 ) |
| 书渊明酬刘柴桑诗 .....   | ( 2807 ) |
| 书柳子厚南涧诗 .....    | ( 2807 ) |
| 对韩柳诗 .....       | ( 2807 ) |
| 书李峤诗 .....       | ( 2808 ) |
| 书贺遂亮诗 .....      | ( 2808 ) |
| 书董京诗 .....       | ( 2808 ) |
| 书杜子美诗 .....      | ( 2809 ) |
| 书唐太宗诗 .....      | ( 2809 ) |
| 书韦苏州诗 .....      | ( 2809 ) |
| 书杜子美诗后 .....     | ( 2810 ) |
| 书司空图诗 .....      | ( 2810 ) |
| 书郑谷诗 .....       | ( 2810 ) |
| 书王梵志诗 .....      | ( 2811 ) |
| 书柳子厚诗 .....      | ( 2811 ) |
| 书柳子厚诗后 .....     | ( 2811 ) |
| 书黄鲁直诗后二首 .....   | ( 2812 ) |
| 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 .....  | ( 2812 ) |
| 书赠法通师诗 .....     | ( 2812 ) |
| 题鲜于子骏八咏后 .....   | ( 2813 ) |
| 记子由诗 .....       | ( 2813 ) |
| 书诸公送晁绎先生诗后 ..... | ( 2814 ) |
| 题文潞公诗 .....      | ( 2814 ) |
| 自记吴兴诗 .....      | ( 2815 ) |
| 记所作诗 .....       | ( 2815 ) |
| 书曹希蕴诗 .....      | ( 2815 ) |
| 记郭震诗 .....       | ( 2816 ) |



|                 |          |
|-----------------|----------|
| 评杜默诗 .....      | ( 2816 ) |
| 书狄遵度诗 .....     | ( 2816 ) |
| 题子明诗后 .....     | ( 2817 ) |
| 题和王巩六诗后 .....   | ( 2817 ) |
| 题陈吏部诗后 .....    | ( 2818 ) |
| 书赠陈季常诗 .....    | ( 2818 ) |
| 书遵师诗 .....      | ( 2818 ) |
| 书葛道纯诗后 .....    | ( 2819 ) |
| 书子由金陵天庆观诗 ..... | ( 2819 ) |
| 书子由绝胜亭诗 .....   | ( 2819 ) |
| 跋翰林钱公诗后 .....   | ( 2820 ) |
| 题别子由诗后 .....    | ( 2820 ) |
| 跋欧阳寄王太尉诗后 ..... | ( 2820 ) |
| 书黄鲁直诗后 .....    | ( 2821 ) |
| 记董传论诗 .....     | ( 2821 ) |
| 书参寥论杜诗 .....    | ( 2821 ) |
| 记少游论诗文 .....    | ( 2821 ) |
| 题李伯祥诗 .....     | ( 2822 ) |
| 书绿筠亭诗 .....     | ( 2822 ) |
| 题王晋卿诗后 .....    | ( 2822 ) |
| 书黄泥坂词后 .....    | ( 2823 ) |
| 题憩寂图诗 .....     | ( 2823 ) |
| 题张安道诗后 .....    | ( 2824 ) |
| 书张芸叟诗 .....     | ( 2824 ) |
| 书试院中诗 .....     | ( 2824 ) |
| 书鬼仙诗 .....      | ( 2825 ) |
| 记白鹤观诗 .....     | ( 2826 ) |
| 记关右壁间诗 .....    | ( 2826 ) |



|                  |          |
|------------------|----------|
| 记西邸诗 .....       | ( 2826 ) |
| 书出局诗 .....       | ( 2827 ) |
| 评诗人写物 .....      | ( 2827 ) |
| 评七言丽句 .....      | ( 2827 ) |
| 读文宗诗句 .....      | ( 2828 ) |
| 书辩才次韵参寥诗 .....   | ( 2828 ) |
| 书参寥诗 .....       | ( 2828 ) |
| 记谢中舍诗 .....      | ( 2829 ) |
| 书苏子美金鱼诗 .....    | ( 2829 ) |
| 题张子野诗集后 .....    | ( 2829 ) |
| 书所和回先生诗 .....    | ( 2830 ) |
| 记里舍联句 .....      | ( 2830 ) |
| 题凤山诗后 .....      | ( 2831 ) |
| 题欧阳公送张著作诗后 ..... | ( 2831 ) |
| 书颖州祷雨诗 .....     | ( 2831 ) |
| 书李简夫诗集后 .....    | ( 2832 ) |
| 题梅圣俞诗后 .....     | ( 2832 ) |
| 跋再送蒋颖叔诗后 .....   | ( 2832 ) |
| 记宝山题诗 .....      | ( 2833 ) |
| 书石芝诗后 .....      | ( 2833 ) |
| 书蜀僧诗 .....       | ( 2833 ) |
| 书彭城观月诗 .....     | ( 2834 ) |
| 书润州道上诗 .....     | ( 2834 ) |
| 书李主词 .....       | ( 2834 ) |
| 题秧马歌后四首 .....    | ( 2835 ) |
| 书陆道士诗 .....      | ( 2836 ) |
| 记刘景文诗 .....      | ( 2837 ) |
| 记刘景文诗后 .....     | ( 2837 ) |



|                 |          |
|-----------------|----------|
| 书晁秀诗 .....      | ( 2837 ) |
| 记虏使诵诗 .....     | ( 2838 ) |
| 书迈诗 .....       | ( 2838 ) |
| 记参寥诗 .....      | ( 2838 ) |
| 书王太尉送行诗后 .....  | ( 2838 ) |
| 跋黔安居士渔父词 .....  | ( 2839 ) |
| 记临江驿诗 .....     | ( 2840 ) |
| 记沿流馆诗 .....     | ( 2840 ) |
| 书罗浮五色雀诗 .....   | ( 2840 ) |
| 书秦少游挽词后 .....   | ( 2841 ) |
| 书圣俞赠欧阳阙诗后 ..... | ( 2841 ) |
| 书王公峡中诗刻后 .....  | ( 2842 ) |
| 书石曼卿诗笔后 .....   | ( 2842 ) |
| 书冯祖仁父诗后 .....   | ( 2842 ) |
| 书程全父诗后 .....    | ( 2843 ) |
| 书苏养直诗 .....     | ( 2843 ) |
| 书秦少游词后 .....    | ( 2843 ) |
| 书过送晁秀诗后 .....   | ( 2844 ) |
| 书摹本兰亭后 .....    | ( 2844 ) |
| 题兰亭记 .....      | ( 2844 ) |
| 题逸少帖 .....      | ( 2845 ) |
| 题遗教经 .....      | ( 2845 ) |
| 题笔阵图 .....      | ( 2845 ) |
| 题二王书 .....      | ( 2846 ) |
| 题晋人帖 .....      | ( 2846 ) |
| 题萧子云帖 .....     | ( 2846 ) |
| 跋褚薛临帖 .....     | ( 2847 ) |
| 辨法帖 .....       | ( 2847 ) |



|                   |          |
|-------------------|----------|
| 辨官本法帖 .....       | ( 2847 ) |
| 疑二王书 .....        | ( 2847 ) |
| 题逸少书三首 .....      | ( 2848 ) |
| 题子敬书 .....        | ( 2848 ) |
| 题卫夫人书 .....       | ( 2849 ) |
| 题山公启事贴 .....      | ( 2849 ) |
| 题卫恒帖 .....        | ( 2849 ) |
| 题唐太宗帖 .....       | ( 2849 ) |
| 题萧子云书 .....       | ( 2850 ) |
| 跋庾征西帖 .....       | ( 2850 ) |
| 题法帖二 .....        | ( 2850 ) |
| 题晋武书 .....        | ( 2851 ) |
| 题羊欣帖 .....        | ( 2851 ) |
| 书逸少竹页帖 .....      | ( 2851 ) |
| 跋卫夫人书 .....       | ( 2851 ) |
| 跋桓元子书 .....       | ( 2852 ) |
| 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 ..... | ( 2852 ) |
| 跋王巩所收藏真书 .....    | ( 2852 ) |
| 题颜公书画赞 .....      | ( 2853 ) |
| 题鲁公帖 .....        | ( 2853 ) |
| 题鲁公放生池碑 .....     | ( 2853 ) |
| 题鲁公书草 .....       | ( 2853 ) |
| 书张少公判状 .....      | ( 2854 ) |
| 书张长史草书 .....      | ( 2854 ) |
| 跋怀素帖 .....        | ( 2854 ) |
| 跋王荆公书 .....       | ( 2855 ) |
| 跋胡霁然书匣后 .....     | ( 2855 ) |
|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    | ( 2855 ) |



|                 |          |
|-----------------|----------|
| 书太宗皇帝急就章 .....  | ( 2855 ) |
| 书所作字后 .....     | ( 2856 ) |
| 书王石草书 .....     | ( 2856 ) |
| 题蔡君谟帖 .....     | ( 2856 ) |
| 跋蔡君谟书海会寺记 ..... | ( 2857 ) |
| 论君谟书 .....      | ( 2857 ) |
| 跋君谟飞白 .....     | ( 2857 ) |
| 跋君谟书赋 .....     | ( 2858 ) |
| 跋君谟书 .....      | ( 2858 ) |
| 题李十八净因杂书 .....  | ( 2858 ) |
| 跋董储书二首 .....    | ( 2858 ) |
| 跋文与可草书 .....    | ( 2859 ) |
| 评草书 .....       | ( 2859 ) |
| 论书 .....        | ( 2860 ) |
| 题醉草 .....       | ( 2860 ) |
| 题七月二十日帖 .....   | ( 2860 ) |
| 跋杨文公书后 .....    | ( 2860 ) |
| 跋杜祁公书 .....     | ( 2860 ) |
| 跋陈隐居书 .....     | ( 2861 ) |
| 跋欧阳文忠公书 .....   | ( 2861 ) |
| 跋欧阳家书 .....     | ( 2861 ) |
| 跋陈氏欧帖 .....     | ( 2862 ) |
| 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  | ( 2862 ) |
| 书章郇公写遗教经 .....  | ( 2863 ) |
| 跋所书清虚堂记 .....   | ( 2863 ) |
| 跋所书摩利支经后 .....  | ( 2863 ) |
| 评杨氏所藏欧蔡书 .....  | ( 2863 ) |
| 杂评 .....        | ( 2864 ) |



|                   |          |
|-------------------|----------|
| 王文甫达轩评书 .....     | ( 2864 ) |
| 书赠王文甫 .....       | ( 2865 ) |
| 书赠王十六二首 .....     | ( 2865 ) |
| 记潘延之评予书 .....     | ( 2865 ) |
| 书赠徐大正四首 .....     | ( 2866 ) |
| 跋李康年篆心经后 .....    | ( 2867 ) |
| 跋文与可论草书后 .....    | ( 2867 ) |
| 跋草书后 .....        | ( 2867 ) |
| 跋先君与孙叔静帖 .....    | ( 2868 ) |
| 跋先君书送吴职方引 .....   | ( 2868 ) |
| 跋蔡君谟书 .....       | ( 2869 ) |
| 记与君谟论书 .....      | ( 2869 ) |
| 跋范文正公帖 .....      | ( 2869 ) |
| 题陈履常书 .....       | ( 2870 ) |
| 题颜长道书 .....       | ( 2870 ) |
| 跋秦少游书 .....       | ( 2870 ) |
| 跋黄鲁直草书 .....      | ( 2870 ) |
| 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 ..... | ( 2871 ) |
| 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 .....   | ( 2871 ) |
| 书杜介求字 .....       | ( 2871 ) |
| 书赠宗人谿 .....       | ( 2872 ) |
| 戏书赫蹏纸 .....       | ( 2872 ) |
| 自评字 .....         | ( 2872 ) |
| 跋太宗皇帝御书历子 .....   | ( 2872 ) |
| 跋焦千之帖后 .....      | ( 2873 ) |
| 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 .....  | ( 2873 ) |
| 题欧阳帖 .....        | ( 2873 ) |
| 跋刘景文欧公帖 .....     | ( 2874 ) |



|                       |          |
|-----------------------|----------|
| 题苏才翁草书 .....          | ( 2874 ) |
| 题所书东海若后 .....         | ( 2874 ) |
| 题所书归去来词后 .....        | ( 2874 ) |
| 题张乖崖书后 .....          | ( 2875 ) |
| 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贤书夹颂金刚经 ..... | ( 2875 ) |
| 跋旧与辩才书 .....          | ( 2875 ) |
| 跋陈莹中题朱表臣欧公帖 .....     | ( 2876 ) |
| 书归去来词赠契顺 .....        | ( 2876 ) |
| 题所书宝月塔铭 .....         | ( 2877 ) |
| 书天蓬咒 .....            | ( 2877 ) |
| 跋山谷草书 .....           | ( 2877 ) |
| 跋希白书 .....            | ( 2878 ) |
| 题自作字 .....            | ( 2878 ) |
| 书舟中作字 .....           | ( 2878 ) |
| 书沈辽智静大师影堂铭 .....      | ( 2878 ) |
| 论沈辽米芾书 .....          | ( 2879 ) |
| 跋所书圜通偈 .....          | ( 2879 ) |
| 题鳳翔东院王画壁 .....        | ( 2879 ) |
| 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        | ( 2879 ) |
| 跋文与可墨竹 .....          | ( 2880 ) |
| 书通叔篆 .....            | ( 2880 ) |
| 书李将军三祢马图 .....        | ( 2880 ) |
| 题赵□屏风与可竹 .....        | ( 2881 ) |
| 跋蒲传正燕公山水 .....        | ( 2881 ) |
| 跋文勋扇画 .....           | ( 2881 ) |
| 跋吴道子地狱变相 .....        | ( 2882 ) |
| 跋与可□竹 .....           | ( 2882 ) |
| 书黄筌画牛 .....           | ( 2882 ) |



|                 |          |
|-----------------|----------|
| 书戴嵩画牛 .....     | ( 2883 ) |
| 跋赵云子画 .....     | ( 2883 ) |
| 跋艾宣画 .....      | ( 2883 ) |
| 书画壁易石 .....     | ( 2883 ) |
| 书陈怀立传神 .....    | ( 2884 ) |
| 跋画苑 .....       | ( 2884 ) |
| 跋宋汉漠画 .....     | ( 2885 ) |
| 又跋汉漠画山二首 .....  | ( 2885 ) |
| 跋李伯时卜居图 .....   | ( 2886 ) |
| 跋李伯时孝经图 .....   | ( 2886 ) |
| 跋卢鸿学士草堂图 .....  | ( 2886 ) |
| 跋南唐挑耳图 .....    | ( 2887 ) |
| 跋摘瓜图 .....      | ( 2887 ) |
| 书唐名臣像 .....     | ( 2887 ) |
| 书许道宁画 .....     | ( 2888 ) |
| 书黄鲁直画跋后三首 ..... | ( 2888 ) |
| 跋醉道士图 .....     | ( 2889 ) |
| 再跋 .....        | ( 2890 ) |
| 书墨 .....        | ( 2890 ) |
| 试墨 .....        | ( 2890 ) |
| 书徂徕煤墨 .....     | ( 2891 ) |
| 记李公择惠墨 .....    | ( 2891 ) |
| 记李方叔惠墨 .....    | ( 2891 ) |
| 书清悟墨 .....      | ( 2891 ) |
| 书张遇潘谷墨 .....    | ( 2892 ) |
| 书庞安时见遗廷珪墨 ..... | ( 2892 ) |
| 书吕行甫墨颠 .....    | ( 2892 ) |
| 书李公择墨蔽 .....    | ( 2893 ) |



|               |          |
|---------------|----------|
| 书李宪臣藏墨 .....  | ( 2893 ) |
| 书石昌言爱墨 .....  | ( 2893 ) |
| 书沈存中石墨 .....  | ( 2893 ) |
| 书所造油烟墨 .....  | ( 2894 ) |
| 书别造高丽墨 .....  | ( 2894 ) |
| 书冯当世墨 .....   | ( 2894 ) |
| 书怀民所遗墨 .....  | ( 2895 ) |
| 书求墨 .....     | ( 2895 ) |
| 书雪堂义墨 .....   | ( 2895 ) |
| 书北虏墨 .....    | ( 2896 ) |
| 书廷珪墨 .....    | ( 2896 ) |
| 记夺鲁直墨 .....   | ( 2896 ) |
| 书茶墨相反 .....   | ( 2896 ) |
| 记温公论茶墨 .....  | ( 2897 ) |
| 书柳氏试墨 .....   | ( 2897 ) |
| 书李承晏墨 .....   | ( 2897 ) |
| 书潘谷墨 .....    | ( 2898 ) |
| 试东野晖墨 .....   | ( 2898 ) |
| 书裴言墨 .....    | ( 2898 ) |
| 书王君佐所蓄墨 ..... | ( 2899 ) |
| 书潘衡墨 .....    | ( 2899 ) |
| 书海南墨 .....    | ( 2899 ) |
| 记海南作墨 .....   | ( 2899 ) |
| 书孙叔静常和墨 ..... | ( 2900 ) |
| 记王晋卿墨 .....   | ( 2900 ) |
| 书郑君乘绢纸 .....  | ( 2900 ) |
| 书六合麻纸 .....   | ( 2901 ) |
| 书布头笺 .....    | ( 2901 ) |



|                |          |
|----------------|----------|
| 书海苔纸 .....     | ( 2901 ) |
| 书石晋笔仙 .....    | ( 2901 ) |
| 书诸葛笔 .....     | ( 2902 ) |
| 书钱塘程奕笔 .....   | ( 2902 ) |
| 记南兔毫 .....     | ( 2902 ) |
| 记都下熟毫 .....    | ( 2903 ) |
| 记古人系笔 .....    | ( 2903 ) |
| 记欧公论把笔 .....   | ( 2903 ) |
| 书诸葛散卓笔 .....   | ( 2903 ) |
| 书杜君懿藏诸葛笔 ..... | ( 2904 ) |
| 书唐林夫惠诸葛笔 ..... | ( 2904 ) |
| 书黄鲁直惠郎奇笔 ..... | ( 2904 ) |
| 书鲁直所藏徐偃笔 ..... | ( 2905 ) |
| 书吴说笔 .....     | ( 2905 ) |
| 试吴说笔 .....     | ( 2905 ) |
| 书岭南笔 .....     | ( 2905 ) |
| 书孙叔静诸葛笔 .....  | ( 2906 ) |
| 书赠孙叔静 .....    | ( 2906 ) |
| 书王定国赠吴说帖 ..... | ( 2906 ) |
| 书凤咮砚 .....     | ( 2907 ) |
| 书砚 .....       | ( 2907 ) |
| 书砚 .....       | ( 2907 ) |
| 书吕道人砚 .....    | ( 2908 ) |
| 书名僧令休砚 .....   | ( 2908 ) |
| 书许敬宗砚二首 .....  | ( 2908 ) |
| 书汪少微砚 .....    | ( 2909 ) |
| 书唐林夫惠砚 .....   | ( 2910 ) |
| 书凤咮砚 .....     | ( 2910 ) |



|                 |          |
|-----------------|----------|
| 书瓦砚 .....       | ( 2910 ) |
| 评淄端砚 .....      | ( 2910 ) |
| 书青州石末砚 .....    | ( 2911 ) |
| 书月石砚屏 .....     | ( 2911 ) |
| 书昙秀龙尾砚 .....    | ( 2911 ) |
| 书陆道士镜砚 .....    | ( 2912 ) |
| 杂书琴事十首 .....    | ( 2912 ) |
| 杂书琴曲十二首 .....   | ( 2915 ) |
| 书士琴二首 .....     | ( 2917 ) |
| 书文忠赠李师琴诗 .....  | ( 2917 ) |
| 书林道人论琴棋 .....   | ( 2918 ) |
| 书仲殊琴梦 .....     | ( 2918 ) |
| 书王进叔所蓄琴 .....   | ( 2918 ) |
| 书黄州古编钟 .....    | ( 2919 ) |
| 书古铜鼎 .....      | ( 2919 ) |
| 书金卮形制 .....     | ( 2919 ) |
| 论漆 .....        | ( 2920 ) |
| 题云安下岩 .....     | ( 2920 ) |
| 书游灵化洞 .....     | ( 2920 ) |
| 记公择天柱分桃 .....   | ( 2920 ) |
| 记与安节饮 .....     | ( 2921 ) |
| 记游定惠院 .....     | ( 2921 ) |
| 题连公壁 .....      | ( 2922 ) |
| 书赠何圣可 .....     | ( 2922 ) |
| 书雪 .....        | ( 2922 ) |
| 再书赠王文甫 .....    | ( 2922 ) |
| 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 ..... | ( 2923 ) |
| 泗岸喜题 .....      | ( 2923 ) |



|                      |          |
|----------------------|----------|
| 书遗蔡允元 .....          | ( 2923 ) |
| 蓬莱阁记所见 .....         | ( 2924 ) |
| 书鲁直浴室题名后 .....       | ( 2924 ) |
| 杭州题名二首 .....         | ( 2924 ) |
| 题损之故居 .....          | ( 2925 ) |
| 书赠王元直三首 .....        | ( 2925 ) |
| 题万松岭惠明院壁 .....       | ( 2926 ) |
| 书赠张临溪 .....          | ( 2926 ) |
| 书赠杨子微 .....          | ( 2927 ) |
| 题广州清远峡山寺 .....       | ( 2927 ) |
| 题寿圣寺 .....           | ( 2927 ) |
| 书天庆观壁 .....          | ( 2928 ) |
| 题罗浮 .....            | ( 2928 ) |
| 记与舟师夜坐 .....         | ( 2928 ) |
| 题白水山 .....           | ( 2929 ) |
| 记朝斗 .....            | ( 2929 ) |
| 题栖禅院 .....           | ( 2929 ) |
| 题合江楼 .....           | ( 2930 ) |
| 书海南风土 .....          | ( 2930 ) |
| 书城北放鱼 .....          | ( 2930 ) |
| 题廉州清乐轩 .....         | ( 2931 ) |
| 书赠古氏 .....           | ( 2931 ) |
| 内制批答二首               |          |
| 赐门下侍郎孙固乞致仕不许批答 ..... | ( 2931 ) |
| 赐刘昌祚不免许批答 .....      | ( 2932 ) |
| 内制表本一首               |          |
| 雅饰御容表本 .....         | ( 2932 ) |



内制疏文一首

设供禳灾集福疏 ..... (2932)

附 录

四库全书提要 ..... 清·纪昀等 (2934)

东坡全集序 ..... 宋·赵□ (2935)

东坡全集凡例 ..... 清·蔡士英 (2936)

重刊苏文忠公集序 ..... 明·李绍 (2937)

宋苏文忠公全集叙 ..... 明·茅维 (2939)

刻苏长公集序 ..... 明·焦竑 (2940)

宋赠苏文忠公太师敕文 ..... 宋·赵构 (2941)

东坡先生本传 ..... 《宋史》 (2942)

东坡先生墓志铭 ..... 宋·苏辙 (2955)

东坡先生年谱 ..... 宋·王宗稷 (2965)

